

火 星

出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集 全一册



龍章機器造紙有限公司

國產紙張

本公司自開辦迄今歷有三十餘載專造各種連史紙張出品精良荷蒙顧客樂用已久近年文化事業日見發達需用洋紙較多敝公司為挽回利權起見特于上年加添新式機器製造雙龍牌各磅超等

道林紙 連史紙
模造紙 牛皮紙
書面紙 繪圖紙

品質精良較之舶來品不相上下已蒙各大書局及各機關採用認為滿意倘荷各界賜顧價格自當克己如需特製尺寸重量出貨尤可迅速如荷垂詢一切無不竭誠奉告以副顧客之雅意

電話三八五五九號

上海龍華路九七二號

◀製造廠▶

電話一八五二三號

法租界新永安街七十七號

◀營業部▶

商
標



三
星

廠品製珞璐賽華中新

品出大六

歡
迎
批
發

美	乖	精	水	明	各
麗	巧	緻	魚	星	種
花	搖	皂	彩	烟	檯
球	鈴	盒	球	盒	球
獨三	製品	效精	兒輕	永此	堅彈
佔星	造質	彷彿	童巧	不種	固力
優花	新精	西督	玩悅	走烟	耐強
越球	奇良	洋製	具目	樣盒	玩硬
人本	勝價	樣秀	最實	爲構	顏不
人廠	過格	子麗	爲地	君造	色同
皆出	泊公	摩裔	適堅	服新	鮮響
知品	來道	登皇	宜靱	務穎	穎凡

價
廉
物
美

號二十七百二路橋新橋斜界華海上

上海唯一專門研究戲劇電影藝術的

上海戲劇電影研究所

所址：上海江灣路公園坊 待遇：免收學費 報名：自即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止

(詳章任索，附郵二分)

▲研究 課程 目▼

中國新劇史	西洋戲劇史	中國電影史
電影演進史	戲劇概論	電影藝術論
舞台演進論	舞台藝術論	戲劇導演論
電影導演論	電影編劇法	劇本創作方法
舞台常識	電影常識	演員常識
舞台效果	舞台燈光	舞台裝置
表演術	導演術	化妝術
劇本介紹	戲劇與電影	服裝道具
音訓練	音樂	國語

▲▲并設 戲劇電影函授科▲▲

科目繁多，不克備載。函授科詳章備索，附郵二分即寄。

優待定戶贈送合訂本

茲爲優待定戶起見，凡自第二卷第一期起定閱全年者，概贈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一冊。全年連郵只收二元，合訂本定價六角，定戶僅出一元四角，即可定閱本刊全年十二冊，定閱從速。

本社發行部啓事一

本刊自本期起改爲第二卷第一期；將第一卷第一二三四期存貨訂爲合訂本一百冊，現已出版，裝璜美麗，定價每冊大洋六角。各地分銷處，皆有代售。函購每本附郵票五十五分（以郵票一分者爲限）卽寄。惟請直接函交上海橫濱橋八一〇號本社發行部爲盼。

本社發行部啓事二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各地分銷處已令將第一二三四期售存本刊全數退回，以資清賬結算，讀者諸君如欲補買，請將需要之某一期開明向本社函購爲盼。每期本刊只附郵票十五分卽寄一冊。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論

爲什麼爲文學

林庚(一)

文學的讀者——朋友？主顧？

吳文(二)

「文壇三戶」與「文人相輕」

申去疾(四)

文壇現象的另一面

柳歲(六)

文壇律師

前轍(七)

言

論作品的「主題」與「題材」

申去疾(三)

小

故人

甘永柏(三)

陷落

馬子華(二)

領賑的人

辛爾(五)

異國的同情者

林寒流(五)

新兵

王萍草(七)

說

漁之夜

程光翔(八)

散 文 隨 筆

偵探網.....王 慈 (九六)

伽爾閣達之夜.....耶 草 (九)

楓橋的夢.....柯 靈 (一九)

藕.....黛 南 (六四)

第二的家.....雪 莉 (六七)

廢話.....高 植 (八三)

狼狽.....葉 蔭 (〇三)

鄉居散記.....凌 英 (二〇六)

望海樓外三章.....朱英誕 (八〇)

曉色.....李象賢 (四四)

街頭音樂師.....穆 珊 (四四)

脚印.....吳奔星 (四五)

謎.....李溶華 (四五)

流浪的盲女.....童晴嵐 (四六)

古城.....林克拓 (四六)

詩

選

歸宿	吳宮屏 (四七)
到都市去	柳倩 (四九)
更夫	奔水 (四九)
城裏的石匠	尹麗 (五〇)
露行	番草 (五一)
月光曲	沈聖時 (五一)
秋心	穆珊 (五一)
編輯室談話	編者 (二三)
封面(錢君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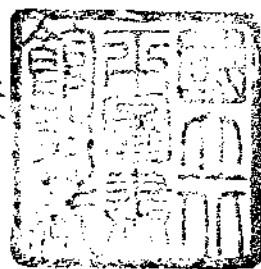
論言

爲什麼爲文學

若有人問你：『爲什麼爲文學？』這問話的底下便自然會有無限嚴重的意思：爲革命吧？爲民族吧？爲大眾吧？爲時代吧？彷彿必得爲點什麼然後才好意思爲文學；爲文學大約是好比作小偷，勢必得爲點什麼；比方我爲一個可憐的病人，則雖挖了人家的牆洞仍不失其爲君子，然則爲文學者其皆行俠好義之士乎？

我常常羨慕一種人，那便是天文家；這種人不知社會應該判他個什麼徒刑？第一他先犯了逃避現實之罪；深深的夜天之下，寂靜的天文台上，已多少與現實隔絕，而望遠鏡前，整個宇宙千變萬化的從眼前運行而過，地球在其

，這人簡直便被帶出了天文台，帶出了地球，帶出了太陽系去；那麼他這樣一直的被帶了去究竟是爲什麼了呢？不爲什麼，所以尤其可惡之至！有一天那天文家如果因此被帶到了法庭，我勸他最好是說他正在研究地球如果將來破滅時人如何可以移到火星上去？火星如果將來再破滅，太陽是不是那時已凝固得可以住人？據說天狼星中含星的星數幾等於整個的地球，則是否可以搬了一些過來？如此則大約不但無罪還可有功，甚至先立下了紀念碑都說不定。我之羨慕天文家却是一種沒落的思想。我總覺得人雖然無論如何確實是一個生物，自然總與鳥獸有別；而且總要有別，這人生才算有意義。孔老夫子說：『食色性也』，明明承認了人本來是個生物，可是『鳥獸不可與同羣』，究



竟還是聖人之言。當然我這沒落是沒落到頭了。所以我以則『朝聞道夕死可也』，這類話鳥獸絕不會想到，對不對？『朝聞道夕死可也』在今日看來當然又是逃避現實，否爲『朝聞道』爲何不『夕革命』？『夕作雜文』？『夕辦雜誌』？偏偏『夕死可也』，其沒落真不可思議！昔人評詩，每謂『不食人間煙火』，當然是同在通緝之列了。

話又說回來了，我羨慕天文家可就羨慕他作的是鳥獸所萬不會要求的事，在宇宙間只有人會追求這永久的『真』『美』，在宇宙間就只有人有那崇高不沾功利的靈魂，這追求乃使得人的靈魂無限生長起來擴大到整個宇宙中去；這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學者是常使我羨慕不置的。好像二十世紀是科學的世紀，所以一沾科學的便多少佔點便宜，天文家因此到不見有誰說他沒落，天文台雖然并不是人都上得去，也沒有因爲是象牙之塔而以爲就該拆掉；而文學則不然，彷彿大家沒有天文的知識，乃是心平氣服，若沒有文學的素養，則根本不信有此等事：『我認得字難道不懂你這篇文章！』『我會說話難道不懂得文學！』理直氣壯，於是便真有了爲大眾的罵街文學家，完成了這偉

大時代的產物。這『爲了』什麼的文學在我想來便好比女兒家不能自立必得出嫁，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故可以革命也可以民族。至於爲何她自已用不着去革命投軍呢？因爲那自有奴的丈夫担承着呢！

文學的讀者——朋友主顧

吳 文

最近文『壇』又發生了一個還來不及印進『文藝辭典』去的新名詞，叫做『朋友文學』。其定義曰：

『一些不冷不熱的朋友，辦一個不尷不尬的雜誌，而爲三四千朋友們所需要的，故曰朋友文學。』

這個定義是頗費解的。中國雖然早有人提倡『詞兒連寫』，但『詞兒連寫』的字典却似乎並沒有人編出來，因此，『不冷不熱』和『不尷不尬』這兩個『詞兒』真會把人難倒。究竟怎樣的朋友是『不冷不熱』，怎樣的朋友纔

算是『既冷且熱』呢？怎樣的雜誌是『不慚不尬』，怎樣的什誌纔算是『既慚且尬』呢？不懂。但這且不提。再看下去，我又不不得不喫驚着這幾個『不冷不熱』的傢伙的交遊廣闊，朋友之數，竟達三四千！想到自己，相識固然有一些，但能算得是朋友的，爲數不滿三四十；即以三四個最接近的朋友爲本位，若把共同的朋友除外，似乎也積不到三四百，何況三四千，這真是叫人意外了。

後經人點醒，原來那定義裏的所謂三四千朋友也者，乃是說三四千讀者，並非真的朋友，於是恍然大悟。

但既而一想，却又疑惑了起來。雜誌而有三四千讀者，可以說有三四千朋友；如果一萬或八千讀者，那便當然也可以說有一萬或八千朋友，這樣說來，那麼豈不是凡登載在雜誌上的文學，便都一律是朋友文學？既一切都是朋友『文學』，那何以徧徧有非朋友的『雜誌』呢？

後又經人點醒：雜誌而讀者多，那便不是朋友；三四千云者，言其少也。讀者一多，那便應該稱『主顧』；少就不配稱『主顧』，祇好稱爲『自己的朋友』。

然則怎樣才算多，怎樣才算少？五千乎？六千乎？七

千乎？

曰：這當以國內第一流文學雜誌爲標準。第一流文學雜誌銷一萬，則一萬左右爲主顧，爲非朋友文學；第一流文學雜誌而銷八千，則八千左右爲主顧，爲非朋友文學。不上這數目，那便祇好算是『朋友』，祇好算是『朋友文學』。

這樣一講，我不但對『朋友文學』這名詞已經了然，即連以前嘗把我難倒的『不冷不熱』和『不慚不尬』這兩個『詞兒』慢慢懂得，『不冷不熱』云者，謂無叫座力也；『不慚不尬』云者，毫無買主也。這含義如果要大衆化，應寫成：——

『一些在文壇上沒有名氣的人，辦了一個小小的雜誌，而祇爲極少數的三四千個朋友所購讀，這就稱爲……』於此可見下定義之難，即輕輕一個『三四千朋友』字樣，也都需要費過這麼一番曲折而又細微的斟酌。用特記其理解這定義的經過如右，以便『文藝辭典』編者之參考云。

『文壇三戶』與『文人相輕』

申去疾

自『文壇三戶』之說出，而後文壇上的階級嚴；自『文人相輕』之『術明』，而後文學家的名分正。『嚴』則正統有在，一般『三戶』和『捐班』的旁支，當然要以『僥倖賜階』，『正』則『龍門高深』，一些非朋非友亦非同系的作家，自然排出『風雅之林』，於是文壇統一了。傅東華編輯『稱尊』了。

踞在『銷數近萬？』的文學殿上，雖然『望之不似人君』，而優伶登場，戲倒做得好看：一則曰：『提拔新作家呀！』再則曰『提倡手頭字呀』，三則曰：『對於文化運動的意見呀！』筆則筆，削則削，自然游夏不準贊一辭。被筆者自即親即友，一登龍門，便加上創作文庫的頭銜，被削者非親非故，不經一『探』，便打入五層木櫥的禁

地。四千多個青年作家的作品被埋沒，傅大編輯壓制的政策告成功。但後起無人，表面上也覺太煞風景，於是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名家新筆名。』什麼，郭源新呀，余一呀，燦燦衰冕，濟濟紳笏，真是『孟夏草木長』，文壇從不寂寞了。

可是這種千變萬化的花頭，傅東華編輯儘管弄聰明，滿足自己『熱烈的好惡』，但人盡有眼，也會認識『分明的非』。

先就『文壇三戶』來說吧，所謂『三戶』也者，據說是『暴發戶』，『破落戶』，和不暴不破的『破落暴發戶』，而『至於自己掏腰包印書，那是文壇上的捐班。』但真正『使中國的文學有起色的人，在這三戶之外』。

這樣說來，傅東華先生，自然不是『自己掏腰包印書的捐班』，也自然是『在這三戶之外』的了。傅先生是否『暴發』和『破落』，我就不待而知，但傅先生是用旁人的腰包裏的錢，來印書的作家，是無庸疑義的。用自己的錢印書算『捐班』，用旁人的錢來印書算是什麼呢？要找出一個同『捐班』相對的名詞，那祇好說是『科甲出身』

了。

『科甲出身』，如果在官場談起的話，的確比『捐班』好聽的多，因為『捐班』是自己買來的頭銜，而『科甲出身』，係皇帝的欽賜，可是時至今日，既沒有崇文的聖主，文人們自無處投靠，自不得不降格相從，投身於書店的『發財老板』了。前者的頭銜是『翰林』，後者的頭銜是『編輯』，前者的目的是『作官』，後者的目的是『發財』，前者的報效，是對主子『歌功誦德』，後者的報效，是替主子『製造利潤』，前一派『出於古之京』，後一派『出於今之海』。

然而狐假虎威，無論皇帝也好，書店老板也好，走狗能得到主子，自然可以吠堯的，主子縱然是商人，但總比『自己掏腰包印書』的要寶貝得多，於是就輕之曰『三戶』，鄙之曰『捐班』，並且『三令五申』之曰，不配談『文人相輕』。

『文人相輕』，雖是相傳已久的成語，但嚴過『文壇三戶』階級之後，當然要加以限制，『自掏腰包印書』

的文人，且沒有資格與有了主子的文人『相』，且慢說到『輕』。那麼可以『相輕』的文人，祇有等到『用旁人腰包裏的錢印書』之後了。

沒有資格『相輕』，祇配受『鼓勵』或『提拔』，但鼓勵的結果，是斷定『千篇一律』，提拔的結果，是名之曰『單調』，結果的結果，是，四千多稿件打入禁地，四千多角郵票上了腰包。拿了郵票換現洋，施之於編輯老爺一注三百元的輪盤賭，固然是不值一着；但用之於編輯太太一雙一元五角軟緞花鞋倒是一個可觀的數目吧！

無主子的文人們不配『相輕』，一言可以滅天下之口；『三戶』『捐班』，兩網可以打盡異己之人。然後拉起少婦當處女，勸請元老作駙馬，新舊互變，錯綜一堂，於是『環龍』之『路』，『村』放『光明』，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傳編輯大業告成，傳編輯用心良苦，『中國文壇也有起色』了。

腹誹亦是誹謗，如果傳大編輯認為有犯忌諱的話，那就權當作將來下詔求直言時一個藹藹之見吧！

文壇現象的另一面

柳 葳

既然說「不論什麼文壇現象，不外是總的社會現象之反映」，則我們用自己的錢，來刊行文藝雜誌，理應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反商品制度的必是現象之一，無可非議了。然而我們却被趕出這個文壇現象之外，而被指為另一個文壇現象。

幼時讀史，彷彿有趙高指鹿為馬這一回故事。究竟趙丞相聰明到什麼程度，會條分拆理地錄出鹿的某一個細胞和馬的某一個細胞，有幾千萬分之一的共同點，所以可以「聊且有聞必錄了一下」，當時未加研究，無從知道。但是現在這趙高型的精明的邏輯學，却被明顯地應用為咱們文壇上有所「專指」的根據，雖然秦始皇已經被博浪沙英雄，用「小大由之」的筆椎擊斃，（？）在老臣新帝的「二

世」時代，趙高却正「適逢其時」。於是，把反商品化的刊物，指為是商品型的資本組合，這又有「歷史的前例」可「依」而「推斷起來」的了，這前例，不是趙高本身的指鹿為馬的後天，就是產生趙高的娘的母胎的先天。

為什麼有趙高的娘，為什麼有趙高的娘的胎，大概是那個時候，已經發明了所謂「黨同伐異」的現象。鹿也好，馬也好，反正指明而言之，就成為敵我。對異己的一羣，是應該用「一種瑣碎」的「有聞必錄」和「聊且」這樣的方法，不節制地加以誣辱。現在這誣辱已經成為堂皇的「鬥爭」，那末擴大誣辱，就是擴大「鬥爭」了。

把某個作家的幾年前的一點論調，強指為是幾年後他所加入的文藝集團的預支「宣言」，還裝着研究的態度，說是「撇開了個人」而「專指」現象，這種指鹿式的所謂「私」較近於「公」，「罵」較合於「理」的遁詞，我們只好認為是指鹿邏輯學的另一姿態罷了。

先前我們以為桃色新聞的記者的技術，是並不需要師承，現在才知道「文藝」之所以為「文藝」，是由於「文人的頭腦比市儈的進步」，會加以「聊且」「有聞必錄」

而製成文壇的現象。即使是四肢不全的老嫗，『聊且』記上『二八年華，風姿楚楚』的字樣，飽開遂播中外；反之即使是『淑女』，只要加上『貌勝嫫母，誤解自由』，醜聲於以四揚。據說這不會養成『看熱鬧』的情趣的人，約大養成文壇上的胡亥或準秦二世的流亞，是夠資格的了。這桃色記者還是拜一拜趙高俣後娘可以把這社會現象的無奇不有的形形色色更強化了吧。

文壇現象也者之熱鬧，這一彪趙高的人馬，是莫大的功臣，『文學論壇』的文學現象研究專家，要不視為一宗買賣的投機捷徑得嗎？

祝我們既『綺』麗而準『揚』的趙高萬歲！

文壇律師

前 轍

因為『莊子與文選』的問題，施蟄存先生認為：『兩個人在報紙上作文字戰，其情形正如弧光燈下的拳擊手，

而報紙編輯正如那趕來趕去的瘦裁判，讀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無理智的看客。』這的確是很『滑稽』的玩藝兒。不過，就事實看，自來的『文字戰』可不只『兩個人』。要知道，單槍匹馬地衝出陣來，大喝一聲：『來將何人？快些通下姓名，本將軍不斬無名小卒』；於是搭上三言兩語之後，躍過馬去，使起單槍，（或者別的武器），一回合，一回合地交起來，這個時代已經過了。換句話說，目前的戰鬥方式並不是『One by one』的了，却是採取着『集團』的襲擊。這末一來，勢力就比較雄厚得多。『文字戰』也是一樣。

『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因此，稍為一『輕』，咱們不單是要『口誅』，而且要舞文弄墨，大鬧其『筆伐』。這一『伐』，大批人馬，浩浩蕩蕩地撕殺過去，可了不得！其實，正如軍閥混戰一般，那一面才是『義旗』，倒是個問題。公說公的道理，婆說婆的道理——莫衷一是。那末，甲方伐乙方，乙方又伐甲方，所謂『文字戰』，或者說『論戰』，就永遠鬧個不清。

現代的戰鬥方式，無疑地，是採取『集團』的陣勢，

不過，在還沒有「開仗」以前，導火線之引生，必然地，屬於「兩個人」的。這「兩個人」，如果對於他們所爭持的什末能夠和平解決，那末，所謂論戰，自然不至發生。可是，因為大家的背面都有着「集團」的潛勢力在擁護着，導火線一觸，論戰不得不爆發起來。即是說，某「兩個人」發生了衝突，縱使本人不願意多事，而背後的人，也許是旁觀者，看不過眼，少不免要自動地，或者被動地挺身而出辯護幾句。對於最初的辯護者，我們不妨給他們起一個雅號，叫做文壇上的律師。

律師底定義，據辭源解釋：「受訟者之委任，及裁判所之命令，在裁判所，行法律所定之業務者，日本名辯護士。」雖然「日本名辯護士」，反正他底「業務」是一樣的，照我國底慣例，應該稱為律師。這末說來，稱為律師，自然要懂得許多法律。比方說，什末民事的，和刑事的，縱使不便每條每條地背出來，也得知其大概——至少給人家做辯訴狀時，能夠把你底理論的根據翻出來。

文壇上，就推論到世界那末大吧，目前似乎還沒有文學法庭的組織。可是，偶然發生了一個問題，馬上就有許

多人舞文弄墨地辯護一通，似乎他是執行律師「業務」的。那末，如果拿法律的術語來說，這些文壇上的律師，可以稱為「不成文」的律師了。是的，文壇上有文壇上的法律；而每個，或者每家律師所持的法典又各有不同。比方說，去年曾經有人提出復興文言，於是有人替白話文辯護，更有人進一步地提倡大眾語。自然，對於「仇家」所陳說的理由，無論是非，曲直，總得絞盡腦汁，想一個辦法來駁斥他。根據呢，就翻出各人底法典來，什來蒲列漢諾夫啦，盧那卡爾斯基啦……都是一派的師承。其實只有這一派的師承，縱有出入，也不過是大同小異罷了。至于那些沒有師承的呢，自然翻不出什末法典來做他底有力的辯護根據，只好空口說夢話，嚷呀嚷的，結果落得個莫明其妙。這末一來，等得詞窮理屈的時候，就老羞成怒，大罵一通。

爲了「批評與罵」的問題，目前的文壇，似乎又在論戰了。好的，儘可以本着律師底精神，根據自己的法典，合理化地來辯護。如果沒有辯護的根據，光是「罵」，那不單是得不到好結果而且會損失到自已的人格。

伽爾閣達之夜

耶 草

一

居住在鋼骨水泥建築裏的人們還正安睡，而生活於八百餘間草棚內的，這一羣彷彿給生存的鞭子抽痛了似地，纔不過上午四點多鐘光景，全爬將起來了。

善蒂離開了屋子模糊中摸索到井邊，提了桶淘米的水；回轉來，將兩碗半洋麵倒入水桶時，羅漢業經把仄狹的房屋騰滿青煙了。黑黝黝的炭內爆炸着火花；對準爐門他右手不斷地搖動着，濃重的烟味使人感到異常窒息。

飯好了，拉開破舊的小方桌，從菜盒內取出昨日喫剩的菜，兩個人，全沒絲毫疲倦的意思；用着一樣愉快的神情，睇着菜盒，睇着各人的臉，似乎在盛滿了剩菜的盒內

也同樣滿盛了希望；他們喫着，說笑着。

然而羅漢幸福的心却常給感激和顧慮擾攪着。以善蒂不過二十三歲的姑娘，帶了一日或者一夜的疲勞，依然沒有倦意地給燒飯，給他洗衣，照拂他；而，爲了這，他心裏實在不安！尤其是夜工結束了回來，因了想省些錢留待下週結婚時應用，她竟刻苦地從三里以外的紗廠，冒着朝寒，在陰暗而且疏稀的路燈光下拐回家；羅漢打過招呼後。這才沒有路燈的，草棚中摸索到井旁，提了水洗米燒飯，着午後五點鐘光景，羅漢還在路中，晚飯便準備妥當了，伴着羅漢喫了晚飯，她自己才出發，逢着夜班，每回都是這樣。

『晚飯候着你！』

「唔。能早些我一定早些回來」

別離般地她將羅漢送出門外，用一種留戀却無可奈何的心情囑咐着，待羅漢轉過腦袋，誠懇地向她瞧一眼，纔悄悄地走去。

對於這，彷彿命運註定了的，連同居的人會面都要受到限制的生活，在他們，可並沒感到什麼一點不好過。每次的分手，雖則是暫時的，他們總盡量設法使之留下些愉快的記憶。

一一

踐踏着清新的晨曦，步行在存露水珠的小徑內，他宛如位軍人樣，那末堅實有勁地往前走，原野的芬芳撲上他的口鼻，身心內全覺得異樣地輕爽。

「這樣不也生活下去了嗎。……」

常有點空閒，鄰舍們圍坐着談天，一致敘起在都市中生活不易尋覓，羅漢總默然聽着，一言不發。實際，也不錯，像和他同樣的人，不成千累萬地。走進都市，等候了幾個月，結果給生活拒絕了；而且，爲了經不起生活的

鞭撻，不又重新往一樣無辦法的異地流浪去了嗎！

他，纔到伽爾蘭達不過月半的光景，就能夠如意地尋得了生活的寄托，比起旁人，誰也不能不認爲這是幸運。善蒂也是那末湊巧，找着了事作。

有時，因爲生活不滿的襲擊而來了苦痛，他老用那句話來排解，藉以寬慰自己的心。祇稍留意他臉上那由於喜悅纔浮起的印痕，便可證明他內在真實的愉快了。

瞧着田野內的禾苗，他想念起死去不久的老母。……另一件不正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嗎，他的家鄉，周圍數百里全鬧着春慌。人們由每日一餐飯降到一頓粥，後來，連粥也喫不着的時候，就祇喫些青菜或者草類拌麥粉。生活在雲端那樣的，大家全提心吊胆地恐慌着自己生存危機的到臨！爲了填塞饑饉，往往不加選擇便爭食着各樣毒料，竟致莫明地腫起了脖頸，腫起了雙腮。

生命雖然如此地沒有保障，可是忠厚的他們仍然在殘喘裏苟安着。

直到一日得瞧見三次那虎般兇猛的索債者的眼珠子；地主們無情的皮鞭抽在他們背上；道旁常見吐口青水倒斃

的他們的親族，纔有許多懂事的年輕人於夜深時離開了自己的家。……

但，年高的父母老在咒罵着他們的兒子：

「劣種！」小聲裏微微帶着顫抖「你瘋了！」

「不打算再活下去了嗎！……」

做兒子的多半不加理會，非到給逼得再不能不哼一句，才鄭重地嚷道：

「咱們應該餓死嗎，人家倉庫裏糧食堆成山！……」

這一來，老父母才停止了他們的嘈囂。

漸漸地，年輕人的引爲擴大到整個荒域，地主們已注是窮於應付；全一樣地狼狽着。

後來，經過一陣嚴重厭倦與勸慰，年輕人一齊逃往山內去，剩下一些老弱和幼小，在恐怖中，帶着空洞的肚皮，一擱破碎的行裝，向着理想中的異鄉逃荒去了。

年高了的羅漢的老母，爲了受不住飢餓和經不起畏懼的威脅，就在那時瘋了起來，沒到幾天，便死去了。而在她臨危的剎那心境中却異常地清白，說道：

「前年大水，去了你爹，他死得可憐！咱們人老幾輩

全沒過着一天好日子！我……唉，怕也不成了！」

用簡單而又簡單的儀式羅漢葬了老母，懷了悲憤的心緒，攜帶着表妹菩蒂，往那想像中的福地——加爾關達走來。

地主們開始感到他們的田園行將荒蕪，因之纔知農民的重要；待並非出於本意地想施點恩惠給他們時，從農村到農村，老少的耕者全一齊逃走盡了。

「這樣不也生活下去了嗎！」

遇着舊日傷痕來佔據他的心，他便以這句話慰藉着自己。顯然，目前的愉快是已減褪了他悲憤的記憶。可不是，除了每月一元半的房租，六元的飯資而外，不仍然還存十來元的剩餘餘嗎？

「噤！」他翳口氣

「羅漢！」

「拉立你早啊！」

同伴拉立幾個人正在喫早飯，瞧望他這末吆唱一聲。踏着青草地，他奔了過去。

三

剛到作廠，羅漢將腦袋轉過來，望着那相距不遠他的家。灰色的茅棚四周慢慢地冒着青烟，孩子們的叫聲隱約地可以聽見，那一羣不爲世人所注意的勞動者，怕已完全給生活的鞭子抽醒過來，離開甜蜜的家，鑽進了生活的窩巢了罷！

一陣尖銳的汽笛聲，使他的心頭有些難受。他想：

苦蒂妹這時該睡熟了罷！

拉立用善意的字句調侃着：

「有些兒捨不得嗎？」

「哈哈！」

別一個可連飯也笑進了出口。

指着豆芽白菜鍋，拉立嚷道：

「再喫點我們的罷！」

「謝謝我喫過了。」

「倒底有個媳婦兒方便得多，」拉立嘴內啣着筷子的
一端，是種羨慕的神氣「像咱們光桿，什麼全得自家兒！

正說着，給同伴魯拿瞧一眼，他再沒有繼續下去的勇

氣。

「可以幹啦！」

是能八文的聲音。他腳踏車一停，就拐到他們這兒來。這伙子二十三歲左右，據說是學生出身，個子矮小，脾氣有點吊朗當，然而拉立他們對於他，却和對於任何能八文一樣的謙恭。

能八文和他們說：許多什麼人物正在努力地復興伽爾閣達，熱鬧中心不久將由德里路轉移到這方面來。他指給他們看；這些新開的馬路，新植的樹木。他說，單造房子一件事，就須要十年，祇要他們專作事，飯是不愁喫的。他又說：他們二百多同伴，已經調到不遠的別處工作着，今天的事情，只是叫他們幾個鋪好水門汀好但一整天無論如何得完成起來。說不定就在午後，房東會來檢查他們的成績。

工作一開始，七八個大漢子全忙碌起來。運輸石子，搬送黃沙，倒三合土，潑水，調和；各人都盡職地做着事情。能八文特別高興蹲在草坪內哼小曲子。

別人一次也不過能夠提兩桶水泥，而羅漢却三桶四桶

地提著。小個子能八文常驚嘆著他們氣力，每於休息時，老愛用勁在他生滿了栗子肉的胳膊上拍幾下，道：

「你是不會餓著的，羅漢！」

接著羅漢以他那天賦的農民的姿態向他一笑。

由於他們幾個人工作加勁，鋪水門汀這活兒給他們進行得已有相當眉目。午飯後，稍事休息的光景，一部驕式汽車開了過來；在這建築旁邊停了車。黃衣保鏢者的後面，是兩三個身廣體胖的人。

能八文告訴他們營造廠主和房東統統來了。向他們睜了下眼，便往廠主那兒跑去。這就是說，他要去說話，拉立他們得趕快做活。

首先是房東的友人讚揚著這房屋建築得精緻。然而據營造廠主說：像這立體派的屋室，已然戰為世界頂流行的建築了。並且，這幾座房子，平時，可作為住宅，一旦，市中心發展了，便立刻可改作市房。

房東的友人在讚美不置談吐中，他說有件事很使他為難；他指着西面不遠的場所，有他三十多畝地皮，本來打算造別墅的；既然伽爾闊達能在這一帶發展，他也想將那

些地皮專造市房。不過，那三十畝地皮，幾乎全給窮兒們造上茅棚了。遂驅「他們罷，事實上很困難，現在的輿論界，又是那末地……」

「嗨！」他嘆口氣「使我簡直無法可想！」

「這件事，我覺得不難」，房東薄嘴唇內迸雪茄烟氣「待回去再詳細和你談罷！」

「這樣的事情容易辦！」

營造廠主也跟着附和。

他們的言談羅漢一點也不懂，間或地向他們投幾下謙和的目光。

四

放工的汽笛鳴叫以前，善蒂將什麼全準備妥了。晚餐，她未得著羅漢的允許，自動地添兩樣價格不高却很可口的小菜，候着他的歸來。

一踏進門，羅漢在一張小方凳上坐下來。把上衣丟在旁邊，歇上什麼五六分鐘，手也不洗，他們就開始喫着晚餐。

羅漢漢早上能八文和他談的那些話做了晚餐時的課題，當敘述到今後的生活不致生什麼問題時，他忠厚的臉孔笑了。爲要提起善蒂的愉快，他甚至的確信了能八文的言談。

『他說：復與伽爾開達於我們也有好處。』

女的癡神地聽住他，起先，是種懷疑的神姿，後來直到給他真摯克服住了，纔信以爲真的現出微笑。

『明天就是萊柔節了。』

女的這樣告訴他。並且說：爲了過節明晚廠內夜班不開，下一週又是日班，明天白晝可以睡些時，多作點後日結婚的準備，羅漢接連地答應着。

送出了善蒂閉上門，宛如失眠的初患者多飲了安眠藥水似地，腦袋往枕上一倒便很速地睡去。那一晚他睡得很甜。

第二天早晨，善蒂從遠遠的廠內回來，照例作許多家務事纔去休息。

往常總得睡到三點左右方纔起身，今天點把鐘就睡不着了。用冷水洗了臉，鎖起門走出去。

回轉來，已經是五點前後。散了工的人們多半不立刻回家，他們在馬路上徘徊，在商店門前張望，然後，買了點過節的必須物件，才回家。

人叢中參雜着蒂蒂的身體，放慢了步伐，輕鬆地踏着黃昏走回來。鄰舍們全流露出難得看見的笑顏；老祖母呆笨地吻着孫女的嘴唇，孩子們以充滿了歡喜的眼珠子盯住歸來的娘，緊偎着，擁抱爸娘腿子，爭吻着爸娘的衣角，待每人分得了一份枇杷或一只香蕉，纔帶了滿足的小心悄悄溜掉。

『今天是萊柔節要喫雄黃跟糉子哩！』

孩子們跳着呼喚，鼻腔和耳空內全塗了雄黃。暫時的愉快似乎解放了他們長期間的困愁，他們笑着。往日的飢寒；由於給生活蹂躪而變成的蒼白色的他們爸娘的面容，他們幾乎是遺忘盡了！

一苦過年般，善蒂將五六碗葷葷素素先擺在台子上邊；焚着三支散香，十個糉子放在正中，跟着，她拜了三拜。不消說，這行爲是對於亡了爸娘的。彷彿在她幼年時代，婆母所給予她的那種重養媳必然的苛待，是給如今的好

日子遮蔽去了，忘却了似地，她高興着，就沒有一點傷感的回憶。

她照了鏡子，微微擦摸些新置的脂粉，她笑了，映在新的鏡子裏的她那臉龐不仍然是年輕的嗎？她洗淨了手，在門旁小凳上坐下來。

雙手扣住右膝，凝視着青天，像在等候什麼。

她心裏想：明日的喜期，客人至少有幾位來，那時該是如何充溢了快樂的場面啊！計議着她將用一種什麼方法能使客人多飲些酒，以將怎樣地殷勤來招待客人；而客人會說出些什麼樣悅耳的祝詞。

她無心地站起來了，在牀頭，她翻出一件新製的緋紅色的衣來，這是留待明日舉行婚禮時穿的；她撫弄着，試一試身腰的大小和長短，袖口合不合適，差不多有想即刻著起的意思，然而她終竟沒這麼做。

她孤獨地佇立在門旁，本能地咬住右手的小指，出於愉快地呼口氣——

「呵——」

柔荑節的夜。

風嘯着。

季風是如此地迎合人們的心意，它吹走了欺人的蚊蟲，吹走了勞動者一日積累的疲勞。爲要求得一夜的安眠大家全休息得很早。

有着初夜的甜蜜的羅漢和菩蒂，是緊緊地擁抱着。說了些夢樣動人的神祕話。

風嘯着，

擺着將軍的威勢，後有一足吝嗇地向人吹襲着。大廈的尖頂，茅棚的斜角，全一樣地發出「噹噹」地聲音。簡陋的茅棚戰抖着，彷彿將給這颶風捲了去。

夜空漆黑的。沒有星，也瞧不見雲。

「啊呀——」

一陣被難者呼聲，從近處送了過來，是種男女老小混合地叫囂。

「啊呀——」

又是一陣淒慘地吶喊。

「怎麼啦？」

羅漢猛地跳了起來。由小窗裏可看出外面的火光，

跟着他——

「噢！」地叫一句。

「快澆水啊！」

「進去拿點東西出來吓！」

「乖乖，不要性命了嗎？」

羅漢跑到門外時，一股濃重的烟味吹過來。

「失了火，善蒂，善蒂，快起來呀，！」

火烽籍着風勢猛獸樣地撲過來，茅棚一點抵抗性也沒

有，火勢一來便燃着。待善蒂逃到外邊時，已經再沒有進

去的可能了。

紅的獸，伸張着它巨舌；蔓延着，蔓延着，祇一會兒

，八百餘間茅棚已然燒去一半。

千多個男女，千多個老少，呼喚着，全逃向附近的廣

場。

人們帶着一種失望的心情瞧住自己的家；娘們兒孩子

們啼哭着，旋着圈子，無目的地亂竄着。男人們給小孩鬧

煩了，全算起了自己老婆；

「不能哄哄嗎，賤貨！」

「你哄呵，你哄呵！」

「不小心呀，連窩也保不住了！」有誰抱怨着，似乎

是怪自己鄰舍不小心。

「自己不想活死好學，何必連累別人啊！」

可是，中間有位聰敏些的咆哮了：

「吵什麼，咱們快去找啊，準是奸人放的火！」

這一來，纔提醒了大家，幾百個年輕人分頭出發。

他們知道，已往，曾經在另一個場合，也發生過和這

樣的事。

另外一些救着火。然而不成，火勢太大，火烽撲滅不

了，幾十個人一齊吹起驚哨，悠長而又凄慘地。

時間是上午三點，救火車可老不來。

在一個狹仄的巷子裏，他們嗅到一股火油的氣息；一

個年輕人奔過去，不留心給一桶亞細亞火油箱拌倒了，後

面許多人繼續上來。沒多遠，一個假裝無事正在大便的人

給弄着了。他們想：爲什麼別人全逃光了，他一個人偏逗

留在這兒？雖則這傢伙是他們的鄰舍，他們可一點不放鬆

他扭住他！

「賊眉賊眼拖準是他！」

十來個拖一個，到了廣場大家全嚷道：

「別問啦，打死再說罷！」

那伙子赫楞着，猶豫了好一會，終於大叫一聲。

「還有兩個啊，不是我一個的！」

一個老人走過來，排解着：

「祇要你說實話，我担保他們不揍你。」

那傢伙反而不張口了，直到大家由心氣和平重新恢復起憤怒，將他的嘴，腮子打出了血，他纔求着饒來說話。

「我用了人家五十塊錢啊！」

他坦然地告訴他們：人家許他五十塊錢。事情是前天晚間發生的：他的一個跑馬路的朋友突山要求他說，如果他能夠担任這件事他立刻可以得到五十元，而且這事情辦起來是很輕易的。其餘還有兩個也和他一樣地答應了突山這種要求，他的職務是焚燃草棚的北面，突山的意思是說這地方爲了靠近新闢馬路將來有發展，地皮老闆想在這建造市房。……臨走突山每人先給三十元，一桶亞細亞火油，並且再三叮囑着：

「最好是起大風的夜晚！」

於是，今晚他們便……

年經人怎樣也耐不住了。一拳擊在這傢伙臉上，第二個也照樣地，在這傢伙求饒聲中，大家扭住他，唾他，咒罵他，打成一團！

老太婆蹣着小腳：

「打死他呵，這黑了心的劣種！」

風嘯着。

火勢從最南方直蔓延到最北面邊沿，發出轟轟地響聲。救火的年經人已是束手無策。而這一次失慎業經到了不可拯救的危局。

善蒂癡立在人羣中間，複雜的思緒擾亂了她的神志，她長長地呼了口氣，意思是說：

「命運又和我們開了一次玩笑啊！」

大家彷彿全有着共同的感覺。

那傢伙給弄絕了氣了！

人們木然站在他的周圍，待他蘇醒過來，對這不良的同類，大家突然嘆起了種無可奈何的憐憫！

兩個夥子架住那傢伙，一千多口男女老幼跟着；在這
 漆黑的深夜，潮水般地向前湧着湧着。——他們去找突山
 和那老闊。

善蒂咬緊下唇跟着跑。羅漢是走在她前面的。

當真實的情感生存的不平仰制得爆發時，苟安人們是
 衝破了他們原有顧慮了！

一九三四，六，二十。於上海陋室

本刊第四期目錄

警告文學編者傅東華

本社同人

·論·

時代精神與流行病……杜衡
 文壇三家……巴山
 備忘錄之類……柳葳
 關於大自然的禮贊籍此論
 到未名之流的一掂斤較
 兩一……李長之

藝術之道德的及社會的任
 務(居友作)……于煥璿譯

·小·

·說·

論「所謂雜文問題」申去疾

相對論……耶草
 加克……張一樸
 郭良夫
 騎士長……林寒流
 長春老叔……林希雋
 極物篇……辛爾
 在海洋中……流沈
 打撈……凌英
 住宅……魏竹同
 七十二峯齋隨筆……李象賢

·詩·

·歌·

蕾(外四首)……李象賢
 囚……侯汝華
 幻想……路易士
 匯山碼頭所見……沈保正
 湖邊夜景……尹麗
 都市之野……尹麗
 文壇偶語(五則)……巴山
 編輯室談話……杜衡
 木刻一幀(馬達作)……楊邨人

楓橋的夢

柯 靈

到蘇州的第二天午後，我們在秋雨瀟瀟中去訪了楓橋。

黃包車在城外的郊道上走，一路都是冷清清的。祇偶然有幾個撐着傘的行人，低頭沈默地過去。耐着心坐在車上，從油布的車篷的前面，我凝望着那一片灰黯的低空。冷冷的雨滴隨風打到我的臉上，也飄到我的心上。

這郊野是遼廓的，靠右不遠處是一道小河，隔岸零落地蹲着破陋的茅屋；也有些右舊的瓦屋雜在中間。靠左邊一片寬廣的荒場，極目盡是離離的暮烟衰草，一直展延到遠遠的前方，才被一堵灰褐的長墻堵住。幾行將老的垂楊，兀自在雨中佇立；似在期待春光的重臨。荒場上不時有些玄裳的烏鴉，停下來尋食；車過處，便然轟驚起，撒下

一串哇哇的鳴聲，向淒迷的天野飛去了。

對着這荒涼的景色，我心裏祇是翻復地吟着張繼的楓

橋夜泊的詩句。——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這詩句和我們太熟了，我沒有到過楓橋，沒有遊過寒山寺，意想中却早已構成了楓橋的輪廓，彷彿那是個曾經盤桓若干時候的舊遊之地；就連那停泊在橋下的客舟的旅人心境，也會經親切地體味過。因為昨夜在旅舍中的荒唐的客夢，我的心裏還擊着一絲飄忽的哀愁；我們在蘇州，

是閉情的遊客，但這時候我的心情，却正和天涯的遊子相隔不遠。在路上，我不住地想：帶了這樣淒惻的心情去訪楓橋，又遇着這一天愁人的風雨，那應該是非常合適的了。

到楓橋鎮時，雨小了一點；把前面的車蓬除去了，似乎感到了幾分輕鬆。一條短短的街，街道狹隘得像小巷；人影也很少看見。想着目的地大概不久就要到達，寒山寺前的景色，便在意想中變得分外鮮明起來。

關於楓橋，我不但讀過張繼的詩，還看過好些刺繡的和繪畫的『楓橋夜泊圖』。我想像着靜靜地躺在水面的楓橋的反影，流水潺潺，有一二客般在橋畔停泊，我想像那雲水蒼茫，烟波浩淼的一片秋江，沿江的紅樹丹楓，沈醉在夕陽影裏。更想像着那寒山寺的梵宇，矗立在叢林之間，寺後的鐘樓高聳天際。——假如在月落烏啼的寒夜，霜華滿天，江上閃爍着星星的漁火；鐘聲如縷，悠悠從水上飄來。這鐘聲會叩醒了舟人的客夢，喚醒了他在人生旅途上的飄泊的悲哀。這樣想像着，不但一切都彷彿似曾相識，一時間我似乎也儼然變作客舟中獨對孤燈，輾轉不寐的

旅人了。

可是黃包車却在小街上拐了個彎，不久就在河邊的一座破廟門前停了下來。同時車夫的話送進我的耳鼓：

『先生，寒山寺到了。』

寒山寺到了？我和同行的雲出黃包車，彼此不覺互遞了一警疑問的眼光。再問一問車夫，他們却肯定說對的。

我們相將跑過三重山門，一直跑過了大殿，都沒有遇見一位僧人，或者進香的善男信女。殿上是爐冷香消，讓幾尊不知是什麼稱號的佛像，寂寞地倚在壁角；有的瞪起眼睛，似乎要向我们訴苦抱怨。

一過大殿，後邊的情景，是荒涼衰落了。一間破屋站在那裏，裏面除了滿掛着流蘇似的蛛網塵鬚，簡直是一無所有。屋前有一條走廊，環通到後面，我們依廊走去，希望萬一再能發見一點什麼。走廊是一個荒敗的院落中間，滿院子的斷瓦頹垣，探頭在瓦縫非的稀疏的秋草；廊上還點綴着一點人和動物的糞。在我們默然走着的時候，正有一匹寒蛩，在萬靜中啾然作聲。這使我很快地想到的，正見一般恐怖影片中使人心悸的場面。

很快的繞到了後面，除了壁上一塊紹興匠人陶澹宣所

寫的「寒山寺」三個大字的橫行石碑以外，也沒有什麼。

退出來，到走廊的右方，鐘樓緊閉着，柱上有一張六言告示似的東西，大意是遊客如果要參觀裏面的大鐘，可以招呼茶房引導；但是要每人繳費五分，以資開銷這一類話。我們揚着嗓子喊了好一會，這纔有人來開鎖啓門。那是小小的兩層閣，沒有半分鐘樓的峨巍氣象，鐘雖然不算小，但和寒山寺的盛名實是不符的。雲用指頭在鐘上輕輕扣了幾下，寒山寺的鐘聲，我們總算也聽過了。

到靠右的側廂去走了一轉，也是一樣的廢墟般的頹敗零落；那兒比較可觀的，也許是許多並排的石碑，可惜我

們對這沒有多大的興味。

楓橋就在寒山寺門口，跑出了寺門口，我們在橋上站了一會，眺望着橋那邊的無際的平疇，和烟雨迷濛中的一派青山，覺得眼前倒一時開懷了許多；假如我們要意識着自己是在登臨楓橋，那是又難免失望的，因為從我們脚下流過的，不過是一條小河，沒有半分「江」的氣息。我們猜想張繼泊舟的處所，定然不在這個地方。

在依然是秋雨瀟瀟的歸途中，惆悵的心裏又加了一點失望。我不知道是受了古詩人的欺騙，還是受了自己失常的想像的欺騙。

故人

甘永柏

數日來單調的江上生活，旅客們就像一羣被悶塞在籠裏的蜜蜂；直到我們的船在長江上游一個小小縣城泊下了，大家纔舒一口氣，從沉悶的艙間鑽了出來。

在薄薄的夜霧中，我看着人們擠在幾隻小艇裏，渡過了岸，走上那一片碼頭的斜坡，而後四散分開，消失了；我的心裏不禁惆悵地浮去了一些惆悵。在漸深的夜陰中消去了的這小城，看來是分明沒有什麼改變的，城外零落的人家，還是那用木柱撐在虛危的堤岸，傍着城牆建造起來了的破殘的木房。頹圮的城壕藏着這古城的舊夢，這時正默默探出它的陰影。城圈外通到遠遠地方的路，剩下渺茫的一痕了。

因了耐不住那一刻兒心境上飄起的惆悵，本想着要第

二日纔去看一個住在這城裏的朋友的，這時，卻鼓動了我即刻要去的念頭。我下到小艇中，不一時，人已過到對岸了。

走進那古老的城門，就有着像回到了自己家鄉一般的感覺：破舊的市宅，昏黃的街燈，以及隨處都可以聽到的嗚嗚吹着的簫笛。我很容易的找到了朋友的家，又找到了我的朋友。兩人相見着是那樣的驚喜！

「呵，永，不想你真的來得這麼快！」

「原是什么呢，我自己又何嘗想到。——薪，生活一向很好麼？」

「那兒話，這地方真悶死人！」

「你還是那麼爽快！」我緊緊握着他的手，望着他快

樂的笑顏。

「不成哪，在這兒的朋友，誰不是愁眉苦眼的！」他像忽然想起了般的：「喂，章枚也在這兒住呢！」

「章枚？她也在那兒？」——心裏突地的跳着，不信的望着他。

「是呵——」應了，就同我走進屋裏。

一間寬大的臥室，靜靜地。屋裏焚着艾草，人進去始給推開窗，烟有了出處。一盞豆油燈放在高高的檯上，照出了屋裏粗重的，却是嶄新的木器。

他讓我坐在那張鋪得又厚又軟的床上，回身泡茶去了。我即時直覺到了這就是他的所謂的「新房」。

我說：「薪，前次得到你的信，就十分快樂過，你真的結婚了。」

他遞茶給我，聽了我的話，就朗朗然的笑着，使我覺得那種笑有些意外。

「人事真可恨，」我說：「想不到做老朋友的也不會嘗到你一盃喜酒！新嫂嫂呢？」

「平常得很，老朋友，平常得很！」

他不再那樣出奇的笑，像做清了一件事而感到爽適般的，悠然躺在旁邊一張躺椅上，一隻手插入髮裏。

這朋友還有着從前的那種幽默氣質，是我能認得出的。除外，我不能從那微微微笑着的熟悉的面孔，尋出幾年來人生在那上面所刻劃的是喜樂或是悲哀了。

我的視線悄悄移轉了過來，停住在那盞小小燈火上，生着淡淡的悲愁。

「永，你還有那種老脾氣，不愛說話，看哪，人却比我長的更大了。」

說着就跳起來，也要拉起我。

「是的，人大了。「老大徒傷悲，」不是嗎？」

我背過他的視線，站了過來。

「你真會說話，是長高大了，「高大徒傷悲」嗎？」

我們都笑了，朋友的樂觀的心胸，談諧的話語，易喚醒我們的往日，也易喚醒我的惆悵。

我想在這老朋友的「新房」里能夠發現一件我所熟悉的舊日的東西，正顯得小小失望，却從一個塵封的書夾裏，找出了一張舊日的照片，有着枚的。

「枚在這兒嗎？」我忽然記起前些時的話。

「哪，你想起她了？」

「你前些時不是對我說過嗎？」

「是的……」他拿過那張照片，若有所思的望着。

那是三年以前在××的一張合照，也有着我站在一角兒。枚還是穿了短短的裙，噙着臉的一個似乎不知道哀樂的姑娘。

他放下像片，十分黯然的，退到躺椅上去了。

我的心上早就預感到了一點什麼，然而我的問話還是很平靜，很帶着希望：

「枚還像從前那樣嗎？」

「說那一點呢？說仍就是抱着痛苦，抱着空虛的心嗎？」

「我是說，還會笑不笑？還會那樣達觀不？」

「薪却空虛的笑了。」

我覺得微微寂寞，覺得那樣的空氣有些壓迫人。

「你想去看一看她嗎？」飄笑着對我說了。敏感的記憶使我疑惑着那句話裏含着刺，不自覺的臉就在那時紅

了。

「原也不過問問吧了。」我淡然地回答。

「你該去看看她的。」

「那也好吧。」仍然是淡漠地。

薪同我在一家小小酒樓上喫了點東西，就走上章枚處的街。她是在一個朋友家裏寄居的。

街很荒涼，一條歪歪曲曲的綫，搖着昏暗的燈光。燈下是稀疏的人影，街身那麼窄，一條一條的影子就描在破濼的戶壁上，門窗上。市聲在遠遠地送來，噶噶地；一個卜算者的獨弦琴，調弄在寂寞中，帶點兒悽涼味。

浴着涼爽的晚風，我們的步履很輕，很慢。我一面聽薪談兩年來枚的遭逢，以及如何在這小城裏病倒；一面那過去生活的薄片，却一張張在我心頭翻開了。

知道章枚的名字，還是進中學時候的事了。那時，一個新時代的高潮正從南方泛濺開來，偏僻的故鄉也竟震盪了，一個美麗年幼的女孩，在那種新的環境中被送出名來，是很容易的。各種新的宣傳工具，比方說演劇，就是一個最有效的人身宣傳所在。章枚的為各種人注意，也為

我知道，大約就是那種緣故。過後鬧過了一次反對家庭所訂婚姻的事件，在這守舊的社會裏，算是一場不小的風波。章枚成了人人熟知名字了。

那一次高潮到來時的狂熱真是一場夢，往後就是一個新的恐怖時期，往後就是懨懨的長日了。章枚的名字曾消匿了一會兒，過去許久，却又因為鬧戀愛的事，震盪了這虛城的神經。正如對於在懨懨的日中的人一點開心事跡是需要的，枚就被取作了目標。那時，在沸騰起來的圍攻聲中，曾因了一點兒少年之氣的鼓動，義憤似的出來揭穿了人們這種低級心理，使那麼忘形的人有點掃興了。這援軍對枚也許起了點感謝的作用吧。然而我知道的那時的枚，却是有一張嘻着的臉皮，不容易認出是有着什麼緣故的女人。

直到如今，我才知道對於一個女子的中傷是什麼人都有的權利。那時，她可是所謂「聲名狼藉」了，不久，她悄悄的走了。

淡淡的人生的緣真是令人悵惑的呢！在迢迢萬里外的異地，不想却會着了枚：從那時起，我開始知道一個弱

女子所抱着的空虛的心，和懂得了那刻劃的假笑——她不是嘻着臉皮就像一個小孩子嗎？她還年輕，還有豐富的生命，然而那空虛的心却大約沒有什麼可以充實了。

常常爲了一個人流露着那樣的感傷，就成爲朋友們取笑的資料了。那樣的空氣也常常傳到了枚的耳裏，說她是輕捷地笑了的，而我却再不願見到她了。

想到了這樣的一段心事，而且又同着一個前日歡喜擲揀人的朋友去看望「那人」，我是除了有淡淡的哀愁而外，還有些羞怯。

走完了清條冷靜的街，轉進一條暗巷裏，枚的住處就到了。穿過了些曲折的街道，直走進一間空洞的，昏暗的屋裏，那兒就是枚的病室。

枚安靜地睡在靠裏的木床上，聽得了人的脚步，就轉過了臉來，臨近檯上的燈光於是就照出那張蒼白的瘦臉。除了那正顯出驚悸的一對枯索的大眼，我已認不出昔日的章枚了。

「枚！」薪驕前去輕輕地喚着。

似乎已經辨別出了是誰，就安靜地順下眼，哼了一

聲。

薪讓出了我，就說道：

「認的是誰嗎？」

「枚！」我也輕輕地喚着。

重新睜開了那雙枯索的大眼，忽然淡淡的笑了。

「是永嗎？」就伸出了一隻枯瘦的手。

我們坐在床沿上，默默地對望着。跟着我們的話語常常表出懷念的意思，有時又乾笑着。而從前那美麗的笑渦，却已在兩頰的瘦骨下凹陷了，她沒有激動，沒有貪心，在她頹死的面上只有平靜的萎靡。而那常常流起的乾笑，却似乎是對外間活的世界的冷嘲，又似乎是低弱的反抗，使我恐懼着望她。到我們要去了，她顯出稀有的激動，大大睜着眼睛，直送我們走出了室外。

「看來是沒有什麼希望了呢。」走在暗黑的巷裏，薪微微感傷的說。

外面是寒涼的夜晚，一個發黃的大月亮已經昇起在遠遠灘壩之上了。薪邀我轉他那兒去住一晚，我知道船還得在這兒担擱兩天，就應允了。

我們都穿了很單薄的衣服，因而感着一點夜深的薄寒；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走着。我想到枚來××時的一些往事：那時人們都以為遇到了一個在池中的遊魚，一點小恩裏都可以捉住一個傷心人的心的。不消說人們都失望了。往後枚就離開××了。這就是從薪的口中聽來的兩年餘來她的遭逢，怕也是鬧了戀愛什麼的事吧，破碎的心是更加上重創了。聽說她是很愛着什麼樣一個有了點年歲的小官僚的，不知怎的又弄翻了，遭了遺棄。從故鄉人的惡毒的罵聲中逃了出來，受了幾個舊朋友的勸，就担在這兒一個小學校教書，

「永，你要問我們的枚還像不像從前嗎？」說到這兒薪就突然笑着問我，他說：「從這時起，她就不像從前了。」

我在無語中描摩着那樣一個過時的了，憔悴的女人的生涯：住在那樣一個古老的小縣城里，抱着空虛的心，望着悠悠的江泓，緬想着無限的往日，怕也像那頹圮的墟壩一般守着破殘的前夢吧。

回到薪的家，溫靜的家，滾熱的熱茶將我們的心情暖

和過來了。新的夫人早已備好了豐盛的晚餐在等着我們。薪推了夫人過來要我握手，那濃眉大眼的鄉下姑娘却羞紅着臉，決不肯擡起頭來。我迷惘地笑了。

在愉快中結束了那晚餐，我們的主婦也收拾清廚事了。朋友要她坐在我們的中間，她不敢不從的坐着，羞紅着臉。這朋友有時是小孩子氣質，有時又不缺少丈夫氣派，那賢良的主婦却是永遠只有恭順的笑頰的。我迷惘地笑着，望着這對恩愛的夫婦。

薪伴我在那張又軟又涼爽的大床上睡了。我是虛漠地惆悵着，就像遺失了一件什麼，又像多添了一件什麼。因

爲我的沉默，朋友就以爲我很倦了，於是他也睡熟了去。小小的豆油燈守着全室的靜默，亮亮地飄閃着。

挨過了很長的深夜，那一星燈火逐漸微小下去了，我依舊不能入睡。腦裏剛是翻過了枚的篇葉又翻起薪及其夫人的一切，那麼地旋迴着旋迴着。到後，望着帳外那一星燈火已縮到燈碗的中央，一會兒就熄滅了：那燒盡了生命最後一粒的星火，而終於平靜地放下他的生命的人，怕也是那樣兒永遠地寂默下去了的吧？那麼的想着，我翻過身來，圍裏正啼起喔喔的雞鳴。

論作品的題材和主題

申去疾

——質諸任白戈先生——

這祇是對白戈先生意見的補充，並非辯論；因為白戈先生的見解，大體我是可以同意的。

固然，這問題的發生，是幾年前的事情，白戈先生既舊案重提，作嚴重的昭告；我們也就不妨趁此發揮一點意見，希望能夠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解決。

所謂『題材主題』，是什麼？白戈先生已下過定義，就是作品『究竟應該反映或表現些怎樣的東西。』所謂『反映』的東西，『我們不妨就把它當作一個作品的內容或單純的體裁和主題看待』。

爲更明確一點起見，我們不妨再下一個這樣的註釋：

所謂『題材』，就是作品中所表現的故事和事實，如農村破產，工業衰落，天災流行中，種種下層生活的痛苦。所謂『主題』，就是在表現農村破產，工業衰落，天災流行中，指出種種下層生活，所以『痛苦』的原因，和解決『痛苦』應有的道路是。

『題材』是社會上的普遍事實，『主題』是作者處理題材時所抱的態度和所具的眼光，作品的『題材』則普遍一致，任人採取；作品的『主題』，則因人而異。表現同樣的題材，因『主題』的不同，而會兩個相反的效果，這原因是『題

「題材」屬於社會，「主題」屬於作者，也可說「題材」是社會的客觀，而「主題」是作者的主觀。談到「客觀」和「主觀」，我們是不能不想到一般「前進」的老大哥，會加上「自由人之羣」的頭銜，或「作家之一的杜衡與理論家之一的蔣汝」的「道友」來羅織的，但要解釋作品的「題材」和「主題」，避開這兩句話，我們是找不到另外再恰當的術語了。

白戈先生把「題材」和「主題」當作一個作品的內容來看待，這是不錯的，但「要談談「題材」和「主題」這問題，」而混言之曰「也就是關於作家應該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的問題。」就犯了企圖扶殺「題材」和「主題」兩個本質的「謬誤」了。

如果允許「且就這個方便單獨提出一個問題來談談」，而不妨暫且「把同屬於一個創作方法的範疇的問題截然分開」的話，我認為「題材」和「主題」是要分開來談的。

「關於作家應該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的問題」，這是單獨屬於作品的「題材」問題。

至於作品的「主題」問題，那就必須包含作者用怎樣的「觀點」，「從多方面去具體地把握一個「題材」的問題」了。

這分明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我們那能拿一句「作家應該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的問題」的話，而混為一談呢？就拿白戈先生自己的話來作證：

「題材是很廣泛的，問題完全在我們底作家怎樣去把握，」這不是分明地在說明「題材」是「廣泛」的東西，而必須經過「作家怎樣地去把握」嗎？

「主題，它包含着作家對於題材處理的觀點。」這不是分明地在說明「主題」是作家「對於處理」「廣泛的」「題材」時，而特用的「觀點」嗎？

因為「題材」和「主題」有以上這樣不同的性質，所以它們在作品中出現的姿態和表現的作用，就大大的不同了。

所以「一個作家，由於他們觀點不同，他往往可以從同一的題材中表現不同的主題。出來，譬如說，同是一個農村的題材，有的人會把它寫成世外桃源，而讓一般的農民熙熙融融；有的人會寫出農村破產和一般農民的痛苦；同時就在後者之中，又可以有兩種寫法，一種是將它的來源，寫在天然的災害上，一種是將它的來源，寫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軍閥土豪劣紳的剝削壓迫上，如水災旱災等；但寫水災旱災，同樣可寫出與上相反的結果來的。那就是將河堤不修種種人爲的原因，寫在那侵吞公款的貪官污吏的頭上，自然這還是與整個政治經濟機構相聯結的。」

算了罷，就白戈先生這麼短短一段，已足夠把「題材」和「主題」的特質銓發無遺了。

爲什麼「同一農村題材」，而有「世外桃源」和「農村破產」的兩種姿態出現？爲什麼同一「農村破產」，而有「天然的災害」和「帝國主義軍閥豪紳，侵略剝削」，兩種原因的區分？爲什麼同一「水災旱災」，而不寫成「天然」的罪過，而歸到「河堤不修」的「貪官污吏底頭上」？很明顯地解答，自然是因爲「題材」雖然相同，而「作家對於處理題材的觀點」不同的緣故了。

「農村」，「農村破產」，「水災旱災」，是社會的現象，是客觀的現實；這「現實的本身是多方面的」，作者怎樣反映這「客觀的現實」，怎樣用「觀點從多方面去具體的把握一個題材」，這是作者的「觀點」，是「主觀」的「處理」。我們如果不避「文藝自由」的嫌疑，而加以歸納的話，把前者的「社會現象客觀現實」，歸納爲「社會的客觀」；把後者的「作者觀點主觀處理」，歸納爲「作家的主觀」。縱然不能說是必要，却至少是一種恰當的說法吧？

話說到這裏，就要回到被攻擊之一的所謂「理論家之一的蘇汶」的頭上了。蘇汶站在自由人的立場，論「作家的主觀，與社會的客觀」，白戈先生站在「前進」老大哥的立場，「說到作品的題材和主題」，立場儘管不同，理論合流一致，作爲「文藝自由」的蘇汶，不恰恰正成了白戈先生「見解的異胞兄弟」嗎？——固然「題材」和「主題」的本質，白戈先生曾經故意地混同爲「究竟應該反映或表現些怎樣的東西」，企圖在「實踐上」來歪曲的，不過這種歪曲，已經

被自己所引證的實例所糾正了。

作爲『前進』的文藝理論，不謀而合的與『自由人』的見解『成了異胞弟兄』，按照『因人廢言』的惡習，我想白戈先生無論如何是不會服氣的，但『事實勝於雄辯，真理不容歪曲』，縱有『入主出奴』之見，也應該有『是是非非』之分！

然而『題材和主題』出諸自己的口，便是前進文學的理論；『主觀與客觀』出諸自由人的口，便加上了『歪曲現實』與『粉飾現實』的罪名，雖不是橫暴政策下的『冤含三字』文字獄；也是一種門閥下的『浪費論爭』吧！

政策縱然是政策，真理到底是真理，『自由人』縱然不帶前進政策的有色眼鏡，而所主張的見解，要亦爲藝術上的至理所歸，而爲前進文學者所無可反駁，也無須反駁的，若爲着發展政策的橫暴性，便不惜抹殺藝術上的真理於不顧，在文藝理論上固然蒙極大的損失；即在前進作家的政策上也不是一種錯誤的政策嗎？

爲着文藝真理的實現，爲着文藝理論的建立，爲着文藝政策的普遍性，前進理論家都應該放棄門閥的橫暴性，而改變爲『實事求是』的態度的；在眼光上雖說有有色眼鏡與無色眼鏡的區別；而在藝術的建設上，要非處於對立，並且是處於相成的地位。如果前進理論家始終『以人廢言』，發展一貫的狹義政策，不論是非，專憑成見，不顧藝術理論的真實，一取決於欽定的路線，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即使做到『道一風同』，『王曰出令，欽哉汝諧』的地步，即使『作家兼理論家之一』的蘇汶，不敢再爭『文藝自由』；即使『理論家兼批評家之一的韓侍桁』不敢再來反對『要求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甚至於連『被『星火』圍燎着的論客們』也不敢再來腹誹或『偶語』，那時候呀！我敢料定：『文藝政策』統制成功的時候，也就是『文藝理論』墜落的日子了。

算了吧，『作品的題材和主題』的討論，就此帶住，接着『題材和主題』而來的，就是『要求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問題了。

對於一個作家，我們是不是可以限制或要求他『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呢？

問題的答覆是這樣：

『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這祇是包括作品『題材』的範圍，並不能牽連到作品『主題』的範圍以內；用怎樣的『觀點』，來『從多方面去具體地把握題材』，這才是作品『主題』的範圍。那末所謂『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就是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題材』的了。

我敢大膽地說：這種『要求』，不特是不應該，而且犯了極嚴重的錯誤的。社會的現實，我們祇應要求——甚至於限制作家們用怎樣的觀點去反映或表現，決不能將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也加以限制或要求。就是說，對於作品，我們祇應要求『主題』的正確與積極性；決不能連作品的廣博的『題材』，也加以一定的範圍。

理由很明顯：白戈先生已在明白說，『文學是客觀的現實底的反映或表現』。所謂『客觀的現實』，作為社會全部的東西，而現實是多方面的，目前『在急劇轉變的中國社會中』，急劇轉變的動亂裏，各種的人們，都捲入動亂的漩渦，擔當了動亂的表演者，各種生活相，都在表現着矛盾和不安，各種階級層都在暴露着舊的破滅與新的發展的姿態。我們的作家們祇要確定一個正確的『觀點』，祇要反映或表現『現實』的話，無論現實中任何『題材』都是正確的。描寫工人農民及一些下層生活的人們，固然是把握了尖銳的題材；就是描寫軍閥豪紳，貪官污吏，也暴露了現實的黑暗；甚至從於資本家生活的豪華，小姐姨太太們的淫樂，男女學生的墜落，一切的一切裏，都可以指出社會的暗影，而與整個的政治經濟的機構相聯繫起來的。我們又那能對作家們要求某也應寫某也不應寫的『題材』標準呢？

作品能具有正確的『主題』，把握任何方面的『題材』，在『題材』裏都可以表現出『主題』的積極性；不具有正確的『主題』，即使張口農鄉破產，合口『春蠶秋收』，也會有寫出與『現實』本質相反的結果，而無意之間『作起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來的』。

把『題材』和『主題』的本質說明以後，我們應該要求作家確定怎樣的『主題』去把握現實；並不應該要求作家去

寫怎樣的『題材』，誰都會有這樣的明確的答覆。不把『題材』和『主題』分開，而混言之爲『要求作家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這所謂『東西』，究竟是『題材』呢？『主題』呢？『怎樣的東西』是應該向作家『要求』的，若含混一起，連『怎樣的題材』也一併向作家要求，要求的結果，祇有像『作爲理論家之一的蘇汶』所說：『一方面是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不知不覺的限制得非常之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題材的作品，難保不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了。這種沒常識的文藝見解，不特『理論家批評家之一的韓侍桁先生來反對』，我相信每一個作家，每一個粗具文藝理論常識的人，也要出來反對的。難道白戈先生連這一點普通常識的認識都沒有嗎？

『禮義必責備賢者，成見每歪曲真理。』這種淺薄幼稚『題材和主題』的混合論，出之於前進作家陣營中的廖化們，我們可以認爲是『理有固然』；不料竟出之於數年來運籌帷幄，出乘節鉞，入贊綸扉的任白戈先生，並且用了這『混合論』的利器，批判了星火與文學，揆情度理，真叫我們惋惜與詫異之兩無是處。我敢借白戈先生惋惜文學編者的話，來惋惜一下，『爲什麼竟說出這樣的話呢？不知是受了什麼感觸？還是一時心血來潮？但希望不以指摘爲惡意而反省一下呀！』

算了吧，就此帶住。把我的意見，也作一個小小的歸結：

- (一) 作品的『題材』和『主題』是兩個問題，不能含混一起。
- (二) 在作品中應該要求作家發展怎樣一定的『主題』，不應該求作家表現怎樣一種的『題材』。
- (三) 把『題材和主題』混合，而『要求反映或表現怎樣的東西』，韓侍桁先生反對這種混合的『要求』是正確的。
- (四) 倘若把『題材』混入『主題』以內，一併對作家『要求』一定的限度，結果祇有造成蘇汶先生所說：『把文藝所描寫的領域限制得非常之小，……！陷入一種刻板文章的惡習』的弊病。

以上洋洋說了一大篇，其實不過在說明這麼一個極淺顯的問題。我想白戈先生的真識灼見，早已明見及此。也許因

爲企圖理論與政策的統一，而不得不姑爲是言。但我們爲求問題的正確解答，與理論的真實實現，那是不能曲殉政策的。如果我的推測不錯，而因思想落後以致見解陷於謬誤的話，白戈先生能在理論上加以深切顯明的指示，那是再歡迎沒有的了。「敢布區區，佇候朋教，海天在望，延跂爲勞！」

附告：白戈先生的大作「說到作品的題材和主題」，載在日本東京出版之某雜誌。

一九三五，九，二九。上海

錄日期三第刊本

· 論 言 ·

- 批評家的着眼處……………黎錦明
- 答一柯先生……………蘇汶
- 再談批評與罵……………拓人
- 「投機」「巧騙」……………西蒙
- 與「賣野人頭」……………西蒙
- 沒有什麼天才（論文）……………黎錦明

· 散 文 ·

- 海……………番草
- 或年之春……………併仔

· 小 說 ·

- 都市裏的鄉下人……………王余杞
- 窮教師……………萍草
- 祖父……………流冰
- 團聚……………因倪
- 生活線上……………劍冰
- 山谷間的一夜……………劉貝汶
- 瑪蘭諾斯龔達拉斯……………海法譯
- 雜文問題……………林希雋

· 詩 歌 ·

- 風雀……………侯汝華
- 水車……………穆珊
- 海涅詩鈔……………番草譯
- 創作問題討論……………孤鶴·蘇汶
- 文壇偶語（七則）……………巴山
- 文壇漫畫（一幅）……………羅士
- 編輯室談話
- 木刻一幀（馬達作）

領賑的人

辛爾

黯沉的荒野的遠處，隱約搖晃着一個人影，漸去漸渺。

幾陣山風捲來，吹起殘落的屋前的亂草和灰塵，也吹醒了阿強嫂望得迷糊不清的目光。她用手擦着淋濕的眼睛，仍舊急朝前面緊着；但那人影已尋不得了。遍野的寒風，吹動無數的灰暗的陰影。她突然起了一陣冷顫，感着有些恐怖。

丈夫的影子消失了！落在她心裏的，是更沉重的憂傷；四週更襲來死寂怕人的氣氛。又担心沒在黑暗裏去了的丈夫，那使她不敢想像的前途。……

『去吧！但是棄了老家而走，又將怎樣呢？！』

阿強嫂是在這麼懷疑着；此刻在惶惑中，她還這樣暗

忖，好像藉此來壯壯她的微弱的意念；和對於丈夫的回答。

當她沉呆了好一會，而覺得有點站不穩時，睜眼回望，迅速的退回半掩半開的柴門口；定一定，抬頭看着天空，見到浩闊黑暗無邊的天上，閃爍着星光，才彷彿感着一絲故鄉的舊情，發覺她還是身在故鄉。故鄉雖然破落了；但每晚的星光，總仍舊照着。現在，四週盡是寂寞，荒涼，生疎，只有些微的星光，是熟識的故人。這竟使她再獲得了一點生的勇氣。

她望着星光，目光的顫抖稍定了些，她着實的想起那一種希望來：救濟窮人，聽說又要放賑了！她的枯瘠的嘴唇在動着，是在計算該那天才能領到賑米。一邊想着，纔

俯下頭，推門進去。但屋內烏暗暗，她好像不自覺的走到灶間去。

摸了許久，在門後摸出一支薪；但找不出火柴。手脚有些暴燥的，聽見她在摸着鍋，鍋那的冷水溼着她的手，默默的又走出來。從小天井望上，星光下的黑瓦一片。她似乎在追想是多久斷炊了。可是想不清，腦子只浮上難言的薪，冷鍋，烏暗暗的灶間的形影。忽然她摸着自己膨脹大肚皮，在天井邊坐下去。

她有點莫名其妙似的，伸手摸着自己的肚皮；膨脹的肚皮是癟縮的。

舊落的柴門內，少了嘆息聲，吵罵聲。但這在阿強嫂，却覺得更難挨過日子。她連走出門都懶，太陽光淡淡的照着靜寂的躺着的柴門。不過，阿強嫂又不能不有時拖着酸軟的脚，像叫化子似的，沒有一定的目的，徒空空的出來，進去。

她心頭所日夜思念着的放賬期，這幾天頓然又沒有消息，使她不覺有些動搖；難道這點都擦不到？像丈夫所說

的：

「全是絕望呵！除非另走別條路去求生……」

陰森森的像絕滅的屋子裏，使阿強嫂覺得氣都透不過來。

一個早上，柔溫的太陽，漏進矮屋內。阿強嫂像條蟲似的，慢慢蠕動着。柴門裂開縫，她抬頭迎着太陽光，一陣昏黑泛上，使她的頭又垂下去。像個久不見太陽光的囚徒。

在門檻上坐着。她喘息着，對着太陽光。褪色的黃紙似的臉孔，散亂的頭髮，黧黑的脚。

左側的拐灣處，出現一個有些駝背的老太婆，顛跛而來。阿強嫂一瞥見，心裏衝湧上陣歡情，見了一個活人！——是窮生人，而不是臉孔尊嚴的富人。她這麼意識着。

老太媽的臉孔沒阿強嫂那末黃，但更枯縐焦黑，像火燒過的山坡似的。她喘着氣。上下不接的說：

「阿強嫂，明天放賬了！」

「明天放賬了！」阿強嫂站了起來。她覺得她忘記先

叫一聲四老孀。

「路遠，明天怕趕不到，要先走才行，阿強嫂。」

「唔，唔……」阿強嫂是壯年人；但却像比這老太婆還要老。她內心歡喜着，覺得今天不只得了活命訊息；而且老太婆就似一個同情她的親人。多添一個伴侶。

老太婆所想的沒有錯，以她倆的走路，今天不先行，明天一定擦不到，所以她倆便決定今天即走。一邊走，一邊歌。晚上尋個古廟安宿總不至落空吧。

「唔，唔……阿強哥呢？你倆擦兩份？」老太婆突然說。

「他不知走到那裏去了。」阿強嫂搖搖頭，黯然。她想：擦幾份夫妻兩口兒一同吃，多好。原這麼想過呀！可是，丈夫有自己的主意。

荒野上，蹣跚的拖着兩個人影，遲慢的，消失在渺茫的遠處。剩下舊落的柴門，連掩閉都沒有。

約莫每走了一里路程，她倆便要停下來休息，找小溪邊，溝裏，尋些水飲。雖然明知道冷水不潔，多飲了不好。

近黃昏了，正在無可奈何中，隱約從前面遙遠的去處，望見那山旁縷縷的炊煙騰騰而起。老太婆的聲音有些勁了；

「阿強嫂，那裏有人家。」用手指着。

阿強嫂凝望了良久，才沉吟的回說：

「怕是山煙，或者是雲吧！」

再走了許久，炊煙似乎全見不到，絕望的心情壓得她倆只垂頭喘息。目光俯看着崎嶇的山路。

黃昏的氣色越加蒼茫。阿強嫂突然停住着：

「聽——」過一會才續上：「是不是狗叫！」

她倆的脚步又加點勁，轉過幾個山谷，黑瓦，炊煙，狗吠聲，都清楚在眼前。也許有救了。

然而，不只借宿不到，就連殘飯也落空。

這鄉里人說：「難怪我們無情，無奈鄉規如此。現在地方不安靜，土匪出沒無常，鄉中又十分騷擾不靖。陌生的過路人，誰知他好歹？如果是土匪的偵探怎麼辦呢！所以收容住宿過夜，是絕對辦不到。」而且，民團還是搜查盤問。大肚皮還要摸摸，怕藏着什麼。

這樣一來，有些人家縱會可憐這兩個路人，想給點粥；可是民團的雄糾糾的紳士們的代表者，却大聲禁止：不行，說不定是匪呢！這年頭只好這樣。還加上：

「快走！不然在夜裏中鎗是不陪命的。」

於是，只好在荒山夜宿了。古廟，也無從尋到！

到明天爬進縣城去，兩個人的神色已變得怕人！

阿強瘦黃的臉孔，換成白紙頭。

等阿強瘦領到賑米票，老婆子已失散不見了。阿強瘦覺得彷彿隔了負重的幾年的久遠。來領賑米的窮人，在阿強瘦的眼裏，她沒能猜牠是幾百人還是幾千人，只有個糊模不清的概念：人山人海吧！她老等，從日午等到日快西斜了，還是站在人山人海的中間，連放米的地方都看不見。

他不能再站着，漏出到人較稀處坐下。他似乎忘記了她是來領賑米的！那股領賑米的勁，早就消逝得干淨了。現在，所存的僅是難堪的，支持不下去的痛苦。在嘈雜的人聲中，她只感到昏暈。但沒多久，她覺得渾身痛，說不

出的難過，使她清醒一些：哦，哦，快點跟人家擠上去領米，領不到更要命呀！於是，她極力制住酸痛的身體，掙扎擠到襁褓的人羣裏去。

襁褓的人羣裏，污穢，粗暴，騾叫，嘆息，擁擠，呼應。都是難看難聽的。阿強瘦給夾在人羣裏，急喘着氣，眼前昏黑，她只微覺要退出去；但退都退不出去，她也沒力拖動脚。

她像沉沒在人羣的浪濤裏，隨浪濤的滾盪而起落。

喘息加上了呻吟，給人們這推那推。她的意識裏只發覺肚子陣陣痛起來。臉孔急劇在變色。

她幾陣昏痛過後，忽又記起領米。渾身透過劇烈的顫抖。賣命的，像迎過鎗彈衝上去，她麻木的腦筋震，動着領米這念頭。

像發狂了。肚子痛加劇，擠上去也更拚命。肚子痛還可以勉強忍下去，米領不到是死命一條。

旁邊也在擠着的人們，驚訝的看着這雙手捧住大肚皮，失色，呻吟，拚命擠着的女人！但誰都急喘着氣，無暇管顧到她。

她一陣昏稍過，便靜定眼向前望。看着了！人們領了一袋袋的米！她的呻吟聲越低，臉色越白越緊張，越怕人。她的胸部跳得她控制不住自己。

當她到達領米櫃台前，一手按住肚皮，一手拿着袋子和領米票，給檢過去時，突然高高舉起手，她的頭像斷了的猛俯下去，疾呼：

「哎——」眼睛半閉。

嚇得給米的人瞠目。

「哎喲！哎喲！」

阿強嫂所應得的二斗米是放在她面前，但她沒手來領

。她在地上打滾，慘呼。誰個說：

「大概是肚裏的孩子給擠傷了，要流產！」

襤褸的人急於領米，沒人顧到她。有的快殘踏着她。

給推到一旁去。她仍在打滾慘呼：

「哎喲！……」

一袋米靜靜的放在她身旁。

她褲黑褲和腳，濺塗着鮮紅的血。

鮮紅的血濺塗着地上，濺着旁邊的袋米。

突然，她的慘呼變成呻吟，也不會打滾，但血更鮮紅的滲出來。原來褲子裏落下個小孩。

像個死去的叫化子，喘息呻吟的倒在地上。有人在問她，却連問說都沒有氣力。

人影散亂，黃昏又來了。阿強嫂仍舊喘息着，像隻受傷的野獸。她自己是不曉得怎樣一回事，只像這才更感到痛苦難堪。週遭看玩的人也走光了。

血迹糊模的大孩子，竟還有點氣，她還沒有知道是男還是女的，她沒想到這些。

她幾次掙扎，都立上來又跌倒下去。她冷冷看着血泊中的一袋米和嬰兒，肉塊似的小孩。又是幾陣發昏。

這才痛楚的想起不願來領雙份賬米而逃走去另尋生路的丈夫的一切……她看着絕望的小孩，她又倒臥下去。

可是夜又來了。在絕境裏又不能不逃去。

抱着還有點熱氣的小孩，和二斗米，跌了多少次，孩子已經像塊肉餅，一點也不會哭。她不曉得如何處置……

二斗米特別重，比自己的身體還沉重，簡直無法提起；但阿強嫂緊抓住牠，倒下去還沒有放掉。手抓住米袋，

失神的目光望住小孩。

阿強嫂倒着，臉孔粘在地上。忽然一手用力抓住無聲息的小孩，劇烈的顫抖，淚像雨滴般滂沱着，濕了乾枯的地。

黃昏又過了，濃黑死寂的夜。

荒涼的路上，靜靜的躺着一個赤裸而有血痕的嬰孩。

寒風陣陣吹過去。誰知他還有沒有熱氣。

阿強嫂消失在黑暗中。

今晚的星光很疎淡，亦出閃得很遲。慢慢的，在山坡上，彷彿照出灰暗裏倒着一個頭髮散亂的女人。抱小孩的手按住自己的肚皮，一隻手還依舊緊抓住二斗米。

夜風吹過樹林，蕭蕭低奏。等到半夜後，月亮才從黑雲縫裏漏出迷離朦朧的微弱的光，是秋的下絃月。

阿強嫂又慢慢在蠕動着了。越覺揮身難堪，也似清醒了多，但一清醒就陷入絕望的深淵去。這可怎辦！

想到自己現在的悲慘，又不禁痛苦的追憶着那雖餓得失形，而又語氣神情堅壯的丈夫，毅然而走的聲色容姿，音調。想起這些，使她連骨子裏都起了顫抖！加上寒風的

吹，她嗚咽起來。

她幻想，思念，想丈夫這時候會在家才好。可是從旁又湧上駭怕的陰影。如果丈夫說起小孩來怎辦呢？怎麼米倒能提回家，小孩倒不能。胸部一陣急竄。淚更多的流下。但她爲自己辯護：反正沒法養活孩子，米先丟了連自己都要餓死！

倒在山間給凍得更沒救，還是掙扎向前走。

夜仍是烏暗暗。她爲兩斗米却無法再拖動了！手酸得快斷。想到渾身一陣發昏，一陣燒。丟下米走了幾步，又回來提，提幾步又倒下去，這樣弄得她全昏亂了。

忽然，她想到了！她把米倒出一半來，輕了好幾倍，便勉強背着一半米拖上去。但她看着倒出來的米，她又滴淚。走幾步，又回來撮了幾把塞進袋裏再抓幾把塞進嘴裏去。

當她到了家時，一斗米又倒剩了一半。

她絕望的倒下去，昏了。

人進柴門內去後，柴門仍舊裂開一個人身寬的縫，沒有掩閉。

沒有掩閉的柴門內，頭幾天更沒有什麼人聲，只剩微弱的阿強嫂的呻吟聲。她自以為必定要死了，但又偏偏還活着。

不久，她有些不相信自已，她竟又爬起來，陰暗的屋子內，搖幌着一個令陌生人一看會駭倒的枯骨似的女人。她喝着熱的粥，流着淚！歡喜和悲哀！覺到了點兒活人的滋味。

有熱的粥喝的日子過得很快；雖然她仍舊是感到遍身難過。一斗米看看就完了。

她又開始喘息過日。紛亂，絕望……

她想盡了一切方法掙扎，再也撿不到米了。

她不敢，不願想，但她的腦海混集了脹痛的東西。

老屋子，灶間，柴門，仍舊照着故鄉的熟識的天上的星光，都一齊冷漠而生疎多，她對週遭的一切，對自己那夥勉強活下去的信念也動搖了。她餓得爬起來都缺乏氣了。想走或者當叫化子也不行。想起丈夫，她顫抖着，不敢想下去。但丈夫還在時的自己，却總像一個可怕的鬼的影

子纏繞着她。

那是年壯的丈夫明朗的聲音；

「不走只是那餓死！還留戀這樣的家鄉！」

「走了又怎樣？我的肚裏又……丟了家鄉到那裏去？」

去當叫化！」自己是這樣的回答丈夫。

「唉，唉，你不要累死我！各人走各人的！」丈夫粗暴的跳着，用腳踢着自己，罵着揮着手！「你還想在這樣的家鄉等死！」

「多幾天縣裏便放賑米了！撿到幾斗米過過個把月再說，在家鄉總比生疎的異鄉好想法子！」自己又是反對他。

「屁！屁！屁賑米，屁法子！看你在這裏賣×都沒法！」

夫妻倆哭着，扭着，咒罵着，

終於只好讓夫走了。說是有法子立刻回來接她走。

阿強嫂很滿意：我自己個人總有法可以餓不死！第一是等賑米，第二是……雖渺茫，而把家鄉丟了走，也是空

但現在阿強嫂想起那時的自己，她全陷在昏痛，紛亂中！她覺得自己實在不好，沒有想到……

丈夫又在渺茫中……丈夫那姿態轟擊着她的心。

喘息，無聲的潑泣，夾低微的呻吟！許久柴門內沒有

一點腳步聲。

她僅存一絲下意識：要走也不行了！她連分清白天和

黑夜都沒有。

一個星光滿天的深秋的午夜。

這間在夜裏，在許久來，老是半掩半開的柴門面前的

曠野，閃一個飛快的人影，漸來漸現。

半掩半開的大門輕輕的推開，一個黑影沒入柴門內。

死寂的靜夜，聽見那陰影的腳步聲。

聽見低低的呼喚聲。

聽見手脚碰着東西的嚮聲。

過一回，淒微的，嗚咽的，像泣訴，像喘息，像呻吟

的低音，似乎從遠處傳來，隱隱約約……

那黑影立住，凝神細聽。他的胸部起伏不定。是一個

男子漢，

他忽然有所醒悟的闖進那小睡房去。他突然清楚的聽到隱隱約約的刺顫人心的嗚咽聲，他渾身透過一陣電似的，手脚有些拖不動，酸軟軟的，眼睛四週泛上酸液。

他搖一搖昏去的頭。

他醒悟而鎮定的，咬緊牙根。像在等待着一幕可怕的事情的來臨，把電筒一照。

他幾乎跌倒下去，忙扶住自己的頭，然後又迅速走上去，

他的電筒的光，恰恰照到床上一個可怕的女人的身上。

黢黑的破衣服和亂的長髮裏，露出兩雙黑色的枯骨似的手脚，頭是大半給頭髮蓋着。

他一抵床邊，一手放在這女人身上，人一半匍伏在牀沿上。放在牀沿上的電筒的光，靜靜的照着滿是灰塵的殘舊的牀屏的半壁，和女人上身的側影。臉孔露出一塊由霉而變色的豆腐干似的肉。

雖聽見女的和男的喘息聲；但女的是低緩淒迷，男的

是急激緊張。兩種不同的氣息。

很快，男的抬起頭，把女的頸捧上來。

可怕的女人的臉孔上，給這男子印一個深重的吻。淚隨吻向下，滴進女的半開着的桔乾的嘴唇內去。

女的慢慢掙着眼睛，掙了好幾回，才對着面前相對的男子瞪一眼，臉孔急劇的一顫，像死魚眼的眼珠子一動，悠長的嘆口氣，手要動似的，在喉嚨裏響着淒微的：

「……強……」但迸不出來眼睛便又閉上。

男的手酸軟得不自覺的，突然放開，人也倒在牀邊。

女人的頭便跌下去，喘息漸低慢。

男子哭聲中嗚咽的念着：

「不一路走，夫妻折散……」

突然，男子爬起來，一手捏住電筒，一手捏住大拳頭。嘴唇抖動，緊緊注視着女的。

急速的又把女人的頭捧起摸她的鼻子，已經斷氣了。

但女人的眼睛半掩半張着，露着一半白，一半黑……

男子的淚又滴下，向前吻一下女的眼睛，便立刻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出去。

挨出半掩半開的柴門，電筒的光給他熄滅了。

在黑暗中，一個黑影飛奔着。午夜の星燭燦得更繁多

。依舊剩下半掩半開的柴門。

那個黑影立定在曠野裏。他的胸懷覺得浩曠堅壯！

仰天而望，他吐了口氣。於是縱身疾去！彷彿像顆流

星！

曉色

街頭音樂師

李象賢

穆珊

真是不堪其擾

那星子來時多在

夢中

紫薇花前紫蘂星

曉色迷茫中

微風伴着行人

默默地在花間徘徊

滿身花影

由濃而淡——

新月落下樹時

遠處一聲鷄……

琴弦哀哀地低訴，

沙音啾啾地吟哦；

響奏着這夏夜的諸和。

人們有些倦意地去了，

老人仍彈着生活的歌。

「旅途底盡頭也這樣的荒涼呵！」

陰影靜靜地爬進心窩。

印痕烙着創傷的心，

脚下踏着寂寞。

夜風吹逝了枯瘦的影子，

十字街頭底殘音鼻息。

脚 印

是誰的脚印

那麼稀，那麼長？

一圈圈的塵土

映着那一抹抹的殘陽！

有鮮血的殘痕，

有綠葉的遺跡，

漸次泯滅，拖着

老年人的太息！

一隻隱去，

吳奔星

一隻興起，

漸漸地稀細，

漸漸地無力！

一圈圈的塵土

映着那一抹抹的殘陽；

是誰的脚印

那麼稀，那麼長？ 二四年七月于北平。

謎

李溶華

小時我慣喜打哥嫂一塊，

我常見他倆個暗地蹙眉；

「人多頑不好些？」

小心里常會這樣的古怪。

到這時戀了我的八八，

我也常蹙眉厭惡着人家：

『二弟才頑皮呢，』

八八指弟弟跨來了竹馬。

流浪的盲女

童晴嵐

古城

有如失眠似的路燈，

疲乏的光芒，散射着

在這路上，她迂緩地邁行。

是要唱盡一切的悲歌嗎，

夜，沉寂了，漸漸地，

這麼繁迴的琴聲？

人間是遼闊的啊，

這漫長的旅程

可知道那兒是甜蜜的家？

何以眼角兒常這樣濕潤呢，

厭倦了這生活？

要邁行到天亮嗎？

林克拓

傾圮的古城，

像腐爛的死蛇，

睡在荒野的郊上。

夾在兩掛瓦屋的中間，

青石板的街道塗着泥溜，

污穢的積物狼藉在街邊。

沒有可厭的喧囂，

行人稀疎着，

店夥們呆着憂鬱的臉。

再沒有苦的榮繁了啦，

苛重的捐稅榨乾了它的血液，

不景氣的風摧毀了它活潑的生命。

啊，這古城，重染着世紀病，

夕陽躲在城牒闕着它臨終的唏噓，

輕奏着哭弔它的輓歌。

一陣春雨滴下甜蜜的淚，

阿花的淚是苦的。

一刻兒的偷閒，

阿花不敢去嘗試；

一枝撻馬的鞭，

阿花的同伴給牠吻青了皮。

一天落雨的黃昏，

阿花的主子要煎茶飲春；

一聲暴躁的呼喚，

阿花提起吊桶趕快出門。

歸宿

一桶比身子還重的清水，

阿花喫力拉緊；

一聲撲通從井口吐出，

阿花消失了黑影。

吳宮扉

一陣東風吹送一陣溫柔，

阿花並不覺得；

到都市去

柳倩

手牽着手，不要放鬆；
或回望着自己家鄉緊皺雙眸，
趕上這片流霞把脚步拖動，
趁這淺秋天還沒有狂風。
也不管遺留下經年耕殖的壟畝，
有山，有水，有林木的葱蘢；
有先人留下的故居，有墳塚，……
保留着最後一盼，暫付與夜的朦朧。
壓抑這點疲乏，讓秋風吹送，
打破剎那的寂寞，聽林梢搖響晚鐘。
遠遠的村莊，遠遠的田疇，掩上夕暮，
這一羣羣的異鄉人已殷使那
晚鐘的鴉羣再掠起長空。

去，聽憑眼前幾炷光，聊慰心的苦痛，
一羣蜿蜒的影子再被投入夜幕。

「婆，究竟要跑到那兒去呢？」

我底脚已經發痛。走這幾天，

連水的影子也無影無蹤。」

「孩子，忍耐些，快快向前跑動，
趕到城裏去，你媽也好找點長工。

祇怪這年荒捐稅又重……」

這時有野狗對準這羣影子在號，
有小星點灑上這暗藍的天空。

男的担着樞，女人無言地走動，

帶着僅有的家財，像水樣飄到西東，

老祖母不敢想，因為心生痛，

深陷的眼眶裏噙着淚：「是咯！……」

有氣力掙飯，哪里還念着鄉中！」

「婆，爸他們是回會來的，不要心痛，

再等天年多些，掙點錢，自會跑家中。」

老祖母癡癡地歎息：「我真是不懂！……」

老伯，你看，累了許多年，連老來還要受窮！」

「唉，有什麼辦法呢？天乾會吃去穀種，

收成好些，物價貴，何嘗不「穀賤傷農」！」

無數的腳載上沈默，希望，螢火般的閃動，

對準入城的大路，踏入眼前的朦朧。

都市久繫上了衆人的心，從不問露凝霜重，

明朝又是天涯，也不卜明日的行蹤。

祇藉山寺暫避晚寒，待天明朝暉伴送，

可是，已有無依的鄉下人，成千的在都市浮動。

死靜釀成了他心中的淒情。

一盞燈籠描一輪模糊的影，

像一個魔鬼緊緊跟定他身。

敲破死靜或可壯一壯怯心，

深巷裏揚起幾聲：「托托碰」。

單另的杙聲終賺起了狗的清醒，

四下裏送過來一羣驚人的吠聲。

別人的好夢在被窩裏已圓過幾陣，

朔風裏却飄來斷續的「火燭小心」！

更夫

奔水

黑暗網住了深色的黃昏，

黃昏裏顫動着一個淒絕幽靈。

他爲了別人好夢的安甯，

永遠在黑夜守更——守到明！

黑暗網住了深色的黃昏，

黃昏裏有着一個顫動的幽靈。

他永遠黑夜巡行，巡行，

詩

選

城裏的石匠

尹麗

當晨曦還沒趕去星星，

他已從匆促的夢中驚醒。

披上衣，趿着鞋，移開了「舖門」；

趕忙的便墩上水，煮早飯，揩抹鍋盆……

「學手藝的這點兒連帶雜差總得會……」

耳邊又飛旋着那每日由尖削臉上迸出的厲聲

——像把鋸，鋸碎了他以前的幻夢，現時的心情。

那是去年，媽說小跛子，你既耕不了田，

咱明天是送你顧三叔處學石匠；

這手藝，不似莊稼人終年瘠苦，

更幾倍強於喂牛，拾荒；

那只要一雙手一個槌便可賺活了命，

常年是那麼調和——不閒也不忙。

話，像火把點燃了那個的熾望

——一個較文靜的城裏的石匠。

現實可全是個兩樣，

每日十小時的槌，敲……叮……噠……

將腦瓜塞滿了終年的昏漲。

那管是冰汽水在澆着熱餓，

或火爐的吐氣噓了陽光；

他總得永續着這生活維繫的音響……叮……噠……

像和石塊會結下幾世冤仇，

迸起全身的，將大的鑿小，小的再變成所需的形樣。

渾身氣血也像化石那樣硬扎，堅強

——爲的是任何災難來時他總得抵擋。

石條當了動用的桌，

石柱墩是椅，而作場就是房。

離地五尺的兩端橫樑上架着板

——支撐了許多肢體的床。

那裏得見一綫透天上的星星月光，

也會嚐到暴雨鞭撻着瓦流下的血瀝，

當電光和雷聲競威的晚上。

蚤蟲儘張着無底的嘴，

和他樣，每日懷着付半飽的胃腸。

甯願回鄉餓死的夢常牽着心飛；

但他却須這樣活下去爲了母親的希望

——一個較文靜的城裏的石匠。

一九三五，八，七，姑蘇。

露 行

番 草

六月的清晨是活潑的，

大地在曙光中蘇醒了……

赤著腳，到田園去——

那是純潔的享樂。

低垂的稻穗與叢生的雜草

會給予你以細膩而微妙的觸覺，

而清涼的露水的濡沾

更使你感受到自然的親切。

假若因此而你的想像放肆了，

你將會幻覺著你是在初戀；

當野薔薇戳痛了你的腳心時，

那正可以當作處女的嬌嗔。

月光曲

秋心

沈聖時

穆 珊

秋夜料峭的涼意，

從哀傷的草尖上吐露出的吧！

月光像清澄的水潑進房間，

銀色的夜體味出生之哀感。

也有銀色的心境，

浮上慘白的往事，

朦朧的銀色的庭院，

像飄着微細的雨絲，

窗下吹着蘆管做的笛，

笛聲是料峭的秋意，

月光默默地移上西牆了，

輕踏過草坪，

這詩意的風，

白雲睜開了藍眼睛，

日光晒着荒塚上底草，

吟蛩太息了。

渠水隔離了田野，

又橫貫秋底心。

飛鳥底影子掠過浮萍。

異國的同情者

林寒流

『小娟！小娟！小娟……』

等不及小娟的回答，也不曉得小娟有沒有聽到了她的喊聲；她早已把那扇透進猛烈的冰凍的風的玻璃窗關了，而且是緊緊地關着。然後她又把那遮住陽光的布帷拉過一邊，讓那跟風不一樣的，溫暖的太陽，盡量的跑進這屋子裏來，好使這薄暮時分的廳子，不會板着沉鬱的難看的臉孔。做完了這些事，她就跑轉來了。

在那陰森的一角，陽光不肯跑到的破舊的沙發椅上，那令人憐憫的香山伯母，像蝦一樣地靠在上面，畏畏縮縮地。廳裏沒有生火，火爐有如一隻椰壳一樣，乾燥的蹲在中央。

『小娟哩？』

香山伯母望着那跑轉來的小娟的母親——蘇惠英。（註）

『……孩子們不好再讓她出去了，那些瘋狂般的野種，會打破她的腦袋的……』

『是的，我也這樣想，香山伯母。……可是，小娟是像隻跳蚤般，你一不留神，她就會跳走了的；或者你再不留神的時候，她也許就會跳回來的。』

蘇惠英一壁說着，一壁跑進里邊去，讓香山伯母獨個兒畏畏縮縮地蹲在椅上。這香山婆子是一個真正可憐的人！她沒有丈夫了，（那是一次大地震給壓死的）也沒有兒子了，（是回上海去參加什麼救國軍而沒信息的）媳婦

註：蘇惠英三字是中名西化，所以大家都聯名帶姓呼喊着她。

呢，是早已跟一位來這里兜圈般的考察政治的先生的聽差跑了。遺下這沒能爲力的老太婆，就伶仃地住在一個低陋的木屋里。——可憐！這低屋却又在二天前給一羣瘋狂似的小夥子，口里喊着「驅逐支那人」的，無緣無故地在笑聲跟喊聲之中搗毀了。當時她雖嘗跟那些小夥子們拚命，可是險些兒衣衫都給撕碎了。

「蘇蕙英！我想起來了：支那人是應該倒霉似的！」
用盤托着晚餐。從里邊出來的蘇蕙英，聽了這話，忍不住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她。

「總之，應該倒霉而倒霉；應該倒霉而倒霉！」
爲什麼應該倒霉的，她却說不出來了。這大概是離不掉她沒有學識的緣故，沒有聰明的緣故，而且又不能像那些裝着有學問的人們會杜撰出許多支那人應該受征服的緣故。

「香山伯母；你說的有些錯啦！人都是一樣的。什麼人該不會倒霉，偏偏我們支那人要倒霉哩？」那畏縮着的老太婆，瞪住眼。

「……所以勉強的說來，只是我們凡事推到倒霉身

上就認輸吧了……」

一陣風，冰冷的風，驟的吹了進來；繼着門很响的碰的一聲。小娟像跳蚤一樣，出現在她們的面前了。

「小娟，什麼事使你這樣慢才回來？……」

「菊子說我造屋不行。我不服氣！……媽媽，我結果造了許多屋子。」

蘇蕙英，跟她除去了圍巾，拍了她小裙子的塵沙；然後吻了她，深深地。

「小娟！你不要再跟那些不同國家的孩子玩了，他們會無端的咬你一下的！外面又這樣冷，你不好就在屋里玩嗎？媽媽跟你造屋子，不更好嗎？」

小娟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她跳在桌子邊，跳上了椅子。她望那些擺在桌面上的晚餐：幾片麵包，一碗子湯，些少臘腸；再沒有什麼了，她想哭，因爲這幾天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蘇蕙英不了解兒子的心理，她還跑過來在頸那兒爲她加一條白巾。她又喊了香山伯母，並且幫助她跑近了桌邊，幫助她坐下椅去；最後自己也坐下在小娟的旁邊。把臘

腸拿到前面，用刀切成了薄薄的許多小片。這時候香山伯母閉緊了眼，兩片枯癯的嘴唇在動着，她在禱告。

「爸爸哩？」撇着嘴的小娟，拉下了白巾。

「是的，連我都忘記了！詹姆士哩？」

蘇蕙英給她們倆這樣一問，心里會覺得很為奇異起來。是的，親愛的詹姆士，雖然他從前嘗經晚餐不回來吃過。但那是半個月以前的事。自從失了業，他就不會不在家里吃飯的了——這自然還包含着早飯跟午飯。今天，爲什麼哩？這粗暴的獅子，不要在外面闖了什麼禍才好！於是，蘇蕙英說了：

「我想他總有些什麼事糾纏着，還不能回家吧？」

「也許是這樣。——可是蘇蕙英，我想起了：你才好

哩！你雖像我們一樣是支那女人，但是你有一個×國的丈夫。一個×國的丈夫！而且是怎樣的愛你的！」

說了這些話的香山伯母，不自覺的搖了幾下披着花布頭巾的頭，似乎她在對着自己的命運可憐着似地。這時候，就在她桌子對面的蘇蕙英却微微的笑着。她的微笑，看起來是並非對自己嫁給了一個×國的男子而發出的——

自然她沒有這種得意或失意的心理；她却是對於這老邁的香山伯母的態度，覺得有點好笑哩！

接着，她趕緊的解釋了。說這個是沒有關係的，因爲金洋二郎也是一個窮苦的人，也是和一個從支那到這里來以勞力換取麵包的工人一樣，何況他又已經失業了，生活不是跟沒有祖國保護的飄浪民族者一樣可憐嗎？香山伯母似乎不會聽懂她所說的話。她還搖頭而且擒着滿眶的淚水；——她永恆的想到她自己的悲苦的命運啊！

蘇蕙英覺得這老太婆過於傷心了，便設法去阻止她的話頭遞給她幾片切好了的粗麵包，還掬了些少湯給她。這時候，香山伯母的眼淚流下來了，她含糊不清的說着：

「我應該……應該怎樣感激你哩！蘇蕙英，你太好了！太好了！你好得使我流淚。我思想：我……是不應該；不應該到你們家里來的，不應來跟你們爭吃這些少的麵包——你們是只有這些少的了！」

「呵！這個你不要說了！這算什麼哩？誰願意讓你在外面飄流有如水萍一樣的哩。像你這樣老大的年紀。什麼都不要說它，只希望詹姆士這異國的朋友，能夠找到職

業就好了，雖是一點細小的工作，便宜的工作，而且是些微的工錢，我們也是可以過活的。」

再拿些臘腸給香山伯母，也給點小娟。自己雖然也分到些臘腸，可是却吃不下了。因為她想到詹姆士，那獅子好像說過了：『沒得吃都不打緊！但是人類爲什麼有欺侮弱者的瘋狂病！——他們根據什麼理由要欺侮支那人，這些可敬的愛好和平的人們哩？他們欺侮的對象，又永遠是一些同他同樣靠賣勞力來過活的異國同伴，這真是不知可憐自己的無恥行爲嗎！』呵！是的，詹姆士這粗暴的獅子，不要在外邊闖了什麼病才好！但是憑他這一點火燄的熱情，是會捨命去援助支那同胞的。

一切都不大平順地過着。夜幕也已慢慢地拉下來了。

香山伯母吃過了晚飯，仍然蹲在那個陰暗的角落；嘴里在說把什麼呢，喃喃地，可是沒有人聽得清楚。她在顫着，蘇蕙英拿了一條薄毡蓋好了睡熟了的小娟，便又拿了另外的一條蓋住這老太婆；但是她還顫着。

『可憐的老太婆！……』

剛才跑了進來坐在那窗邊的鄰人麗琳，一個半老的中國女人，眼望着香山伯母而面着蘇蕙英說。蘇蕙英沒有回答她，而且一點兒反響都沒有；麗琳便把還要說下去的話停住了。

麗琳嚼着指頭，正想拿什麼話來安慰這憂悶的蘇蕙英。這當兒，蘇蕙英已經呆呆地站在中央，神經質地說話：

『詹姆士，詹姆士是一定遇到了什麼不幸了！這獅子是什麼都不怕的！他一定是跟那些有瘋狂病的沒良心的人們肉搏了。這是一定的。他不是會對我們說過：『一定要給那些有瘋狂病的雜種一次有力的教訓』的麼！呵！麗琳，我應該怎樣辦才好哩？』她拿手捧住臉面，『他現在還不回來。……他是沒有過這麼遲回家的，一定是熱情策動着他，使他向他們——瘋狂病者——撲上去……』

是的，麗琳曉得詹姆士是極端的愛蘇蕙英的。他不喜歡玩撲克，也不喜歡玩那些在街頭流浪的賣淫婦，他是一個規規矩矩的男人，爲什麼他會這麼黑還不回來哩？麗琳不明白這些，所以對於蘇蕙英的問話，她實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回答她。她自己却還是嚼着指頭，望着要哭了的

蘇蕙英。

「不行！麗琳，我要去看看金洋二郎，看他是否給人丟在海邊那兒，還是給人丟在牢獄里。——我現在是這樣駭怕的想到這些的。」

麗琳正想用什麼話來阻止她，可是蘇蕙英已經跑到衣架子那邊，拿過了一件破舊的褐色大衣，披在那興奮得有點兒抖戰的身上。然後又在頸項，緊緊地束上一條圍巾，跟大衣同樣的褐色的圍巾。這種舉動，嚇得麗琳跳了起來。因為外邊這麼冷，又這麼黑；這發狂了的蘇蕙英却用手止住麗琳。

「麗琳，親愛的麗琳；你別管我！你看住香山伯母跟小娟好了！——你別管我！」

她跑——簡直是跳着——到門邊，用力推開大門。因為力用得過猛，她幾乎跌在石子路上。但是從這打開的門那兒，衝進來了冰凍的風，這使麗琳，打了幾個寒戰。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壓制着蘇蕙英，使她不出去；因為她已經是真的發狂了的。——不知怎麼，這軟心軟腸的麗琳，沒有追出去拉住蘇蕙英，却倒在窗下的椅子上，哭了。

起來。

跳出了家門的蘇蕙英，是像喝醉了酒的蕩婦一樣，一顛一撞地在石子路上擺着。風緊緊的刮來，她半點都沒有感覺似地。她望着右邊跑去。

後邊的燈光把她的影子曳得長長地；風吹着頭巾，「別別」的叫着。

什麼地方的狗在狂吠了；吠聲刺入蘇蕙英的耳朵。

蘇蕙英仍然是這樣的跑着，向前跑着，就像是一個沒有什麼緊要事而在蹣跚着的婦人一樣，不過脚步是比這種人要急了點。沒有人——就是她自己也一樣罷——能夠曉得她是要到那里去的。可是就在這瞬間，她却穿進了一條狹小的巷子里。在一個人家的門前停住了。她輕輕地敲門。一個滿面皺紋的婦人，便出現在洞開着的門邊。這婦人是孟蕪的妻子，那和詹姆士一同國籍而又喜歡喝酒的孟蕪的中國妻子。他是詹姆士的頂好的朋友，先前是同在一個工廠里做過工的。

不管跑進里邊去，蘇蕙英便對那慈祥的孟蕪的妻子問

着：詹姆士是不是來過；是不是跟孟蓀去喝酒了？倘若這些都不是的話，那末，可曉得詹姆士那獅子到那兒去了？

那婦人答覆她的，是「沒有」跟「不知道」，但是繼着她說：「孟蓀也同樣的沒有回來，從早晨一直到現在；他是在外面了，她自己也正在憂心着的。那婦人還想跟蘇蕙英再說多一點話，但是蘇蕙英已經跑開了，沒有跟人說一聲「謝謝！」也沒有跟人說一聲「再見！」地跑了。

踏着陰暗的石子路，篤篤篤篤地，她又向着很遠很遠的地方跑去。這次她好似有了計劃似地；意識地轉了許多灣，拐了不少角，便終於在一家殘破的矮陋的人家前邊站住了。

這屋子，完全是黑暗着的。玻璃窗都把百葉板關了下來，從外邊看不出里面是否有燃着燈。蘇蕙英疑心地走近前去，才看見那些玻璃都已是破碎了的，是給誰用石子打破碎的。再從旁邊的一道小小的隙罅那兒，才隱隱約約地窺見里面是有着燈光的，而且許多畏縮着的人影在移動。

蘇蕙英跑到門前，在門板上敲了二下。

里面已經有了不平常的騷動。跟着有女人的聲音，低低地問着外邊。蘇蕙英認出這聲音的秀貞的，那生着深深的肺癆病的支那女人。

「秀貞，是我——蘇蕙英。」

「誰啊？」

「我，蘇蕙英。」

門的左邊，突然有一個小孔洞開了，光線從這兒透了出來；但是一瞬間，又給一個女人的臉孔遮住了。藉着路燈的黃色光線，蘇蕙英可以辨別出在那兒兩隻在轉着的細小的眼睛。

「呵！蘇蕙英！」

里面那人的聲音，很清楚的從小孔傳了出來。繼着那小孔關閉了，而門慢慢地打開來。等着蘇蕙英踏了進去，秀貞又趕緊地將門關起，並且還上了門。

跑到了里面，蘇蕙英才覺出了有些不同的地方；因為里面是比着外面，溫暖了許多，而且有許多臉孔，都是些熟識的人們的臉孔。不過這里面盡都是女人，一些從海的西邊到了這裏的支那女人，除了那孤獨地躺在一邊的約翰

之外。

她避開了許多女人的招呼，詢問；逕自的跑到了森鷗吉田身邊，拉住他的放在沙發椅手上面的臂膀。

「哎唷！詹姆士太太，放開了你的手！」

「他的手給打傷了的。——還痛着哩！」

長臉孔的婉娟說着。聽見了這話，蘇蕙英才把捏着他的臂膀的手放開了。這時候，許多婦人都圍住了蘇蕙英，有人問她香山伯母怎樣了；又有人問她是不是詹姆士也給打傷了的。

「誰說？約翰，詹姆士給打傷了嗎？」

這個神經過敏的蘇蕙英逼問着森鷗吉田。

「誰曉得！我是先給打傷了手的，我獨自一人回來了，因為我的手忍受不住了。他們：詹姆士，孟蓀，巴逸夫，許多人都還在政府的面前。——你不看見這裡都是婦人們嗎？男人們都去參加請願的了。——那時候，我們想衝進去，但是那些穿制服的，手里握着木棍的人們，剛要衝出來。大家結局是鬧了一陣。那些狗還怎樣說的：如果再要開槍了！現在，誰曉得現在已經怎樣了哩？」

「不。蘇蕙英，你不用怕！詹姆士是這里當地政府的國民，他們不會難為他的！」

「坐下這兒吧！蘇蕙英，你應該溫一溫手的，你的手已經像鐵一樣硬了。」

但是不知應該怎樣做了，蘇蕙英被動的給人家拉近了火爐的坐位上。那傷了手的約翰，又嚙舌般說了：

「這個那能肯定的說哩！本地的人就怎樣？只要你是窮人，就是本國人也會變成敵人的。不然的話，詹姆士為什麼會失業，為什麼要喊「沒飯吃了！沒飯吃了！」的話？如果他是——總之，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大的分別的！」

「但是，他們為什麼都單獨的排斥我們支那人呢？」

「這個又有什麼道理！他們不過要趕掉我們到別的地方去漂零，好讓這兒貼貼服服的窮苦者，更無阻礙地聽他們的擺佈，做更忠實的工奴；因為再沒有又窮又不聽他們的話的支那人，連本國人在內的一羣，跟他們爭奪一點骨頭，這樣他們可沾沾自得了！」

「呵！那些失了人性的高等動物！」蘇蕙英罵了一聲

，又對住森鷗吉田：我想我應該到那兒一趟，看看詹姆士餓了沒有？凍了有沒？或會有什麼更不幸的事沒有？」

「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他們怕已經離開那兒了，你曉得的：現在已是深夜了！」

「蘇蕙英，你們去，不管深夜不深夜，也不管他們離開了沒有！」說話時常常眨眨眼的娜蘭，那年輕的婦人又翻轉了頭，去跟秀貞，婉娟他們說了：「我不是已經說過，應該去看看他們怎樣的了。不要他們都跟約翰先生一樣給打傷了，那才糟哩！——天已這末黑了，還怕難啊？詹姆士，巴逸夫他們都不怕，我們便怕幾顆石頭不成！」

像香山伯母一樣老邁的約翰的母親，嗚嗚地阻止着：

「石頭？我怕他們不用石頭打你們了！這麼黑的夜晚，誰曉得他們會用什麼方法侵犯你們哩？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蘇蕙英回答了。她說她也是這樣黑來的，什麼都沒有遇見過，那些高等動物當然不見；因為天已這麼黑，人們

都睡着了。在路上，所有的也不過被主人關在門里面的真的狗的吠聲。但是這些狗們。是不會跑出來咬她們的了，就算它們跑了出來，大家不要去逗它，也不會像那些吃麵包的瘋狗們，隨你用自己的理論做理由來亂吠亂咬的。

「是的。蘇蕙英說的不錯！」

娜蘭，婉娟，秀貞，圍上了圍巾，不理約翰老太太怎麼說，却毅然的離開了那兒，跟蘇菲尼跟出了街上來。

可是等她們跑到了政事那廣場上時，却什麼都沒有了。在電燈掉下雖有一個荷槍警察在踱着，不過她們沒有誰敢跑近前去詢問一聲。結局，她們靜靜地跑開了。又到河邊那兒去，這是神經過敏的蘇蕙英所出的主意。但是仍然是一樣，什麼也都沒有遇見，除了那些在河面上抖戰着的小艇跟水草。

這時候，月亮已弔在天空的央中了。

「蘇蕙英。到你家裏去吧。我們願意看看香山伯母，看她還顛着沒有；還看看那些男人們是否已經跟詹姆士到你們家里去。」

「是的。……」婉娟附和着秀貞。

娜蘭想獨自回去，因為她曉得她的丈夫是不會到詹姆士家里去的；他是一定最先就回到家里去，他會恐怕娜蘭等得急了，哭了起來的。

「爲什麼不一道去哩？從這邊再過一點兒就是了。」

「我怕——他已經在家里等我了。」

「你不要着急吧！等等我陪你回去好了！」

終於，大家的敦促，使娜蘭不能再固執着了；而且事實是這樣，回家的時候，需要經過蘇蕙英的街前的，那末，索性就進去看看，說不定荷生也在那兒哩。

正到了蘇蕙英的門前，便聽見從屋里面送出來一些低微的而又亂雜的人聲，特別是香山伯母的老貓聲，從里面射出來的燈光，又非常的陰沉，簡直像鬼火。蘇蕙英意識地，像飛一般地跑前去推開了婉娟，推開了板門。一陣風跟她吹進了屋里。

許多人給這陣風嚇了一跳。第一個搶前來的是麗琳。

麗琳一把將蘇蕙英抱住了。

「蘇蕙英！蘇蕙英！……」

蘇蕙英看得很清楚，睡在沙發上的正是詹姆士。旁邊還站着孟蓀，巴逸夫，跟住在近邊的約克醫士。香山伯母却捧住頭，仍然蹲在那個角落，停止了叫了，停止了剛才發出的老貓聲了。小娟是坐在火爐旁邊哭着。

「發生了什麼事哩？詹姆士，親愛的詹姆士，我的……」

他想跳前去；但是麗琳阻止了她。孟蓀也來幫着忙。

「你別叫他！別嘈他！醫生說的，因為他流了太多的血。現在他好好地睡着，什麼人都不能弄醒他的！」

但是蘇蕙英只管叫，像狂了的一樣，許多人都圍住了她，慰勸她，阻止她，她都不聽。後來還是虧了孟蓀跟巴逸夫用力將她拉過去窗邊，坐在椅子上安息一下。這時候，小娟也跑來拉住媽媽的大衣角了。

「不，讓我看他。他流了許多血，——爲什麼不給我跑近他哩？」

醫生也跑過來了，終於給制止蘇蕙英的過度嘈鬧；同時也允許她，只能靜靜地跑近去，望望詹姆士的綁着綁

帶的臉面。

藉着微弱的燈光，她聽見詹姆士的臉孔比前更加頭瘦，又青又白地，怪難看的！這使蘇蕙英滴下了眼淚。婉娟跟麗琳再把她扶到了窗下面的椅子上。

她一坐下，便伏在椅手，深痛的哭了起來。

醫生辭走了。臨走時他說要好好他睡些時，不要去攪擾他；到了明天，看看怎麼樣之後，才能夠斷定他能否得救的。他還跟巴逸夫聲明一句：如果有什麼大的變化時，儘可以去叫他再來一次的。

就這樣，大家侍候着，在詹姆士的旁邊，除了娜蘭，除了婉娟。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天便將近變白了，這時候，聽到金洋二郎一聲呻吟的聲音，大家的心頭都輕鬆許多，喜悅跟着爬上各人的眉梢。蘇蕙英一跳便跳近他的身邊，用手輕輕地摸着他的頭髮，半喜悅半悲楚地說着：

「親愛的，你的蘇蕙英在這兒。」

但是詹姆士完全沒有半點知覺似地，他只顧呻吟着，眼睛也不能張開。那種微弱的痛苦的呻吟的聲音，却又

打擊着每個人的心，尤其是蘇蕙英的。她還是撫摸着他的頭髮。

「我的詹姆士！你望望你的可憐的蘇蕙英吧！」

但是他仍然沒有抬起眼皮來，呻吟聲反而巨大了，漸漸地巨大了！這使得每個人都抖戰着。孟蓀偷偷地教巴逸夫去請約克醫生快來。自己便安慰着蘇蕙英，勸她不要多說話了。

醫生約克再來的時候，詹姆士已經是奄奄一息了。

蘇蕙英幾乎把全身伏在他的身上，瘋狂般叫喊着。

醫生約克，他跑近去診視一下，然後他拉孟蓀到一邊去。

「沒望了，孟蓀，血流得過多！」

「沒望了？約克——醫生你救救他吧！」

蘇蕙英拉住約克的外套，孟蓀跟巴逸夫又用力把她抬到窗下邊的椅子上。

那幽靈般的香山伯母，開始行動了；她一跛一拐地跑

近蘇蕙英的身邊。她在哭着的蘇蕙英的耳朵那兒，說着：

「蘇蕙英，你不用哭，不用哭了！詹姆士是一個——一個偉大的人！他爲了我們，是的爲了我們這些人類而又是人類的可憐者，却給瘋狗咬了一口，——但是；這個有什麼關係哩？我們還有孟孫，巴逸夫，荷生，許許多多的可以繼續詹姆士的遺志人們哩！即使他們沒有

詹姆士那樣的一羣，那樣的偉大，但是蘇蕙英你也可以去跟他們幹幹，就是我也不是可以去爲我們被壓迫者拚一下老命嗎？……」

一九三五·九·十八·改於上海私邸。

介紹中華齒牙防護院院長

應永峯先生

手術精練

待人誠懇

地點：上海甯波路四十七號

藕

黛南

到玄武湖去划船，開滿了一湖的荷花。清幽的香氣沁入人的靈魂裏，多麼輕飄地，身子像是浮起來了。於是想到了藕：脆嫩而香甜，去了粗皮，雪白可愛；吃到嘴裏，乾脆，潔淨，痛快。我最愛吃藕。吃着藕會使我想到人生的坦白，純潔，溫厚而多情。

回山的時候，從城裏帶了兩斤多新鮮的藕來吃。藕的香味，藕的絲牽動了腦子裏舊的印痕，回憶到兒時吃藕時的一幕幕。

新藕上市正是中元節時候。中元節是老祖宗回來享祭祀的時候。一到七月十一（新亡人早一天迎接的），我們把祖宗牌位從神龕裏取下來，洗拭乾淨，照位次排到在兩張并排的方桌上。前面是一張方桌，桌前方掛起繡花大紅緞子桌圍。銅香爐和錫燭台擦得特別發亮，香爐裏燒着檀

香，燭台上插上紅燭。從樓上取下祭器來，杯，箸，碗，匙，樣樣都是十三數，供祖宗十三代的意思。

冥衣冥幣等幾乎在七月初一就開始預備起來了。如果有新亡人（死後三年之內），就還得燒紙衣箱，自己做的，遠在六月中旬就得開始預備。

十一的晚上八九點鐘時候，家裏的男主人（最長的一位）領着全家老小，男人在前面，女人在後面，（少年婦女多半不大參加的），每人給一枝香，到大門外很遠的地方去迎接祖宗。

記得廚子老鄧特別從廚房裏洗了手臉，換上乾淨衣服出來，兩手提起堂屋門前點好腊燭的大燈籠，走在最前面。跟着，祖父拿着一把分剩下的香，領着父親叔父，我們大家，一列嚴肅地走到大門外。悄悄地作了三個揖之後，分候兩旁。彷彿讓祖宗都走進家去的樣子。一會兒，祖父才又領了我們回堂屋來。於是把香集攏來都交給祖父，祖父把他插到香爐裏。酒已經斟過了，一切的供品都已排齊。銅磬三擊，祖父在嗡嗡的磬聲中對祖宗之靈叩了三個頭。接着，磬聲不斷地響着，滿堂的子孫都向祖宗跪拜

頂禮。

第二天，第三天，照常供奉三餐酒飯。到第四天的中午，辦了豐盛的酒菜，寫了祭文，許多本族人都被請到家裏齊禮讀文，祖父主祭，父親陪祭，大祭而特祭起來。（假如有新亡人的家裏，這時女人就大哭大嚷起來，連男人也得掉眼淚了。）

祭祀完畢，等到黃昏時候，就開始燒包：把一束束的冥衣，一袋袋的冥錢都砌成田字格排列在寬廣的院子裏。旁邊一盆冷水裏放一把菜刀，一張紙錢，說是鎮壓野鬼的，以免野鬼來搶祖宗的東西。

每一份冥衣冥錢數目多少，是送給那一位祖宗的，都寫在封東上。寫這些東西便是我和十三年前死去了的大弟弟的事。那時姊姊已是不乾淨的大女孩子了，所以祖母不叫她寫的。而我懂得家族的系統，開始有家族的觀念，一直到現在還老想念家，也就是這件事的影響。

記得從十三代的一位遠祖父母寫起，再是高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等，都是什麼皇清誥贈的光祿大夫顯考妣某公某大人，某母某夫人。還寫什麼胞姊秀什麼的，

義兄谷生，顯妣某母某孀人。還寫伎女松壽冥衣十通，金銀兩袋。最後還寫給土地龍王，神隍等。

雖然我那時已懂得什麼是迷信，但我總是那麼空想着：想把我那時奉上的母親楊氏孀人和孀母張氏孀人——是弟弟的母親——的冥衣金銀袋多寫些數目；而且我理想把「孀人」改為「夫人」，因為四品以上稱夫人，五品六品稱宜人，七品以下才稱孀人，況且，我想父親已經做過學務部長——民元省教育廳稱學務部，——學務部長等於前清的學台，姑母家的道台太太稱夫人，死去的母親當然是夫人了。

我們在學校裏學的摺紙手工，祖母叫我們摺一些馬送給祖宗去騎。記得後來祖母死了的時候，我們替她做紙床，做紙反襖，畫花帳簾，做花鞋子，還用織紙手工的法子織有圖案花紋的蓆子。辛辛苦苦做好了燒給祖母。好像祖母真的會得看見這些東西而快樂一樣。

一家人嚴肅地站在化包的火旁，老祖母微笑地看着那盤旋火光之上的紙灰，滿以為祖宗是歡歡喜喜帶去了後代的孝敬。我們孩子們不能隨便說話，但每人分了不少祖宗

吃過的糕點，菓品吃着，仍是非常快樂的。

祭老祖宗的供品桂圓，紅棗，蓮子這三樣是最主要的。糕點也得檢幾樣時令的。藕和石榴是少不了的供菓，取藕絲不斷，石榴多子，象徵子孫繁茂不絕之意。供菜也要有煮芋子，炒綠豆芽，炒藕絲等都是象徵子孫發達的。豆腐是不供老祖宗的。

從七月十一到十四，每天晚上都有老祖宗吃過後的藕，石榴和各色糕點分給我們孩子們吃。又香又甜，又嫩又脆，這是最愛吃的藕，可惜給老祖宗把藕的雪白可愛的顏色吃去了，是真的要減少些新鮮味道的。怪不得大人們常說，敬過老祖宗的東西，一點味道也沒有了。

飄泊在外面，故鄉的風味十多年未曾親自嚐過了。這裏的藕雖是雪白，脆嫩，香甜，但怎樣送回去給老祖宗也嚐呢？中元節又來了，家的堂屋裏桌子上又添了多少的神位。從前領導我們祭祖的祖父母父親，叔父，現在都變成老祖宗坐在桌上享受香烟了。從前祖母是多麼隆重地，

至誠地祭祀着祖宗的，而今，我想母親也是要隆重，至誠地孝敬祖先的。但遙知祖母時代的隆重祭器已遭火劫，祭祖的桌上是不會再有銅香爐，錫燭台和大紅緞子繡花桌圍那些光榮了。祭品一定是簡單的；不知道藕是不是也省掉了不用？

每逢祭祖，過年，母親總寫信盼望我回去。我幾次答應母親回去而終於沒有回去。今年也答應她暑假一定回去看看她，暑假快要過完了，她仍盼望不到女兒的歸來。上次她親自寫信來要我回去母女見一面，她說她衰老了恐怕不會再活下去。但，「母親啊，就是最後一面也許會見不着，這是你意中的事，你是不難料想的！不能帶回你所需要的安慰和快樂，我即使回家看你一眼有什麼用處呢？還是讓你在那憧憬着的快樂和安慰中，欺騙你暫時的生涯吧！」

我吃着藕，牽着藕絲。藕絲長，牽不斷。藕的香味，是這麼幽遠地鉤起我的回憶！

一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寫於紫金山下。

第二的家

雪 莉

鬱悶的夏底清晨裏，擋着我的遮陽傘，在宿舍門前的鋪道上，木屐踏着潮濕的沙子，吱吱地響。

孩子們的眸子捕捉着沙子的腳印，一串串的雨滴撒在茄色的葡萄藤上，滴到我卸了傘的頭髮上，孩子們的臉上浮起生疏而稔熟的微笑，

「哦，你回來了呀！」高尖地嚷起來。

「我回來了呢！」

「這是我自己的家麼？」這樣地問着自己。

「是呵，這是我第二的家，

一切流浪者的家呵！」

「許久不見了呢，好麼？」天真的眸子在我憔悴的臉上探索着，

「我好呵，你們呢？很想念的！」

「你像瘦了些？爲什麼呀？」担心地問起來，

「沒有什麼，因天氣熱，少吃飯。」驅慰她們天真的心。

孩子們牽着我染了泥沙的衣角，走進我和水的舊居——現在是影的房子，候着劍。房子裏發出空寂的氣息，欄前的石階上長着濃綠的鮮苔，鬱金香的葉子餓瘦了似的萎縮着，壁上掛着的——水的掙大眼睛的照片，像是親切地向我說話：

「你不要再傻了呀，

人的生命有幾長！」

且深藏在悲哀後面的話語，彈着我黯然的心弦，追憶

起五年前的舊夢。

那是一同樣的鬱悶的夏天，茄色的葡萄藤厚厚的覆在天井裏木棚上，滴着一點點的紫漿，牽牛花爬至窗欄，同住的人們走得空空的，只有一座空寂的房子陪伴我和她。在飯堂的走廊上。我端自己燒的麵，她端着一盆生菜和麵包，一個長頭髮的影子在壁上追隨着我，回過頭，兩人視線碰在一塊，都羞愧地笑了。

「你不同去麼？」

「不同去啊，你呢？」

「我也不回去。」

「到什麼地方去避暑麼？」

「不，我要用點功，明年考一個文科學校，我不高興學醫。」

「那麼，我們就住在這裏吧，怪靜的也還涼爽。」

從這天後，我們成了好友。

早晨四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就一同出去散步，賽跑，做柔軟體操，到流着清泉的溪旁釣魚，隣居的菜園裏偷摘茄子，玉米和西紅柿。自己燒着可口的晚餐。

在夜裏，罩下珍珠紗的帳子，在帳子裏開留聲機，打撲克，唱歌，講故事。

這麼地，這麼幸福地過了那短促實悠長的夏天。

在秋風掃去了夏的炎熱，帶了來溫涼的氣息的時候，屋子裏的人和着落葉一樣地多起來。

那時我們房子的對面，住了一個瘦弱美人，她也歡喜起我來，我每次偷進她房子，被她看到時，水一定站在外面吹口哨叫出我，那是只有一個人懂得的，只有我。

「你又不聽話，找着她去玩，我再不唱你高興聽的那歌子給你聽了，你和她玩！」她是……，她嗔怒地罵到我。

我把兩個手指放在口裏，一聲也不響。搖着頭，表示我再不去了。

她每天要接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還有很多人給她的信，她晚上要先我去睡，有一次我起來喝水，看到她在一張很花的紙上寫，我想她在畫畫，我看她寫完了，摺好放進一個很大的信封裏面，在左角上貼一張「十錢」的郵票，我覺悟到她是寫的信，給美國的那個人的。於是我懷起

未，終於哭出來了。

「你爲什麼要歡喜那個人呀？」

「那個人隔得遠遠的，可憐啊，你還恨他麼？他每次寫信來都羨慕你的幸福呢？不要哭，讓別人知道了不好，明天我們去拍照，寄到媽媽那裏去。」她溫柔體貼的話語征服了我，陶醉了我。

那媽媽的慈愛，手足的溫暖，戀的情懷的這世界上僅有一個關切我的人啊，你終於給那隔得遠遠的人帶去了，

丟下我。

你會忘記麼？這幸福而痛苦的地方。

看啊，這窗欄上的青的葉子上還有着我們的歡笑和眼淚哩！我怕孩子們追問起你的消息來！

「你不要再傻了，

人的生命有多長？」這溫暖過我生命的話語，彈着我黯傷的心弦，喚起我五年前的舊夢來。

（一九三五，八月十一日於東京）

新 兵

萍 草

大熱天。

火紅的太陽，拚命的烤着，烤着無邊的荒野，烤着零落的村莊，烤着蒸熱的黃土路，在黃土迷漫裏，鑽動着他們破破爛爛的二十多個。

你跟着我，我隨着他，在幾乎白熱化的青空下，四野滿是打不破的岑寂。誰都沒有談話，誰都沒有笑影，祇有泛閃着沒有生命的倦意的眼，絕望地眺望着前面的一切。展開去，仍是無邊無際的黃土。於是前面的伙伴回頭望了一下，在互相的慘然一笑中，開始低聲的談話：

「這是走到什麼地方啦，真熱壞人。」

「同咱們家裏一樣的乾枯呵！」

「早起到現在，還沒見他媽的一口清水，想渴死咱們

賣人乾子嗎？」

「到地方再說，忍住點吧！」

「到馬頭鎮還有多遠，今晚上可能走得到？」

「管他去，橫豎把身子賣給人家的人，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

「咱們是怎樣一個了局呵？」

這話可把大家問住了。怎樣一個了局，爲着十五塊錢把自由賣掉的人，還有什麼了局可講呢？固然，他們這次的當兵，由於區公所強迫，但多少也是出於自己的心願；既不願困守在野無青草的家鄉等餓死。當土匪又苦無門路，所以當兵役派在他們頭上一家正在驚惶的時候，他們却拍着胸脯：

「怕鳥，當兵就當兵，反正在家也是等餓死。幹下去說不定還能弄個一官半職，連排長就不許落在咱們頭上嗎？」

拍着，他們就補上名字，具了保結，領了十五塊錢的安家費，除了一條褲頭一件汗衫之外，什麼也不帶，便離開家庭，離開父母，離開妻子，投向這招募處來。

他們要吃飯，當兵至少總給飯吃呵！

是的，一到招募處就有飯吃，每人一天有兩頓飯吃，早上兩個饅頭，晚上兩碗麵湯。飯量小的勉強敷衍，量大的忍着肚子，哭喪着臉：

「忍着肚子當兵，真一輩子也想不到。小舅子纔願幹。」

不願幹也得幹，在招募處的威權下，新兵們是沒自由的。況且又使過身價，具遇保結，當和是出於自己情願呀！所以終於抱着無可奈何的心情。冒着雨，冒着風，冒着太陽。奔向這渺茫無知的防地。棄了自己用血汗灌溉着的故鄉。

故鄉——人老幾輩生長的地方和墳墓的場所呵！

不知道是爲了疲乏，或是起了什麼感觸，不約而同的看看前面的路。

路長着哩！在青空下的盡頭展開着灼熱的荒野。故鄉在何處？淮河灣的低地，茶山下的放牛場，每一塊地，都經過他們的戀植；每一棵樹，都經過他們的撫摩；每一個山崗，都值得他們抑鬱的懷戀。可是現在呢？

現在他們已經是被命運打擊的可憐人。飢餓的鞭策，像秋風吹落葉般地把他們吹向這異地來了。凝望着遠方流泛的四際；空中是太陽，地下是黃土，黃土與太陽交流的中間，搖擺着一些乾燥的蔓草。誰也不知道離家有多遠？家在那裏，自己在那裏，自己到那裏？

「郝思明，咱們到那裏去呀？」

「當兵去呀！」

「到那裏當兵呢？」

「管他媽的那裏去，」郝思明苦笑了一下。「好鐵不打釘，好人——他媽的橫豎咱們——」

嘴裏雖沒說出來，他心裏可透明白。他當過兵，打過仗，做過俘虜，開過小差。知道一切軍隊裏的內幕，一切

軍隊裏的生活。到那裏去？還不是到火線去？嗎過去的經驗告訴他，新兵就是炮火的塔禦物，他們不經訓練，不經操演，甚至連射擊都不會。就會豬羶般地開上火線去了。

「簡直去送死呵！」

他幾乎這樣叫出來，接着想起了自己的過去。可怕的過去呵！過去他怎樣的打仗，怎樣的被虜，怎樣地和一些同伴們上火線。然而同伴們早已埋在炮火中了，自己却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防地，逃出一條活命來。

死的恐怖，使他離開舊的同伴逃出來，生的壓迫，又使他帶着新的同伴撲上去，這真是一個多麼悲慘的矛盾！

眼看着帶着一羣無知無識的同伴上戰場，眼看着一羣同伴無知無識地死去。這簡直是良心上不可饒恕的罪過。他重新把大家的命運，委託在一個可笑的念頭裏：

「當兵是打死，在家也是餓死呵！」

他抬頭望天，神往着浮動的雲塊，好像把一切危難都推給命運的罪過似地，但神往就是一剎那，他又很快地低

下頭來：

「二十五條性命都葬送給一個獨眼龍排長。」

他肚子裏這樣說，可是獨眼龍排長却像聽見了似地趕

上來：

「操他個娘，好好走，四外看什麼？」

「我沒看什麼？」

「拍。」

「這什麼意思？」

「不許你講話。」

郝思明默然。一陣憤怒的沉思，剩下一個極單純的想

念：

「操你娘，不要兇，咱們走着看。」

曠野無限的張開了翅膀，望過去，盡是連綿的山崗，光濯濯的土邱，風捲着黃土，散出一股熟人的焦味。他們都沒在意這些，祇想早到個地力，喝口水，吃點飯，歇歇疲乏，再來趕這渺茫的路程。那將來的生活怎樣，當兵的前途怎樣，他們從不敢想，也沒工夫想。

「老趙，要不去攬到保長手裏，管叫我劉川，「劉」

字抹掉。」

「是呵！不是他舅子才幹這玩意。他媽的說的可好聽：十五塊錢安家，一月十二塊錢的餉。除掉吃嘴，還剩大多的錢。誰知道現在就是餓肚子呀！」

「弄不好還要挨打。」

「老行家就這樣，還講咱們。」老趙斜眼看郝思明。

郝思明低下頭去，半天，小聲的警告：

「不要怕，橫豎跟着我行事，不要緊的，多留心，少

開口，聽着嗎？」

沉默。

太陽被黑雲遮去，世界寂然。脚踏着沙土的聲音：

「察察察！察踏察踏察……」

「哎呀我的——」前面的，一個忽然昏倒了。

後面的一齊擠上來：

「王石頭怎麼啦，快攙起來。」

「石頭哥石頭哥，你怎麼啦！」

昏倒的被攙起來。半天才有氣無力地張開嘴：

「頭昏，眼黑，心裏老是想嘔。」

「嘔！」當真嘔出一股清水來。

「是餓的呀！一天不吃飯，誰都撐不住呵！」

大家齊聲說，乞憐的看獨眼龍排長，像是在他那空洞的眼窩裏找出一點同情來。回答祇是眼窩皮繃了幾縷，繃出幾個殘酷的字眼：

「故意丟蛋，好好走呀，快走。」

「走不動呀！排長。」

「用兩個弟兄攙着走，趕到馬頭鎮吃飯。」

軍官的威嚴，雖說是紙糊的老虎，但撕破總是使人懼怕的。在兩個人的挾持下王石頭又拉起麻木的兩腿，奔向那遼遠的路程。

西邊太陽，也像在趕路，越走越快越下越低，發急似

地昏黃着臉。

「走不動呀！腿子疼。」一個弟兄低聲說。

排長命令着：

「快點走，馬上就到馬頭鎮。」

黑雲從山崗湧上來，好像大風雨欲來的徵兆。

趕到馬頭鎮，新兵們却更感到愴然了。滿以為走盡這滿天黃土的荒野，風雨，黑夜，飢餓，和疲勞，可以一手推開的。而呈現在目前的是：零落的茅舍，斜長的街道，瘦黃得像秋天蒼蠅一般的孩子。老太婆瞅着被風霜弄壞了的眼睛，扶着門檻，投射着驚異的目光。在這可憐的光裏，新兵們忽然想起自己的故鄉和母親來。

逃出家庭，離開了父母，却逃不開飢餓，到處是沙漠，到處是曠野，到處沒有憧憬中的福地，到處都是同故鄉一樣的破敗和荒涼。

他們在一座破落的關帝廟裏停下了。三間破舊的大殿，窗戶上糊上一層蛛網。牆壁的裂罅旁邊，探出一些牛頭馬面的鬼怪。風刮來，滿屋的灰條，蝙蝠似亂飛。在這湫盜渾濁的空間，使人感到空洞，死寂，決不相信有人類的存在。可是他們並不在乎這些，祇慌着脫開汗衫，坐在樹底下，躺在草地上，任涼風拂滿身的汗臭，整日的疲乏。想到一天沒喝一口清水的肚皮，不知不覺地引起了充滿不安的談話：

「思明哥，咱們今晚吃什麼飯？」

「還不是清水和乾糶。」

「清水乾糶也得有呵！」

「沒有也不成，總不能把咱們餓死。」

「早知道這樣，任認餓死家裏也不當兵呀！」

「後悔也沒有用處的，祇有忍受着，排長總得給飯吃的。」

新兵們沒有飯吃找排長，排長惟一的辦法找地保，地保找到老百姓。老百姓自己吃的都沒有，旱災的襲擊，把年輕人流散到異地，除了跑不動的老人孩子外，家裏什麼都精光了。

再精光也不成，兵大爺的給養，老百姓是非出不可的。在積威迫逼下，直等到天黑透，老百姓方送來二十幾個麥餅來。

生理上的需要，新兵們渴嚥着麥餅，而另一種印像，却擾得他們嚙不下去。麥餅是回家鄉一樣的麥餅，老百姓是同自己一樣的老百姓。爲着吃飯，自己才當兵，而當兵吃的還是老百姓的麥餅。這是多麼一個可笑而又痛心的循環呵！

嚼着麥餅的香味，眼看着蹲在自己對面的老年人。

從老人那充滿悲哀可憐的眼光裏，湧現着人間的不平和慘痛。可是在新兵們麻木的感覺裏，却隱現出一幅熟識親熱的影像來。好像自己不是飄泊在異地，自己仍是逗留在故鄉。這老年人並不是別人，而是自己的父親，伯伯和哥哥。

他們看着又看着，老年人的眼睛也慢慢睜大了。彷彿在說：

「你們也是老百姓呀，你們的父親，也是我們一樣在家受罪呵！」

郝思明一下子幾乎淌出眼淚來，嗚咽的問道：

「老伯伯，麻煩你們呵！」

「老總講那裏話，祇要有東西，沒有不拿給老總們吃的。可惜什麼都沒呵！」

「這邊也是荒年麼？」

「可不是嗎？幾個月不下雨，田裏連青草都斷呵！吃什麼？跑得動的都跑了。剩在家裏的白白等死。」

「我們家也是這樣的。」

「你們家在那裏，離此地有多遠？」

「走五天了，誰曉得有多遠？」

「到那塊去呢？」

「當兵誰能說到那塊去，說不完就——」

「我的小孩子也當兵了，聽說駐在南山南裏馬廟集，你門見了他請帶個信，我的名字叫王四海——」

嗚咽的聲音，使老人不能再說下去了。新兵們也感到愴然！但誰都沒說出安慰老人的話，誰心裏都明白：誰都有個老年的父親，誰的父親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開那塊去，誰的父親也都像這老人似地在掛念着自己。

黑暗的天幕，從頭上壓下來，沒有半點兒星光。

新兵們彷彿被裹在黑暗的幕裏，沒有思想，沒有感情，祇有灰色的回憶，一幕幕地在朦朧地展開着。他們好像回到零落的故鄉，面對着自己的父親母親小孩子。正像離家時的情形一樣。小孩牽着手，老太婆拉着衣服，老頭子一句話不說，老淚隨着臉上的縐紋直淌。

回憶慢慢地褪色，充滿淚霧的眼簾，迷漫着老年人悲傷的面影。郝思明忽然跳將起來，抱住老年人的雙手，喃

喃地說道：

「老伯伯，你真勞苦呀！」

「我不勞苦，你們才真勞苦哩！年輕輕地千行百里去當兵。」

「這有什麼法子想，都是逼上梁山呵！」

「你們的爹娘，不知道多麼掛念他的孩子哩！」

聲音雖說很低，却有野火一樣的力量，散開去，把每個人深藏荒草般的情緒燎燃了；故鄉已不是自己的園地，爹娘已是不能見面的爹娘，流轉在窮荒風沙的異土，飄泊的生命，說不定何年月化成鎗灰炮火嘍！

想不得，離恨鄉愁，越想越長，聽說再走十天方能到防地，現在祇走五天，已經筋疲力盡了。在飢渴勞頓的交迫下，誰都不能撐持下去的。再說不去麼？怕排長。

「知道這樣，任餓死家裏也不當兵呀！」

「沒得吃，沒得喝，一天走百十里的路，挨排長的打。」

「聽說到地方還有七百里呢？」

「在路上挨餓挨打，到地方挨鎗挨炮，橫豎還不是一

個死。」

大家心裏一跳，死，這一個有力的字眼，把各人的心靈敲開了。他們的前途就是死，為什麼？因為他們當兵。為什麼當兵？還不是因為飢寒的逼迫麼？在家等餓死，當兵被打死，這世界，死就是他們的出路呵！

突然一個奇怪的感覺，使他們自然的想道：

「咱們為什麼要死，咱們徧要活。難道二十幾條性命，都交給這個烏排長。」

二十幾隻腦袋向東廂房那邊轉去：風刮着窗紙，呼呼啦啦的響。在陰濃的黑暗裏，散出一層昏黃的弱光。一片呼呼嗶嗶的低聲，一股烤進了的鴉片煙的氣味。

「操他姐姐。小舅子吃，喝，抽，拿子兒；咱們受餓受罪。」

「簡直販賣咱們的性命呀！」

「咱們是老百姓，當兵又苦害老百姓，咱們不去，犯軍法，管他去。」

「犯軍法也不過一個死，去還不是送死。」
沒有畏縮，沒有哀憐，都顯着要和人尋是非的態度談

着。聲音却非常之低。

可是那低微的聲音，還沒有訴說完自己的不幸，排長却聽見了似地從東廂的門口出現了。嘴裏噙着紙烟，手裏提着盒子炮：

『靜一點。』

大家心裏一跳，誰都沒敢作聲。隨着黑暗而來的是迫人的靜寂。

『你們啦哇哇幹什麼？』

『同這位老百姓閒談談。』王石頭加以解釋。

『談什麼！有什麼好談。』

『沒有談什麼？』

『老百姓滾出去，不許同當弟兄的講話，軍法的威嚴，兵士不許違犯長官命令的。』

『我沒有違犯命令呀！』

『怎麼，說說你，還不服氣嗎？』

『排長的話，當然要服氣呵！』

『哼！我知道你……到地方再說……』說着，排長深黑的陰影，向東廂房那邊消失了。

從獨眼龍眼光裏暫時解放出來的新兵，咽過一口辛酸的氣，又復平靜地蹲在地下了，但一種不可忍耐的憤怒，幾乎從他們心裏跳出來：

『當兵也是有骨血的人呵！』

風天的月色，是慘白的，沈鬱的天空中，閃光微弱的星光。

不可抵抗的疲乏，新兵們狼敗地倒在草地上。而另一個可怖的印象，却使他們合不上眼，用一種沒有勇氣的眼光，向荒涼的古廟巡禮了一下，偷偷地把悲慘的命運，向自己告白。

郝思明：『沒有老死的兔子，橫豎是逃不了死的。』

老趙：『排長不是說到地方再說嗎？到地方能怎樣？』

郝思明：『到地方當然是聽他宰割。』

王石頭：『咱們不去不行嗎？』

郝思明：『祇要大家齊心，不去是可以的。』

王石頭：『我真想回家，這兩天直想我媽媽。』

老趙：『石頭弟，你真想家了嗎？』

王石頭：「不曉的這兩天怎麼弄的，一合眼就見我媽媽，好像在家一樣，她雖病在牀上，還是用那乾瘦的手，給我縫衣服。」

劉川子：「你媽媽病還沒有好嗎？想他幹麼？我也有媽媽，我一點也不想。」

王石頭：「我也不是要想她，不知道怎麼弄的，一合眼就見到她的面影來。家鄉什麼的都變得模糊，祇母親的形像藏在眼皮裏反越弄越清楚了。」

郝思明：「朋友，我老實告訴你吧，咱們就是不去當兵，回家也是不能的。咱們使過身金，具過保結，逃回去就能了事嗎？區公所的殘暴，決不會放鬆咱們的。你心放寬點吧！家已經是不能回去的家，媽媽已經是不能見面的媽媽了。」

老趙：「年輕人沒出過門，總不免想家的。」

郝思明：「也在人的心眼子寬仄，劉川子不也沒出過門嗎？他到不想家。不信，你問他。」

劉川子可呼呼地早睡着了。

風嘯着，發出搖落的悲音。

時候已經是午夜。一切都靜寂無聲，南方蔚藍的天空，輝耀着皎皎的月亮。郝思者把王石頭叫醒：

「喂！是時候了，我們可以動手啦！」

「動手！」

「輕聲點，不要驚動了他們。」

暫時的靜默，有誰在說夢話。

郝思明：「把老趙喊醒吧，咱們兩個恐怕幹不下來。」

王石頭：「怕鳥，一個烏雅片鬼，我一個也可幹下的。咱倆滿可做得下。」

輕快的步聲，代替了喁喁的低語。兩個黑影向東廂房移動了。夜是灰暗的，除了起落的鼾聲，是迫人的靜寂。

踏進東房的門檻，郝思明忽然發起抖來。一種凶惡的預感，擾亂了他的心神，他搖搖欲倒的向排長的鋪位走去。感到一縷細微的呼吸，不禁使他倒退一步，於是：

「……難道是做夢嗎？」

抬頭看看王石頭，那個早把刺刀握在手裏了。

「誰！……」鼾聲啞然停止。

「嘩刺……」沒等到排長的頭抬起來，咽喉就隨着刺刀的喝聲切斷了。

接着：呻吟囁語，一陣低微而帶緊張的騷動。

月亮從南邊照下來，滿院裏平鋪着濕濃的月光。一片銀灰色的人羣，在院子中央蠕動着。

「朋友們！」

一個較高的聲浪，把一切的噪雜壓下了。接着：

「時間是不允許咱們再商量了。咱們唯一的活路就是逃，趕快離開這地方。咱們都是犯罪的人羣，拚着死，什麼都能幹，什麼都幹得出來的。現在有路現在走，以後的

事以後說。咱們要趕快離開此地，找咱們的活路去。」

於是所有的新兵們都喧擾起來，急忙地離開了那古廟。踏着稀薄的月色，露濕的草徑，樹林，溪谷，連綿的山崗，逃着，慢慢地消失在曠野的黑暗裏了。祇有一個獨眼龍排長留在東廂房的血泊裏。

風仍在嘯着。

古廟依然是零落的古廟。

黎明以前的黑暗，月光漸漸地褪去，東方已給初出來的陽光照亮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

望海樓外三章

朱英誕

望海樓

對着河的樓

古老的舊教堂

河邊不是沙灘

而海水不知移到何處去了

此海的傍居者

也隨着海水做了遷客嗎

於是有黃泥的河邊

有說此水即海的人

牠比人事有更密的障隔

牠障隔人的漫遊

牠比女人有更親的安撫

牠送來了樹香

在窗內坐得見了

隔牆的樹梢是清新的

爲什麼梳洗得如此仔細呢

是取媚於那樓中的人嗎

窗前

窗前

微雨

帶着紅絲綠的青色的蜻蜓

叩着窗子的氣息

孩子的心乃遙遠了

我望着手中的一縷青煙

自紗窗中飛走

遠處的景物

是不可想到的

我敞開了窗

是徒然地嗎

三雜俎

——步 A·C·R·A·P·S·E·Y 式

這些是——

三種莫測的靜物：

勻的灰空……三更的

林園……初吻的

唇到眼的綠條

廢話

高 植

天氣熱只能算是一個藉口，生活這麼半死半活的，真正的原因還是因為懶懶而把什麼事都丟下，當然也沒有完全丟，總想做一點，但實際上是等于什麼都丟了，乃以天氣作藉口，糊塗時心安，稍稍清白時，則自慚愧。

在社會上初涉足，則已感覺四處是冷氣，（這種冷氣雖在一百度以上的天氣我也感覺到），上面是壓迫，一顆熱的心在生活與社會發生關係時，（也就是想以自己的勞力去換麵包時）彷彿進了冰箱，上面總是有重而厚的東西壓迫着，隨着經驗與見聞日漸加多，心也日漸冷寂，到近來則彷彿是麻木了。

每天有一個小矛盾。每月有一個大矛盾。每星期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矛盾。有的是自己內心的，有的是內心與行

為的。有的是自己與外界的。經歷的矛盾愈多，心愈冷，四肢也愈懶了。然而說起來我是有了經驗了。

什麼經驗呢？第一是聽謊話時很自然。從前年青時，每信別人的話以為真。後來發現了許多人說的話是假，便驚奇，近來是一點也不驚奇了，而且還可以說是養成了一種聽謊話的習慣。遇到朋友說謊話時，我聽得很自然，而且還會把他的謊話當作真話加以潤色，使朋友以為我上了他的當，朋友正得意，我更得意。有時事情本身拆穿了朋友的謊，我便裝得忘記了朋友以前所說的一切。我有一次請朋友吃飯，他說應酬忙，我只得改期，但在他說有約會的那個晚上要留我在他那里吃飯，我於是一邊為着朋友的得意神情一邊佩服朋友的健忘。做官的說他如何清高，我

便說別人說他不愛錢，雖然明白知道他的洋房來歷不明，但我既無證據，也只好假好人。又如做校長的自說清高，我聽他自誇時，總不能要他把銀行存摺拿出來，發誓說那決不是「刮」來的。

儘管是聽慌話有了習慣，但也有不耐煩的時候，也偶而想到拆穿什麼人的慌話，但朋友又往往勸我忍耐，我於是練習着對什麼都忍耐，這又是經驗了。我在冰箱裏要忍耐，我受壓迫時要忍耐，而且自己也上過不能忍耐的當，吃過不能忍耐的苦，於是認真地練習忍耐功夫了。

一方面如此，而另一方又有了聽慌話的習慣，且幾乎每天都要經驗各種矛盾，我變得麻木，變得懶，懶到半死半活的程度，也是當然的事，沒有什麼奇怪的，聽了太多的慌話，對什麼都看低了價值。

自己偶而檢查自己，發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欠完全」的人。欠缺的地方太多了，有時自己也討厭自己，想把自已弄死，讓我自己暢快一下。我有三個自己，爲着方便起見我叫他們「上我，中我，下我。」這三個我互相衝突，對立，降服，妥協，而永無調和的時候。中我有時反對上

我，有時反對下我，有時反對上我也反對下我，有時聯絡上我反對下我，有時聯合下我反對上我。而上我與下我也往往同中我一樣，有時連從，有時獨自應戰。這三個心理的我一全寄寓在一個生理的我之中，我的腦壳乃成爲三個我的戰場。我的內心的矛盾如此。在三個我交戰時，我當然什麼也不能做。如下我得勝，當然我更懶。如上我得勝，我的心已疲倦，結果是什麼也不做，也等於懶。至於我內心與行爲的衝突，我與外界的衝突，其複雜不是這麼容易說明的。

我不知道自己有人生觀。假使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觀，而且如我自己所了解的那樣，則可以說我是一個虛無的現實主義者，悲觀的樂觀主義者。我看生命是根本虛無的，悲觀的。然而我又覺得在某一段時間的過程中，在某一個生命體自生至死的時間的一過程中，這一段時間，生命是真實的，是應該好好地「活」的，生活的目的便是要「活」在這段時間之內，人只是一種動物，不過這種動物發展到較高的階段，有手做一切事，有語言文字，有思想，有一切器具然而人的獸性還是存在，這從各種殺人的器具

與方法的進步上即知可道。至于每一個人作爲人的這種動物的獸性，假如我們不自視太高而自騙，則我們總會承認自己的獸性。我自己是一個有獸性的而又有理性的動物——人。有時我太把自己看作「人」有時又太把自己看作「獸」，這兩者的結果都是對我不好的。有時使我對生活更感到厭倦。

這種對於生活的厭倦更增加我的半生半死的氣氛，使我更顯得懶。對什麼都覺得無謂，想起許多比我在各方面都優秀的朋友先後死去，我的根本的虛無主義的感覺使我覺得生命到呼吸停止時的空虛，更加四周環境的冷氣，不斷地向我襲來，我益覺得生命的空虛，於是顯得懶而麻木

。在感覺到生命的空虛時，我便覺得現在總應該好好過活，於是我興奮起來，但立足點還是悲觀的，於是心情往往陷于矛盾中，只落得變態的反常的感覺，與反常的心理，對於什麼都忽冷忽熱，近來做事無效率，乃推諉說是天熱，其實天不熱我也是這麼無用的。

心情陡然一變，認爲一切是自己的過失，把倦重的眼睜開，看許許多多說慌話的人的姿態，我私自慶幸還能勉強看點外國書報，否則我會以爲這個社會是建築在慌話及……之上的。然而我更感覺到在這個環境中生活是多無趣了。

漁之夜

程兆翔

當傍晚那陣大雷雨，接連着有一個多點鐘之久雨還不息下來，天又非常之黑，家裏人都擔心這兩繼續會落下去，漁舍裏那人還沒東西到口，將不知怎樣惦望着，她們姑嫂兩個商量着誰去送飯時，鳳姑她却答應了，嫂子是有孩子的，小的一個還包尿片，吵起來非得媽伏待不可。況且黑夜坐在漁舍裏那做夢似的情形何等有趣，即不待和嫂子商量，她就願意去了。

於是她準備着把褲腳捲到大腿那裏去，露出雪白的那一段來，腳就踏在泥地上，自己去找了大哥用舊的簑衣和大笠帽，發出了那清脆俏野的聲音。

「嫂子嫂子，你把裝好的飯鍋交給我，別用籃，菜碗就按在鍋裏飯上面……」

嫂子如她所說，把飯鍋從灶間提出來，向外面天上路上望望，那裏只模糊的可以看到一些河的影子樹的影子，因此覺得担心，便把鍋放到桌上，到自己房裏去。

「你看天這麼黑，我去拿船燈來……」

「不用啦，看得出的，嫂子你……」

「嘿嘿，妞子你，不拿怎麼可以！拿了也要當心腳底下滑……不聽你可別去，我來去……」

「好好，那麼拿來，別嚷，我兩面手可全不得空了。」

連七歲的大孩子敏敏也跟着笑了。

這樣，她極輕快的踏出茅屋來，密密的雨打上簑衣，回過頭再接嫂子手裏送過來的燈和鍋子。

嫂子一面還叮嚀着：

『你哥今夜得怕守到潮過，你倒不得不也熬夜啦！』

『知道，我記得四月裏跟大哥守了一個夜，多時沒熬

夜啦，今天夜裏我準陪他。』

『好，那你走好罷，當心滑！』

她試了試路上的泥濘，腳便踩上去，右手裏提的那個燈稍微向前去一點把前面路照亮，然後大胆地走去。腳趾是每一步都緊抓着泥面，等另外那腳抓緊了挽替換；什麼都是習慣的。

『嫂子，你進去罷。』

嫂子還在門口望她，一離開茅屋便慢慢的向河沿盤着腳走去。這時雨雖小一點了，風使得她手裏提着的燈不住抖閃，且雨和簑衣上的水滴漱漱的吹落在燈罩上，使得一尺周圍的光變成了黃黃的一圈，臉面眼睫毛上都着了雨水，向前望去覺得反模糊了點。於是把燈略為挪過身後一點，讓光斜斜的照到前面。不使光照到自己臉上，望過前面的路却極清楚了。

到得河岸邊時，嫂子還立在門口遠遠招呼，終於聽不

清了。

她一路在當心着腳下，頭上若僅這樣仰着走去，水從臉面淌下，連身上衣服也濕了，於是不得不把頭兒轉過一點，笠帽的邊緣迎着雨來的那面。腳有點滑時，知道河岸漸漸的高處了，腳趾每一步却有勁地措到泥裏，上面身子極自然的仰向前點，這樣使得整個身子持持平均不致滑跌。

雨像網似的密密打過來，燈光照到地方，河岸有些楊柳根兒給潮沒在水裏，風把雨陣打在水面不住嘩嘩過去。潮過處一些水草露出梢來不住搖抖，背燈望過去，可以看到遠處楊柳和天的分界處，有一點返着白光的黑雲，像要墮下來的樣子慢慢移過，那裏包涵了多量的雨水預備洒下河面來。

不多一會，到得一個河的轉角處了。雖前面不多遠靠那面河岸，一個似乎山巖似的岸根下面有着一個漁舍，灘邊下網的所在木架上掛着小角燈，寂寂的在那裏發光。就那燈光四面可以看出那漁舍的輪廓，像一個褐色甲蟲蹲在水邊似的，這漁燈恰如一個小營火在窺伺着黑暗。

沿着河岸各處也有幾點燈光在閃動，有的且退來退去的移着，這些燈眼就更加使得這碩大黑夜神祕了點，偉大了點。

——在漁舍裏頭一面掙扎着瞌睡，一面還竭力鎮持不使睡去，每隔得一會時候爬出漁舍來起一次網，那情形夠麼有趣呀！

邊跑邊這樣含糊糊糊的想着，兩三月前跟大哥守漁的情形就恰如在眼前。大哥的瞌睡，消遣的抽煙捲和喝酒；煙捲發出刺鼻的辣味使她厭惡，又使她得到安慰；有時還說一個荒唐無稽的故事，這種種想來，也就非常快樂的。

常她走近隔着河的那個漁舍時，這漁舍裏守夜的是一個有了年紀的老人，終夜安慰寂寞的是一個煙斗，和每隔一些時一陣的咳嗽。這時她遠遠的就可聽到他咳嗽的聲音。

「……喀咄喀咄……喀喀——見鬼，喀咄……」

總有半天回不過氣來。

熬住咳嗽，恰恰跑出灘邊來攀網了，這老人一個子伏

待那網有多少手脚，把網格支格支格揪下來，用大石將網繩壓住，一面還在那暗暗燈光中望去用小筴撈那亂竄亂跳的魚，兩又不住從他舊簍中侵入去，老人不由得咳嗽着詛咒起來，即網得很大的魚，也在這條魚身上罵很多說話，纔把牠丟到魚籬去。

這時看到隔河有燈光移動過來，距離不到對岸時，還認不清是誰，鳳姑她不作聲。老人用一手遮向自己灘邊燈火照來的那面，仔細細的望過去，也看不清，於是打着問詢。

「對面走的是誰呀，」

「……猜猜看？」

故意逼成了男子的聲音。

「嘿，我聽得出來是阿四不對？唔不是，是——」
終於笑出嬌聲來，給老人認清楚是誰。

「好，妞子！——你這樣子黑是不是送飯到你大哥那裏……」

鳳姑爲了和老人答嘴，在這一段泥濘上面，不留心幾乎抓不住滑跌下來，便不敢大意的走前去。

老人把壓着的網繩再鬆開慢慢放下河去，帶着玩意的
洞嚇得鳳姑說：

「小妮子不要怕，當心後面跟着一個大鬼呢！」

說到鬼，她並不怕，但一個子孤單走着，給說了不免
也有點惴惴，可是她用話來壯自己膽。

「我不怕鬼。鬼坐在你自己那屋子裏，等等將把你揪
住……」

老漁人在後面嘻嘻呼呼的發笑起來。

跑得有幾丈多遠，鳳姑她忽然聽到後面又有相互答話
的聲音：

「……得了多少哪？」

「您看不過半籃角，你怎麼了？」

「我剛剛出來。」

回過頭看時在同一河沿上多了一盞燈火，人還看不出
，聲音却熟悉，是男子口音，剛總好像聽得和老人答話時
，老人喚他毛毛，這人她認識，還因為看來是一路走的，
不知怎麼，她忽然覺得不應該逗留，快一點開始走了。

其實她不能走的更快一點，雖她習慣於能跣足走路，

終也不能走快的，況兩手裏還各提了東西，頭上還得當心
雨滴，所以倒難走了，她看一看到大哥的漁舍還有多少路
，走過老人漁舍還有兩倍，從家到老人漁舍那樣遠，她覺
得有點慌。河面上老遠有一盞漁火，還不知是大哥的，實
在太爲難了。她仔細聽着後面那裏已沒有了聲息，疑心是
那毛毛從岔路走開了，回過頭看料不到這燈火正興沖沖往
後面走來，她的心抖着了。

她將怎樣？等那人走過了走。還是快一點先跑前去？
她知道一個女的同一個即不論熟識或不的男子在同一黑暗
裏路上走，那是極不好極不方便的，這些前嫂子也常告訴
她，何況她知道毛毛這個人。這小子年紀還只得二十多一
點，平常看着鄉下姑娘，正面也不敢瞧，總低下頭來害羞
模樣。看着腳頭走路，等姑娘們走過又回過頭來斜睨着
，不消那是什麼樣的心思也極明白的。現在她沒想，倘或
這人在一路上黑地裏放肆，那段長路又少有半個人，回
去到老人漁舍前，這辦法又不通，可真爲難了：看見前
面一條岔道時，心裏就想，這壞人希望他就從這裏下去
罷！

但完全不，後面那人似乎完全不知道前面有人走着似的，他儘管一逗一逗的跑着，因此越來越近了。鳳姑這時纔記起自己不會穿得一雙草鞋，或破的鞋子，那或則倒可以走得快一點了，可惜在家裏卻不會想到！她不敢回過頭來看，却已聽到濕的草鞋在泥上迅步的聲音了。

這聲音越來越近時，這女孩子的心幾乎凝住了，不但得也存好一種拒敵的心法法的靠近了一面走着，看看這人是不是穿着先走前去。

後面這人當走近時，遠遠的先假意咳了幾聲嗽，到得臨近已認清了前面是什麼人時，却還假意問着。

「前面什麼人哪。」

不做聲，心兒跳得厲害，却怯怯的走着。

「不是鳳姑麼？好像是。」聲音也點狡猾的。

跑到隨身了，覺得一句話也不答，這樣使得對方看出弱點，更容易受到侵襲，不回是不可能的。

「——聽，你怎麼一聲不響在後面走，使我嚇着！」

「我不是早問你麼，……你手裏拿的什麼？」

她想用什麼語支吾一點。「拿的是飯鍋呢，大哥說出

來接的，大哥……」

望到前面去，黑越越的，漁火還在老遠。毛毛他鬼心腸想得出主意。

「我看你兩手都拿得東西不大好走路，順便我替你提一樣罷。」

「不用——」

一個抖而急促的呼息聲近上來，隔着簑衣的肩有什麼東西在攔着，她連忙扭了扭，眼角望過去，是毛毛一隻手，方方的臉龐怎麼也形容不來的鬼笑，

「莫！你做什麼！」

「我替你提一件……」

「……」

扭脫着憤憤的向前了。聽到後面又笑着走上來，

「鳳妹你不要——」

……若在遠處望去，這兩個人手裏的燈光已結合在一處，只見兩個影子在那暈光中一進一退地動着。毛毛那小子身上雖挂着魚簑，手裏還拿燈，有胆氣和本領再重新把一隻手攔到她肩上，這回可比前次有力量點，用着勁

兒把那面頸兒攙過來——

「莫！你又做什麼！……」

「不做什麼，你讓我——」

把頭兒湊了上來，在笠帽底下，一手裏燈藏過背後。

那面竭力讓開且憤怒地喝：

「鬼，你——我喊出來！……」

嘴找着嘴唇接觸了一下，手還沒放開。

「……」

她掙扎着，又羞又害怕，心想，真的給這鬼接觸了一

下了！她恨着，想給他兩下嘴巴，但手裏有東西提着空不

出手來，一點也沒法招架。

「鬼，我喊了，你不放開！」

「你喊，你喊給哪個聽？妹子，我平常……」

「走開，你莫糾纏我，我還……」

「你再讓我——」

「……告訴大哥……」

「嘿！強有力的笑出聲來。『胡說，你不怕——』

「放開放開！！」掙扎着。

放在肩上那手就攙着的所在移下一點在胸口那裏揪了一把。那面覺到有一點疼有一點……掙扎着一轉身就脫出身來，手裏那飯鍋忽地響了一聲，毛毛也吃一驚，纔撒開手。

在後面那個還不住貪婪地望着她兩條給燈光照着搬動的白腿。

她心裏不住跳着，沒注意的胡亂快一點步子走前去，現在她也不敢罵，那人還在後面做着口哨吹着走着，她恐怕他再上來，所以做出要哭的樣子，嘴裏喃喃地也不知說些什麼，後來到得快近自己漁舍時，毛毛倒底情虛，從岸下岔路走去了，這裏鳳姑不懼怕什麼了，輕輕的罵着：

「殺你，下次你敢再——」

那面也發出極低的聲音：

「我現在已……」

她不管這，便把燈照亮前頭的路，沿着漸漸低下去的草路，一直到了自己的漁舍跟前，大哥正焦急的穿着蓑衣出來探望。他幾手已等的不耐煩，每次擲網時總向家裏出來的河岸上張望着，他以爲家裏將不送飯來了，心裏暴躁

這時看到鳳姑來了，也不說什麼，讓她把東西拿進屋去，燈就扭小點掛在門邊柱上，挂上去把燈扭小時，大哥望過去看到妹子的臉覺得驚訝，她那微棕色的圓圓臉發了急白色，且手也不住的抖，因此有點希奇。

他現在不卽就去吃飯，對妹子道：

『小鳳，來幫咱起一網罷。』

這樣，就向河灘跑去，網是就下在屋跟前的，前面一些地給潮水佔領只露出一點點水草泥面，放着魚罩，掛燈架子，各樣漁具，燈可以照見那漾在水裏的細草碧青，一些網架子在兩絲裏成了縱橫各種影子，魚網下在水裏只露出粗大的竹竿，黃色潮水平平的向港裏面那裏淌去。一些柴草絆到網邊了，一些泥泡沫也堆積了，等待網吊起時，纔得自由淌去。對岸含含糊糊的岸脚和發光留有水滴的草也可看見。

他們兄妹兩個把那繫在上的繩子解開，大哥便整個身子吊上去把那繩兒死命的壓下來——這網是和其他小網兩樣的——這時候鳳姑就順着把抵住繩和網中間的三角竹柱壓下來，這幾根竹柱給水中的阻力壓住上面，還有人提着

，便發出唧唧的聲音把網從水底舉出來，網剛剛離開河面，水齊做一堆嘩嘩滴着。

一面把三角竹柱壓下去，一面就向網中間望着，這時候不免發出多少希望的細聲來。大哥的身體幾乎躺到地上，攙把這三角竹柱壓平，就把繩頭繫到一旁柱木上提了燈，舉得高高的，讓鳳姑可以看得清網裏，她便拿起撈魚罩跑近一點把脚伸入水一直到小脚那裏把大小各種魚類撈上來，然後再把繩從柱上解開響着竹架子慢慢的下入河去，安置就緒把撈到的魚一古腦倒到只露一個口子在外邊的魚簍去了。

大哥回進屋來把門口那燈重新捻亮了。提着放在地上，把一個用三塊小木片釘成的凳子挪過來，且把白天吃剩半壺酒也放到一個矮闊凳子上——那算是桌子了——掀開了鍋子時，驚嘆的聲音使剛把撈魚罩攔好的鳳姑聽到了。這聲音帶一點輕的責備和輕的嘲笑。

『來來，小鳳你跑進來看一看，哈哈……』
跑進來了，還不知道爲了什麼，等見了這情形，自己也不免笑了起來——原來鍋子裏放的那碗菜，一起潑倒在

飯上頭了，一些小蝦，一些不能賣錢的小魚，做一堆堆着，菜汁完全浸入飯裏去了。

『哈哈，怎麼啦，吃汁拌飯啦！你是不是——』

那面想起了剛纔的事，心裏兀自發慌發抖，熱辣辣燒着。

大哥用筷子把魚和蝦從飯上檢起，放到碗裏，一面酌了酒噉噉的喝着，且又無意的望到妹子臉上——真有點兩樣，神情不安且張惶的沉思。

『是不是路上滑過麼？』大哥問。

妹子不曉得怎麼回答纔好，把大笠兒脫下放到茅壁邊，也找一個凳子坐下。現在燈光把她臉面照着，這兄妹是各有一種沉毅有力的表面，他們之間相差七年的年紀，也看得出來，大哥廿七歲，一個誠實有趣的人，圓圓的臉額，說話就從不拗扭，且好打哈哈兒；——但沉默時也有的，那可脾氣不大好——鳳姑身子結實處同她大哥差不多，圓臉上生着黑黑大眼，黑睫毛，一點也不有姪妮態。滿裹了泥的兩個腳板顯出她豐龐的肌肉並不黑。

大哥想到她剛進來時神情就不安的，真想不出是怎麼

緣故，於是再問道：

『你嫂子沒送你一陣？……路上可看到了蛇？……』

『我不，我跑的過急了！』

她也不說看到蛇，也不說滑着，只能用話支吾，否則將說什麼呢！

閉閉眼，就想到那傢伙把臉龐從大笠底下伸過在嘴上接觸，自己手提物事無法擺脫時，她覺得心裏有點憂鬱，還不知是快樂。無意摸到自己臉龐，有點熱！嘴唇上面依然像有東西掙着，不敢想下去了，她恨那傢伙——她竭力推開這影子，想來想去總又想到他！

定過睛時看到屋裏一切，又覺茫然，屋子裏什麼地方漏着——這小茅屋後壁是靠着岸的，有霧濕渾合着魚腥氣味。大哥坐着地方背後晃晃盪盪一個大影子，幾手把整個屋子佔着，本來屋子也只有得丈把見方。這裡那里還胡亂放着草繩，舊竹纜，凳子什麼的顯得逼仄。她看到大哥那漸漸為酒所薰紅的臉，不時去注意到下着網的那一段河面，每隔得一段時間兩個人就起來把那網攀起來一次，重又放下去。

大哥把酒用極細磨的時間呷着，夜裏捕魚無聊時他就每這樣，人家看着像永遠喝不完似的。其實雖說寬心喝酒，多少也總有心事，望到外面河灘漁燈照到所在，用細細的聲音計算。

「讓我算算，這河面一總有四個大漁網，兩個小的，照那雨落下去，一個網網裏一整夜可攀到牠十斤八斤，明天市價可就——看到上河頭九老頭子還在攀罷？」九老頭子就是剛纔路上河岸那面攀魚的老人。

鳳姑只含含糊糊聽到問九老頭子，她這樣回答：

「——不多罷……」

大哥看到那仍是毫不關心的樣子，心裏也忖思，妹子平時神情不這樣，直性子，說話愛這樣問，今天她完全茫然的的神氣，他想來想去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滑了，給狗嚇着了，或者看見了蛇，他只能想到這幾種，因此想起些關於夜行的故事，說着時間慢慢過去了。他們覺得悶，外面是寂寞慢長的兩夜，黑的天密密的雨，流動着潮水和葦草嘩聲，籠罩住這小小一間屋，一堆漁火，一些紛雜的情緒。

「嗯，你把那碗子洗洗罷……」

大哥打破那寂寞，一口氣把剩下的酒喝乾，從碗邊上把酒氣吹去，盛了飯三爬兩口裝下肚去，手背抹抹嘴，從自己身邊掏出一包紙烟，點一枝抽着：讓鳳姑把碗到水邊去衝洗。

這女孩子聽到大哥半天說話，自己一句也不參加，只支吾應着，覺得不應當這樣子，因此裝出極隨意的精神去戴了大笠帽到河邊去洗碗，大哥把燈光扭小一點暗暗裏可以看見妹子僵到水邊的輪廓，他可挪過凳子來休息了。

遠處河道進口處是個多曲折的所在，到夜裏也常有烏篷船往來經過，首尾都掛着綠色船燈，撐着點着進河來，船夫還有搖櫓一面唱歌的。這時正有一個漁船從別處來進港去，船頭的火一閃閃的亮着，且有呼呀呀呀搖櫓聲，從雨聲中揚過來，使水邊的她聽到了，向那面望過去，黑暗裏兩個燈隔開了一定的距離慢慢移動，且河水大了，船上燈火離水面極遠，看上去分不清那是什麼火，倒不免驚訝起來。

「大哥大哥來看看那是什麼！」

大哥靠近門向那邊一看，就即刻知道這是漁船，櫓聲和吆喝也已聽得出來。大哥覺得煩麻地。

「又哪一隻船進河了，得要把網吊起來讓牠過去！」

「那麼得就攀起來罷？」

「等隨身說罷，攀起來放下去船到這不多一會了——

你把燈捻亮一點，看好着牠近前來……」

到船上啞聲說話聲音也聽見了，纔看出船的輪廓，兩

三個人影子立着蹲着，一點也不像以為上面下着雨似的從

容搖櫓點篙，船似一個笨牛慢慢的在水面爬。

離開五六丈時，聽到船上果然喊了：

「張大哥——張大哥？怎麼沒有人，睡着了？得把網

攀起來讓船通過呀！」

另一個人似乎在船頭看仔細：「有人有人，在河邊立

得……」

于是大哥從屋裏出來，打着問詢道：

「——是阿八的船麼？——小鳳你把繩解開來——」

船上的人講着話，回答着，篙子點在水裏發出空朦聲

音。在可以認清船上人物時，大家就停止櫓，且把篙子點

住，等待把網吊高好從下面踰過。兄妹兩個用極熟悉的法子把網吊起時，那面纔又點篙進發。

這平底小漁船又開始爬着了，船上阿八把篙子拿在手

裏和大哥說話。

「今夜多麼？」

「比前夜好得一點兒，你今天怎麼早就——」

「不高興了，早一點回去。你阿妹也伴你守夜麼？」

「…………是小鳳…………——唔這是不是毛毛？怎麼倒

在船上？」

大哥看到了毛毛，這小子也對着他們在船後梢搖櫓，

却斜睨到這一面。鳳姑也看到他，知道他是故意不去摸蝦

，倒搭着便船回來了，他這是什麼心思，可一時想到。

「你問他」另一個蹲在艙裏的聲音：「倒不去摸魚，

等我們船近時跳上來，一定要我們帶他回來啦！」

大家笑着。毛毛也裝成妮態笑，暗暗觀察站立在三角

竹架邊的她。

船從網底下通過時，船上燈火細碎映入水裏，船上每

個人都顯得像夢裏所見的人似的，答話着笑着，還這面那

面當心着着到泥面，兩個篙子如船的手在河底探摸不使滯
絆。

等通過網的地位以後，船上的人說：

「好，張大哥對不起，幹你們事罷！」

「沒什麼……小鳳，你幫着把網放下去……」

船上打着篙聲向那面去了，燈影子映到波動的河面晃
扭着。在燈的下面還立着一個向這裏張望的影子，因為一

些人都向前面望着，那影子大胆地用手向漁舍那面招招，
鳳姑也看到，却轉過了頭去，毛毛這人可愛又可惡，心裏
想。

——那你沒有方法再打這裏走過了罷！

大哥把網漸漸的懸下去，嘴裏打着興奮的吆喝，因為
想到照那雨和潮水照那時間，這上半夜至少還可攀到幾斤
魚，燈光照着這棕色康健的臉，一個子微笑起來了……

偵探網

王 慈

噤！

一朵濃痰脫離了尖嘴巴，爬蟲似地貼伏在地上，讓街燈的光亮照上它胸膛的時候，它本身的形態恰似它原有的王人的鼠瞳子一樣：象一支尖尖的鍼刺兒，蟲螫似地會痛，嚇人家自私的隱秘。主人的性格就流露在他的一對瞳子上，主人的用處，也就在這時候主人離開這對黝黝的鼠瞳子上。

就在這時候——主人離開那濃痰五六尺時就拉住了脚步，把瞳子掃一個圈兒，覺得並沒有一樣值得使他注意的東西鑽進敏銳的視覺。於是，他的足趾灣了一個直角，那瘦長的黑影吞沒在一個不平常的門口里。

留贖下的——

燈的光亮吻着紫色的塊石路，拚命地找再也找不到半截閃動的影子。倘使剛才那朵濃痰是一個像它主人那樣有感覺的精靈的話，它定會把視線跌在孕它主人進去的那個不平常上的門檻上邊；把橋形塑着的幾個字默誦一次：『川南縣教育局』；其次就得研究一下這幾個字是唐駝寫的呢還是天台山農。

要是用電影演出的話，第二個鏡頭就得在金局長的臥室里：

『老徐，你來得正好！』

那被稱為老徐的又把鼠瞳子掃一個圈兒，一下子就透洞了金局長急躁的心情；他故音呷一口茶抽一支烟，彷彿他覺得這種舉動足以使對方更深刻地佩服他是一個老練的

私家偵探似地。

「老金，別着急！苦幹了三天，你簡直不能允許我一個片刻憩息的餘裕嗎？」

老徐把整個的頭平舖在低低的沙發背上，拉尖了嘴，把烟霧兒從一個小洞里直直地噴出來——鼠瞳子微微地躲

在眼皮底下了。

金局長癡笑——像母雞生了蛋。

你這家伙：老是裝鬼腔，阿拉金局長直要急死吶。」

「阿拉」兩個字把老徐逗得笑開了花：

兩個兒笑。

「老金，別忙！那傢伙至少在後天會到這里；那傢伙真是有點兒了不起！要是他的銜頭上沒有『督督學』三個字的話，誰都會錯認他是個走江湖，告地狀走落魄文人；可是——可是，他總逃不了我徐老二的兩個瞳子，第一天，晚上七點鐘，在董家埠的車站上，我一下子就瞥見了他——那班車上乘客太多了，在先我在幾百個乘客里把瞳子掃了幾個圈兒，瞧不着一個挾皮包戴眼鏡的傢伙，老金，

你想，一個堂堂的省督學，誰不會想到皮包和眼鏡是他的招牌子，可是——可是的徐老二偏不這末猜，偏不這末料——

「我認定那個挾着申報紙包兒的一定是；他把舊呢帽拉得低低的，遮去了三分之一的龐子；剩下的祇是半個強的寒儉的臉；一件不稱身的土布長衫；還有那雙擦得不算不亮的皮鞋子。嚇，老金，那時，我的判別力告訴我，就在這雙皮鞋子上使我起了懷疑；你想，他的這雙腳和他身體的其他各部委實配得太不相稱；我就執拗地認定他就是那個省督學；老金，你得明白，有經驗的人的執拗不致會錯到什麼地方去的。

「老金，你得明白，在預先，我是有着充份的佈置和精密的計的的；我們本來早知道他是上海人，我就在那天下午三鐘候的時點，我就同一家上海人開的那家悅來客棧的老板商量了一下，他答應我使一個茶房給我，那茶房當然是上海人，南方人總比我這兒的人會伶俐些；真的，我覺得那小夥子還會幹事，望上去到滿老成的，又會說一顯誠懇不過的話；於是，那時我就在這小夥子面前使一下

手段，我就同他上麵館子去，喚了二客白雞麵，他說：

——先生喚一客吧，我是下首人，怎好吃你先生的？

『我想，這是機會，這時候我要使一個小夥子馴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我就裝着笑臉，揜着說：

——朋友！說什麼話呀，我們都是自家人，我覺得祇有下首人夠做我忠實的朋友；我覺得祇有下首人肯忠實地幫我的忙。

『這時，感激，忠義，都露在他的眉宇間；我想，得了，這小夥子上了我的鈞了。吃了麵，再給他一包「大英牌」；更教了他一番我要使他幹的事；他聽了，說：

——先生，這一點小事，包在小的身上，決不有誤！那我就拿一塊錢給他：

——你肯幫我忙，我真沒有法子謝謝你，這一點點，倘使你不嫌少，受了吧！

『他執意不受，我一定要給他，最後他說：

——先生，讓我替你幹了事再賞吧！

『老金，這樣一下子，那小夥子在我面前簡直變了一隻馴服的綿羊；我也毫不疑惑地將他算了我忠實的副手。

『在六點半鐘時候，我同我的副手就到了車站，可是我們二個兒是站在遠遠的；當我發現了那個穿皮鞋和布士長衫的那傢伙以後；我就遠遠里和我的副手的眼光擁抱了一下，我嘸一下嘴；副手就——那是多麼伶俐呀！他走上去，打着上海話說：

——先生，住客棧嗎？我們悅來客棧里又清潔，又幽靜，因為是上海人開的，

『那埋在呢帽里的臉向我的副手探險似的抬了一下，我相信我那副手的誠懇的臉是不會給人家瞧出一點破綻的，我的那副手又說：

——先生，好吧！我們客棧里離這兒又近得很。

『那傢伙終於做了我計劃下的俘虜；他低低頭表前願意。我又向我的副手使一個眼色；我就消沒在乘客之羣里了。

『當從長途電話處打好了那個給你的電話出來後；我做式地，悠閒地吹着口哨子。恣意地踱着安閒的脚步，我覺得制服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比較中了輝煌的皇冕還安適多。

；同時我也把那省督學一類的人卑視了許多；一壁又矜持自己的策略足以駕馭一個主席，委員有餘。老金，那時我索性把整個兒思緒想到了你手忙腳亂的情形——在我打電話給你以後，我猜你一定又患上了口吃的病：喚李科長怎麼準備，喚張科長怎末做；或者你又對你做勤務的叔叔生了氣；對你做書記的姪子冒了火；你鼻尖上的汗粒一定會像一簇水泡似的湧出來……哈哈哈哈哈，老金，要是你不騙我的話，我以爲我去猜度是不會歪斜到那里去的。

「我在那街角轉了灣，預備上你舅子的校長小陳那邊去；我思忖着怎末樣恫一下子小陳；我想怎末樣在那幾個女教員面上撒一個謊……好容易進了董埠小學的門口，就碰見那個門房貓臉福生；他見我去，整臉兒堆上笑容：

——徐科長！你老來得真巧，陳校長才吵着打麻將少一個伴兒，才同林先生顧先生回公館去了。他們說，要是少一個伴兒，就爛北風也行。現在你老來了，豈不大好；

貓臉福生怪會奉承，又是一簇兒笑，活像貓。

「老金，你小舅子這末撒野，倘使我不是借這機會教訓他一回……我就掬了一個片子：沙沙地寫了幾個字；

小陳

刻弟伴省督學抵校希速來，來時頗便沽酒勿誤

「我把卡片兒授給貓臉福生，叫他馬上送去。隨即到了里面，給我找到了張小姐——那黑俏的張小姐——我說：

——「喂！張小姐，我猜你昨天晚上又燙了姐髮，可不是？」

「張小姐嗷嗷嘴，嚇，老金，多有勁兒；要是沒有那李小姐趙小姐陳小姐一夥兒跑出來，我真要揪緊了蛇蛇樣的腰肢，吻他一痛快呢。我任情地笑：

——奇怪，你們一夥兒都這樣兒。

「除了張小姐，其餘的都覺得我的話是一個謎兒；他們面面相覷地，都找不出一個（這個樣兒）的出典來，祇有張小姐獨個嘻嘻地笑了起來。我把兩臂兒交叉在胸前，倚在一顆紅榴的老幹上；讓月光的舌尖舐上我肩頭，儘惹笑。老金，我擠在這樣一個緋色的包圍里，我覺得隱秘一會我的消息真是。一件多麼陶醉的事，於是，我又抽煙——故意讓火柴給風兒吹滅了三四支：我又把頭仰得高高

的，讓煙霧兒化了一條亦線從我嘴巴的小孔子里縷縷地吹出來。

然後，我安排着怎末使她們的情緒由緊張而平弛；再又平弛而緊張；我慢慢地說：

列位小姐：我有件事要求列位小姐；就是我最近很慚愧的任了本縣新生活促進會的主席，我想列位小姐是社會上的智識份子，民衆的領導者，我期望你們能夠早日把燙曲的頭髮弄平了；把袒露的臂膀用長袖子遮掩了；把臉上的脂粉抹掉了，把高跟的皮鞋擦掉了——

伶俐的趙小姐搶着說：

——徹鬼說

陳小姐說：

——胡說八道，先生教好了你徐師母再說：

我笑笑：

——好吧！不聽我的話也好；不過你們敢不敢不聽省督學的話；要是你有一個「不」字，哼，撤職，查辦，緊急處分，陳小姐你撒野，你可知道省督學已到了董家埠；聽說他最恨燙頭髮高跟皮鞋的女教員，你們不信，請到悅

※ 各代云

「才子佳人派的李小姐急得彷彿要哭起來了。我剛凝視一下一個天空螢蟲的時候；他們一溜烟的不見了。

「老金，後來我就碰到了小陳，啊呀呀，小陳那傢伙急得不像樣子，才見我，就急急地問：

——徐科長，省真學在那兒，酒菜要來了。

「老金，小陳真的喚了許多菜，我喝得醺醺的，飽飽，可是小陳儘是急得要命；我看他簡直一點都沒有準備，我叫他開夜車，做賬，造報銷；行政，教學，都得苦苦準備一下子，小陳那傢伙真該死；他說至少要有一天一晚的預備時才行，幹他一晚，仍是這個樣兒。那時，他真當了我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物，他一定要叫我想個法兒使那省督學遲一天來；我對他笑笑：

——便當！看在今天你請客的份上。

「出了董埠小學，回過頭來，教室黑都點了一盞煤油燈，影兒是忽東忽西的閃動着。雖然是近子夜了。

「那晚上，我當然住在悅來客棧里，一早喚了我的副手，交代了一番，那副手聽了我的話，簡直笑得回不過來

；我笑說：

——我看你怎末把我的計劃弄得更精密，更可笑。

我臥室的板壁上有一條細細的罅縫；從這里望出去，就是那條狹狹的走廊，這是省督學出去的時候的必經之路；八點的時候，我就躲在那條罅縫邊張望着。

「一陣皮鞋的聲音急促的過來，我就輕輕地咳了一下，我的伶俐的副手當然是會意會的。就在我那門口，那省督學不幸的又第二次做了我的計策下的俘虜：

碰！

碎大碗的聲音，說時遲，那時快，接着又是一個沉重的肉體和地板接吻的聲音。

「阿呀呀——我的天呀！……我的一大碗紅燒肉！……是我副手的聲音。

彷彿有一個肉體從地上爬起來。

「唧！怎麼的？你弄髒了我的衣服！

「阿呀呀……怎麼辦呀……先生……阿呀……先生

……我弄髒了先生一大塊衣服……

——幹麼！這末不當心！豈有此理！——

——先生，快把衣服脫下來吧！我送到洗衣作去，我這笨蛋！天殺的，總不當心！

——我出門人又不多帶衣服；我要幹緊要的事，怎麼辦？

——先生，饒了我吧！我真該殺！

皮鞋的聲音回了進去。

「一刻兒，我的副手走進了我的房里，告訴我那傢伙真的沒有帶衣服祇好在房里睡一天，一面叫他把衣服送洗衣作去洗，說明天早上一天亮，就要拿。

「那些都是意料中的事：董埠小學的幾個女教員的演出更換了一個截然相反的場面：請代課，泡頭髮，穿土布旗袍——我也不屑去看，草草在客棧里喫了早飯，寫了一個便條給小陳：

小陳：

事已辦妥，今日宜速速善自準備，並希致電馬村，舊教場，滙浦諸校長，馬村約於星期三，舊教場趙甫約在星期四，彼倘欲僱舟希介紹船渡趙阿二。

「我的策略很順利地展開着；省真學的行動可以說完全在我潛勢力下箝制在；我原不希望這樣的人物會在我測算下不錯半絲半毫；可是，恍惚在我意料之外的：網船浜趙阿二也做了我的副手：

「省督學的祕密行動；在那時，祇有讓他自己去開展他的自信；我的脚，他的手，他的身體，他的理智——古腦兒都繫住了一古攪不掉的絲兒；而却做了許多絲兒的把握者；我操縱了他的行動；我更操縱了他的神經。

「自從離開了董家埠下馬村以後，我的偵探的網罟已嚴密地撒開，全縣每一個角落里，所有喫教育飯的人；誰都已傳到了我徐科長的命令；老金，我想要救人並不需要開施粥廠，放錢賑；我這次的行動還不是直接的安穩了許多校長教員們的位置，間接地救了女人和孩子。

「我乘了比網船快一半的車輛；當我翩然離馬村的時

候，那傢伙沒有到那邊。我信任着我第二個副手，我感覺的府庫里並不閃過一些遲遲不到的疑惑，我又從馬村到舊校場，到趙浦；哈哈，想不到在我一個無稽的撒謊下，把全縣的女教員都弄「新生活」了。

「老金，相信我的「算路」，我替他排定的日程表是不致意外的；在後天……後天大約在早上九點五十分；那個舊呢帽把臉兒遮去三分之一的傢伙就是他——省督學」徐科長在第十四次的話隙里抽上第十四支煙捲；驕地自鳴鐘報告他的數目同他菸捲的支數相等。自傲地酸酸的牽着臉兒；拉一個長勁的呵欠，煙蒂兒又爬進他的尖嘴巴；一縷綫樣的白霧又裊裊地又向前溜。

金局長報以滿意笑容。

一九三五，一月，

狼 狽

葉 蔭

天正悶熱得落下狂雨的時候，門外突然閃進來一個身材短小的青年，他穿着麻紗襯衫和白帆布的西裝褲，但都髒濕得和他腳上的綿襪與舊皮鞋一般。他一手掠着水淋淋的頭髮，一手揩着臉上的雨點和汗珠，他那一對微陷眉下的眼睛，在挺直的鼻子兩旁射出銳利的光輝，不住地向屋裏掃視着四週，像一個英勇的偵探在尋認被逃的囚犯也似的。

「呵！老葉。」當他瞧見我坐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時，便這麼驚喜而又苦笑着喊。

這一種特殊的；但以前熟聞過的語音，使我立刻發覺到他原來是久斷信息的好友，驚異和欣喜，驅使我疾速地立起身子迎了上去：

「喂！你幾時到上海來的？」握着他的濕手，我熱誠地問。

他木然不動地站立着，儘把眼光瞧着我的身上下，足有三分鐘，他這纔記起來了回答：

「朋友你好吧？我離開撫順已有一個半月了。」

「那麼，你怎的不早些到這裏來？」我說畢，引他到裏面坐下，便預備去打一盆水給他洗臉，但走沒三步，他似乎覺察了我的舉動，在後面開口截住說：

「你不必忙，我馬上要回去的，至多念分鍾。」

聽了他這話，立刻消失了心頭的歡慰！停住脚步，回轉身去，我加倍驚異地問：

「怎的，這般狂雨天還到什麼地方去？」

「到青島去，趁九點鐘的輪船。現在已有八點多了吧？」他說時，尖瘦的臉上浮起一層沉鬱，他望了望對面牆上的掛鐘，便又用他特殊的久住關外的口音，繼續地說：

「在關外，過的是隸奴生活，但現在，連奴隸生活也

沒份了！那裏的朋友們，代我打算着叫我到暹羅去，到荷蘭去；到了這上海，又有人叫我到新加坡去，到菲律賓去，但我一概不願意。一樣是出賣勢力，一樣是受生活壓榨，我又何必再鑽往奴隸區域呢？要曉得；我原是爲了受不住奴隸生活，纔這麼狼狽地出來的啊！並且，更使我痛心的：那裏的同胞們已都染上了苟安的奴隸性了！」

「那麼你到青島去可有出路了嗎？」我截住他問。

「那裏已有朋友代我找好了做火夫的職務。但是你不要誤會，我真正的出路仍在關外。我一有機會，依舊要往關外去做反抗的奴隸！」他說到這裏又望了望鐘點，隨着立起身子，用他那銳利的眼光，向我有所探索地一看，接着，他說出一項要求：

「老葉！你借我十塊錢。」

「十塊……」我僅僅說了這兩個字，再也接不下去，我伸手到袋裏一摸，有的祇是三塊洋錢五個雙毫角子，這是全部財產，此外再沒一個銅子了！

「怎的！答應不下嗎？我不會不還你的，不過日期沒有一定，三年五年都說不準。」他眼光更銳利地逼視着，

尖瘦的臉上，微微顯露出生氣的表情。

「不是！絕對不是答應不下；我若有着，再多些也願意借給你，但我現在實在沒有你所說的數目。」

我這麼窘然地解說。這解說，絕對不是虛偽狡滑的好聽話，我的良心可以下誓，我若有着，其實是再多也很願爽快地借給他，可是我慚歎得連他所說的半數還沒有！

「你現在有幾多可以答應我？求人總是難！隨你罷。」

「他一面無限感嘆似地責備我，一面回頭看看門外的狂雨，更焦灼得不耐煩地催促：

「你願意的話，請你交給我，我要走了。」

借錢竟相反地用這麼逼債也般的口氣，在別人也許要生氣，要拒絕他的要求。但在我，非但不覺到氣，反而迅速遵命着把袋裏的洋錢角子都掏出交給他，我心裏還祈求他的諒恕！因爲我若向他借錢，他必會很爽快地連皮夾也給了我的。像某次，他也剛巧沒錢，但他絕對不肯使我失望，他把心愛的手錶，毫不留戀地解下，叫我拿去當錢應用！這並不是過份誇讚我的朋友，實在他是最熱誠，最豪爽不過的人。

——「祇要賺得起我來要我幫助的人，我必極力不讓他失望。」

這時，我更想起了他以前所常說的這兩句話。於是，我心坎裏又加倍感到慚歉，呵！他今天來借錢，不正是瞧得起我嗎？越想越不安，幾欲大聲向他求恕：

——「你這愛朋友的朋友，請你承認我也是個愛朋友的朋友，我們此後依舊要互相有熱烈的同情心，要互相拯救患難！誠如你所说：『我們莫向驕傲的富人低頭，我們情願和有志的窮人握手，』是的，不錯的，你這偉大的朋友！雖則有人說我們的感情近於流氓派，但這是不值一笑的。」

正這麼內心交戰着的時候，立在對面的朋友突然握住了我的手，他深自懺悔地向我安慰：

「朋友！我知道你這時心裏在抱歉，但你放心囉，我始終承認你是我的好朋友，我現在要回出去了，請你背轉身子，免得你瞧見我這狼狽的朋友在狂雨下奔逝。再會！我的朋友，請你答應我的第二要求，背轉身子去，我實在不願你瞧着我在狂雨下奔逝，因為你太柔弱了！你瞧了

必會引起感傷的。」

他重覆地說，但我極力裝做沒聽進，我願自向他挽留：

「明天動身罷，這麼的狂雨！」

「狂雨，管它狂雨不狂雨，我喜歡往狂雨下掙扎，往狂雨下求生存，朋友！你不是太怯懦了嗎？太畏縮了嗎？你不應該求苟安！假如說：現在有人把你逐出這屋子，那麼，你能免狂雨的打擊嗎？」他激昂地說，同時更握緊了我的手。

這責備，這勉勵！使我不敢留他了。我把他的尖瘦的臉孔，挺直的鼻，微陷眉下的兩眼，水淋淋的頭髮，髒濕的衣袴，髒濕的鞋襪，貪婪地，依依不捨地，呆瞧了好久時候。瞧後，這才背轉身子，別了他這英俊短小的朋友。當他的脚步聲疾速地向外奔響時，我更凄然地閉緊了兩眼，默聽着外面的狂雨聲，顫音地喊：

「再會！」

接着，外面也送回來同樣的一聲：

「再會！」

鄉居散記

凌英

一 車站上

一抹殘陽的夕照塗在禮拜堂的尖屋頂上，把屋頂渲染的像鍍上一層金粉似的。沈沈的鐘聲，迂緩地從禮拜堂里爬出來，跟着陣陣的吱吱的蟬聲鳴奏着。風，溫柔的，輕清的，掠過了綠油油的林梢，彷彿少女般的柔和的心房，吹拂得人們的心旌格外地覺得舒適，涼快，——時序已走上了初秋的季节了！

晚飯後，帶着琳兒到村前的田塍上去散步，撫探着遍開在田塍上的黃白的野花，望望藍天里鱗鱗的晚霞，悠悠然地，彷彿臥倒在大自然的溫懷里。人，宛如進了幽美的詩境里，同時，又入了畫中了。

琳兒是個天真活潑的小孩子，蹦蹦跳跳的，這清溪流

來，雖則田塍間有着美麗的野花，和清溪里有着悠閒自得的遊魚，但，這些畢竟對她的童稚的心情是感到單調的，於是，她不時地拉扯着我的衣角喃喃地說：

「爸爸，上別的地方去呀，我不喜歡走這恬靜的田野啦！」

「脚像小麻雀兒般的蹦蹦跳，小嘴唇一撇一撇緩緩吞地哼着。」

「上哪兒去呢，你說？……田野間是多麼涼快呵！」

「上——茶——館子。……」

「龍眼核似的眼珠子不住地閃動着，神態更加嫵媚的。」

「辰光還早哩，你瞧，——天還沒有黑下來。」

於是，小孩子不再吵鬧了，儘走在我的前頭。我跟在她的後梢兒，迎着陣陣夾着花香的氣息的薰風，閒散散地

緩步。

跨過木橋，那兒，橫躺在村前的一個小火車站。

吐着團團滾滾的煤煙的火車，蠶兒般地蠕動着，從東邊遠遠地爬來了，頓時車站上集合了許多叫賣零食的人，像六月天的暴風雨前的黑雲似的，伸長着脖子眺望，眼睛里滿含着快樂的希望，不時地低下腦袋來瞧着手上的籃里的那些豆腐干，鹹蛋之類的食物，企望在幾分鐘之內能換得車廂上的旅客們的荷色里的金錢。琳兒看見遠遠開來蠕動着的火車，她也高興的手舞足蹈，口里不住地嚷着：「火車來了，火車來了！看火車。……爸爸，火車從什麼地方開來呢？」

火車戛然地停在車站上了，車頭還在吱吱地喘息，嘯出一口口的白煙，彷彿不勝遠途的跋涉，像田野間的一條工作過度疲憊的耕牛。

平靜的車站上頓時起了一陣熱鬧了：叫賣零食者底尖銳悠長的嗓音，苦力的「哨哨」的呼聲，車廂上湧下來的旅客的叫喊，嘈雜的鬧哄哄的，把死寂的車站生了不少的朝氣。

「票子？」把在月台的出口的欄杆旁邊的那個穿着制服的站員，伸出手來對着一個年紀約莫五十多歲脊背佝僂衣衫襤褸的鄉下人問道。

「呵……失落在車廂上了，……」鄉人摸一摸他的口袋，搜索了半天，楞住了失神的眼珠子，遲疑而又慢吞吞地回腔。

「怎麼可以失落呢？從哪兒上來，非補票不行！」神氣活龍活現。

「求求你老做點好事吧，先生！這個年頭兒，鄉下人真是苦命！田給大水淹蓋了，家，個把月來住在水上，什麼都不得食，一家人餓的像骷髏，因此，才東借西湊這點路費到村上的戚家借一點糧食哩！……」像跪在菩薩前低首下心虔誠地懇求着。

「我管不了這許多！非補票不行，這是……」他似乎不耐煩這鄉下人的囉嗦，截住他的話頭說：「從什麼地方上車呢？乾脆一點說。」

這時路警已從車站的辦公處走來了，威風凜凜地，手里握着一根鎗，鎗頭上插着一把閃着寒光的刺刀。

『把他帶到站長室里去，偷坐火車的癩三！』

鄉下人的枯黃瘦臉上的兩顆深陷失神的眼珠子，越發楞的難堪了，低沈腦袋，口里還低微地噁着：『先——生——』。他彷彿一隻給牽上屠場里去的老牛。

火車又『七竊七竊』地響起來，蠕蠕地離開了月台，長蛇般地向原野間爬去了。

車站上又回復了本來的面目，死一般的靜穆了。

一一 小茶館

約莫晚上八點鐘的時候，村上唯一的小茶館子里就擠滿了黑壓壓的人頭。

這兒，沒有電燈，（都市里的眩眼的五色的霓虹燈自然是更加談不到的）只有那幽幽的像鬼魂似的煤油燈，吐出它的昏黃暗淡的光芒，照射在那些臉孔瘦黃，衣衫百結的鄉下人的身上。

小茶館開設在村上的牛腹溝，是村上的一個最中心的地點，從鄉村的四週走來，距離是差不多相等的。小茶館就開在這個中心地段的一間平房裏，沒有樓，地面上也沒

有水門汀，狹窄窄的擺談着七八張陳舊破陋的桌子，一遇雨天，地上就給那帶着淋漓的雨水的腳踏成一片泥濘，濕溜溜的，一不小必，就會跌倒在地上，來一下猴猴翻身，給人哈哈開顏了。

每天上小茶館子的茶客，每張臉孔都是爛熟的。堂倌用不着開口詢問就知道某一個客人是習慣喝那一種茶，而同時這些茶客們的上茶館子，也似乎有一定的時間，從不會遲到，缺席；簡直把上茶館喝茶當成一門每天必需的功課了。

小茶館子又是村里唯一的樂園，公衆的談話所，只要花了三個銅板來泡一壺茶，就可以坐下來，一面品茶，（似乎談的太文雅）一面跟着老鄉東扯西談地談天，中外古今，一直從矮奴來朝談到東北版圖的變色，而且小茶館里的消息是最靈通的：村上麻三小子的女人有不正經的行爲，暗地里偷了漢子，給麻三小子知道，痛打了一頓，把睛眼眼都打得青一塊，紫一塊，像時髦女即戴上一架黑色的眼鏡；黃浦江里停泊了幾隻兵艦，一隻隻大的像一座小山，艦上的大砲，長大的像大廈里的脊樑；以及今天上海

的青菜幾錢一斤，和紅毛鬼子的喜歡吃食青菜。……這一類的話都是小茶館里每天的談話資料，津津有味道兒。

當林壽興伯進來的時候，全茶館子的人，頓時就熱鬧起來，每個人都春風滿面的對他表前歡迎的麼樣子，站起來向他招呼，搭訕着：『壽興伯，今天從上海回來，可曾帶些甚新聞？生意好嗎，青菜幾錢一斤呢？』

林壽興伯是個約莫五十多歲的老頭兒，瘦削的臉龐，有着一對細小的菱角眼，闊嘴巴，他時常誇張地說：『當他年青的時候，嘴巴可以一口裝進一只煮得熟透的大鴨蛋。』同時，他這天生的大嘴巴，又最喜於傳播新聞，簡直是一架播音機！因為他的好說話，所以，小茶館里的人，都對他發生好感，樂意和他親近，希望他能夠說些從沒曾聽見過的秘聞。壽興伯自己一個人種有幾畝田地的菜蔬，因此，他每天一早就得挑着菜担跑十把里路到上海去趕市。

『今天的生意倒不錯，大白菜十個銅子一斤。可是，我因為昨天夜里睡得遲，今早起得不早，趕到上海去，已

經快要收市了，所以，一斤只賣八個銅子，……真是他娘的皮，時候一宴，在菜市里時時會碰見巡查馬路的外國巡捕吃他的棍子和外國火腿，咳咳……』他找了座位，坐下去，咳了兩聲，掃清一下梗在喉頭的濃痰，然後又繼續說：『今天菜市上出了岔子，真是悽慘極了！……阿福，快點兒來一壺『雨前』，』咳！咳！』他似乎有意把故事擱延下去。

『壽興伯，以下怎麼啦，快說呀！』許多急性的茶客，放下茶杯走到他的面前，催促着。

『幹嗎這麼急性呢？慢慢來吧。』他舉起茶杯，呷了一口，停一下，又咳嗽地嗽着，隨後就像王命廟里說故事的七老頭般的口調說下去。

『今早約莫十點鐘左右，菜市已經快要收場了，有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年輕的姑娘，（後來聽人家說是她的孫女）挑了一担菜籃擺在馬路的人行道上做買賣。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坐自由車巡查馬路的外國巡捕遠遠地走來，許多同行的人都挑起菜担逃走了。可是，這姑娘因為年老的祖母跑不動，來不及逃開，給這巡捕兇蠻地在腦袋上打一拳

，再加上一脚，踢倒在地上了。」壽興伯沈着嘶啞的喉嚨，舉起茶杯來往嘴里送。

「真是他媽的，囚籠，這樣蠻橫！」聽的人同聲的慨嘆。

「起初還沒有人敢去扶她起來，只是遠遠地觀望，可是，過了一些時候，瞧她還躺着不動彈，因此，才有人走

近前去扶她，這一扶，瞧見她顏色可不大對了，鼻和嘴血不住的流着，身子一點沒有氣力，軟棉棉地垂下去，連哎啊也不會哼了。於是，才抬到醫院去，可是，在半途中，已經歸到天國里去了。」說到這裏，聽故事的人也跟着壽興伯搖蕩着腦袋嘆息着。但，不久，他們又好像把這幕悲劇忘掉得乾乾淨淨，小茶館子依然鬧哄哄地談扯了。

陷落

馬子華

剛放學就像打開雀子籠兒，教室門口照例嘈亂得不開交，李先生才走了大家便集攏來，聲氣更來得洪大。

「摸他的口袋，這雜種！看有沒有。」有一個在圈子外面叫。

「是，檢查！」很多人附和着。

大都嘻皮笑臉的向人堆裏邊探望，就低年級的那些小鬼頭也來湊熱鬧。人矮了看不見究竟，從教室那面拾條凳子站上去，注視着，等着新的發現。

趙樹森在人叢中央站着，被兩個同年級的人拉着後領和一雙手，他自己在拚命的掙，彎着腰兒，掙得臉紅通通的，却沒有說什麼話。

「你媽的，你還掙！」檢查的那個人一面摸趙樹森的

口袋一面噴着白沫子在罵。

一隻手從人叢中舉了起來，拿着半截松煙墨在那兒幌了幾幌，

「看吧！難道是說假話？這便是我的墨，賊證已經在啦！」兩片薄嘴皮在動。

「揍他，這毛賊！」湧起了一陣幸災樂禍的捧場聲。有幾個在圈子外面的人已經捲着袖子預備動手，有幾個已經把書包放在走廊上想湊個數。

「到底是公了還是私了？」有人向趙樹森發問。

「他害我的，他悄悄的把墨放在我口袋裏面，」趙樹森向大家辯白。

「胡說！」

幾個人拉拉扯扯的蜂擁到校園裏面去，大家都好像忘記了回家去吃中飯的事，時候已經是將近十一點鐘了，照理說我應該去勸勸，大家同學媽媽虎虎解決了拉倒；但是抓着他那幾個人就好像以前跟他有殺父冤仇般的，死都不放。

我隨著他們進了校園。

校園裏面有一片草地和幾十顆桑樹，那兒除了遊戲以外先生是不會進去的，正好讓他們一番擺佈了，趙樹森的一條藍布褲強迫的解了下來，堆到林子中間背綁在一顆桑樹上。

褲子落下來了，赤條條的，大家在狂笑，

「來呀！」動手的人完結了他們的事，喘了一口氣得意的說「大家都賞他一杯茶喝吧！」

又是一陣笑聲。

你也解褲子我也解鈕扣，毫無顧慮的對準了他的身上就撒尿，尿就從大腿上淋下地來。不一會，一條褲子都淋濕了，

「防着淹死他呀！」松煙墨的主人用眼睛瞅了趙樹森一下，把雙手叉着腰幹說，

「茶的味道怎麼樣？」另一個人問他。

受着凌辱的人却沒有說什麼，眼睛裏流下幾滴豆大的淚點來，身子在左右擺動着，把桑樹皮磨擦得細微的響。一直是每個人把尿撒完，各自稱了心願才一閃而散的走了。

人聲遠了，桑林間靜靜的，我和一個平常跟他要好點的同學走進前去，他被冷清清的綁着，自己低着头暗泣，抽咽。

我們把他的褲帶解開，一雙手已經綁出兩道深痕，他自己將半濕的褲子穿上和我們一道走。

「難為你兩個……」他低聲的說，

「爲什麼他們總是常常找你糾纏呢？」我說。

「我家窮……」

他的身體倒很結實的，肉皮是比別人黑，但是好像沒有精神般的，很少說話，臉上慘白得可憐。

從這回事後，我倒時常跟他在一塊，本來我和他的家就在一條文彬街上，上學放學倒常是一道的，我們更要好起來了，他是那麼誠直和堅強，比誰都用功。以後居然暗

自約定——買了一支小公雞一壺白酒，兩個人跑到野外去
向天嗑了頭渴酒了，拜爲義兄義弟。伙伴們都在背後罵我
不顧臉，罵我不尊貴，爲什麼跟一個皮匠的兒子打堆？我
聽了只不答話，因爲這事倒是無可掩飾的，他爸爸是皮匠
，不單是如此，還是一個噁吧。我老早就知道的。

是一個淋瀝下雨天，我去約他上學，那時天已經放晴
了，陽光從雲隙裏透射出光芒來，把文彬街上的白石道照
得亮晃晃的。

一座破爛的房子單獨的蹲在地藏寺的側邊，有七八級
石坎上去才是小門，陽光射在一半門上現出一張舊門神的
像，

雨後，房子漏進很多水，因爲地下是土的，更泥得不
成樣子，趙樹森正赤着腳，把褲邊捲得高高的，弓著腰在
門坎裏面用一把爛了的木瓢舀着房子裏的水潑出外面來，
石坎上全有泥漿。

只有惟一的一個木格窗子透進些光線來，窄小的房子
裏老就是那麼兩張床，兩張八仙桌。他爸爸照例的坐在門

邊有光的亮地方做着鞋子，一支手拿着錐子，兩根又長又
黑的豬鬃引着麻線穿過錐子錐的孔子去。他常是不分四季
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大布衫兒，臉嘴兒長長的，腮邊留着很
多的鬍子，就頭髮長了也不見他去剃一剃。

雖然他是噁吧，但這人却是難想到的和善，就譬如我
去約趙樹森上學的當兒撞見了他，就仰起沒有帶點兒血色
的長臉只是點頭，嘴裏唧唧呀呀的說一陣。他伸開手掌一
上一下的動，意思是要我坐在他側邊的那個高椅子上。直
到我點了點頭坐下去，他才垂下那蓬亂的頭去，只聽得麻
線拖着鞋底在細微的響。

平常只是他們父子兩個人在家，今天他的祖母來了，
坐在床邊上。

「上學去吧！」我催他。

趙樹森從桌子上拿好書本，把褲管放了下來，預備穿
上布鞋子走路。

「大下雨的還穿鞋子幹什麼？」他的祖母在一邊問起
來，有點像發了脾氣。

他回過頭去偷看了那黑暗裏坐着祖母一眼，又依然的

把那雙半舊的布鞋脫掉，就赤着一雙腳跟我一道出了門，腳上的皮繭長得那麼厚厚的，然而鞋子却永遠是那麼新的一雙。

縱雖不從趙樹森嘴裏說出來，他的家裏的情形我也很知道的。在以前日子好像比這些時要太平些。啞吧爸爸雖不說話，但他總比誰都能幹。別人家的鞋子終歸是自己人做，到上鞋底的時候，街坊上大大小小都是照顧啞吧皮匠的生意，他替你弄得好好的用木排頭敲進鞋肚子去，等你拿回家現成穿，價錢又那麼便宜，若果你要穿皮底他那兒還有牛皮，用不着你花點兒心。他除了做上鞋底的生意外，每天担着擔子到中學門口擺下來，替學生們補鞋子，補大皮球，就補皮箱子他都會。

啞吧十個有九個是不會聽得見別人說話的，價錢多半是一定的，常跟他做的人都知道，若果你是生人他會比手式告訴你的。

他比什麼人都愛趙樹森，本來家裏面的人就少，趙樹森的祖母蹲在家裏不管閒事，每天總是那麼惡狠狠的，另外呢就是皮匠的老婆，不曉得是替那個大戶人家做娘姨，

一兩個月還不見回家來一次。他們父子倆倒是日夜搗得着面的，怎麼不愛？獨兒子是寶貝，要接香烟後代的。

趙樹森放學回家，把書本往桌子上一丟就拾些樹枝來燒火煮飯，等到飯將近煮熟的時候，太陽却多半斜西了，地藏寺的牆壁和石佛鋪的街道照得紅通通的，賣小菜的叫來喊去，寺裏的小和尚已經在井邊提過水，遠遠的，啞吧皮匠一閃一閃的擔着他的担兒回家來了，捶着街坊上的人總是一面指着他的家一面嘴裏唧唧呀呀的說着，別人也好像會意的微笑着點點頭向着他翹一翹大姆指說他能幹。

他搖搖手。

到了家，趙樹森弄好飯菜。三個人就清清爽爽的吃完了，總算靠着皮匠的一雙手，捶得一家人都飽飽的。他好像沒有什麼親戚，更沒有什麼朋友，本來啞吧誰都不看上眼兒的，就是街上的促狹鬼見了他也要跟在後面用小石子打他的，然而誰又知道他不像別的啞吧那麼不中用呢？於是他就孤單單的和他的媽媽他唯一的兒子一天天的過下去。

晚上，一盞洋油燈放在桌子邊，三個人就在燈下各做

各的事，趙樹森得在這時候讀讀書，啞吧皮匠坐在小凳子上做鞋子，那老太婆也坐在床邊閉着眼睛念心經。趙樹森靜心的讀着書的當兒，就恐怕是啞吧皮匠心裏邊最夠安慰的時候。你看他一邊做着鞋子一邊偷眼看看他兒子，讀書，對呀，讀書。多夠他滿足的事呀。平日他見人就比手勢告訴人家，他的兒子進學堂讀書，他能夠在人面前誇耀的也就只有這麼一樁，趙樹森要錢買書要吃零食，只要老太婆不在，他總肯給你一銅元，角子一概的從破衣袋裏抓出來隨便的拿。他自己呢？却一粒炒豆也不肯買了吃。

那些年頭穿布底鞋的人多，自己做起來找啞吧皮匠上底這倒是很普通的事，街坊們都是他的主顧，老實說他做的那麼工夫和快捷是誰都喜歡的，他擔子上常是堆滿了太大的綉着紅花的金蓮，少爺們的小鞋子，然而最多的却是公館裏邊娘姨和丫頭們的大布鞋，一個人一雙手，忙得啞吧皮匠不開交，燃着一盞油燈兒趕活計，整天弄得眼睛紅通通的，連眼皮都有點浮腫。但是他沒有病過，生意好就苦點算什麼，難道他不會想，老太婆坐着等你養活，獨兒

子可不能不給他到學堂裏讀書。

街坊們都親眼見的，啞吧皮匠總算不顧身後打來的流浪兒的石子，趙樹森總算不顧同學們憑空的凌辱，隨着的情情移轉的時日過着，活下去，那時，他們纔可以活下去的。

是到高級小學差不多要畢業的當兒，我和趙樹森都長得更大些了，我們還是一樣的要好，但是却比以前要懂事得多，譬如，在一道放學回家時，我們喜歡談點兒什麼『前程』呀，『抱負』呀的。

「……………」

「我當然是進中學堂囉！」我說。

「那我却不，我進師範學堂。」

「爲什麼？」我驚訝的問，「我們在一道不好嗎？」

「師範學堂裏邊伙食不要錢的。」

於是我只好默然。

然而，一陣巨浪會捲去了他們的夢的。

這省城，一天就眼見比一天熱鬧了，南門外那一條從安南爬過來的蛇樣的鐵路，一車一車的拖進來洋貨，東洋

布……什麼都漸漸的有了，街道是一天天的寬大起來，兩邊的洋貨店的玻璃櫥是那麽漂亮，電燈是那麽愧人的眼睛。

人也就大大的和從前不同啦，從前大家跑跑路倒也是平常事。但是自從有了黃包車在街上跑時，誰都要坐了，男人和着年輕的女人穿着華麗時派的衣服，並且男的穿皮鞋是小事，誰知女人要跟穿着了。

說到穿皮鞋倒是要提一提的，想想看外國人會不會做事？他把我們的牛皮買到海防硝成熟皮又販轉來，很多很多大的鞋店裏有着不少的皮匠在那兒成天的抱着皮子做。一雙雙又光亮又趨時的鞋子便擺在玻璃櫥裏面了。少爺要買一雙，小姐要買一雙，生意是那麽特別的好。

也不過是幾年地裏，他媽的，那裏還看得見一隻布底鞋子。有錢的圖漂亮穿皮鞋，沒有錢的圖牢也穿皮鞋。就不說這些，他們不穿皮鞋也就有辦法。因為那些玻璃櫥中也有毛呢的鞋子，又便宜又好穿，誰還高興自己做，那麽麻煩不討好。

啞吧鞋匠就在這時走起下坡路了。他一點不知道爲了

什麼生意會這麼一天比一天的少下來。擔子裏的鞋子沒有從前那麼多啦，雖然他還是跟從前一樣的挑起擔子到中學堂門口坐下來補鞋，補皮球。但此替人補補又賺得了多少錢呢？十幾個銅子補一樣剛夠買碎皮和麻線。苦到黃昏轉家。額頭上深深的添上幾道繃紋，「爸爸的生意冷淡，他天天愁眉不展的。我怕讀不成書了……」趙樹森把情形對我講了一番，最後是這樣淒楚的咽聲的說。

「我也看得出些來的。」

「年時不好；米糧也貴！」他張着厚重的嘴唇看着遠遠的天邊。

「委實也難！」我僅只同情的應酬一句。

早晨七點鐘我走到他家的門口：

「喂！上學啦！」我喊，

趙樹森伸出半個身子來對我說：

「你替我請個假吧！我姊姊生病了。」

「什麼病？」

「傷風吧！」

回轉身我便一個人走了。

一連他就幾天沒有到學堂裏去。直到畢業考試他都沒有去。

「怎麼你不去攷呢？唐先生追究了。」

「嫫嫫前天死掉了！」他啞聲的答。

「真的嗎？現在呢？」我驚訝的一瞪。

「現在還停着在家裏，沒有棺材裝。」

這可真是時運舛錯，冷冷在這當兒死下地來，不早不遲的。趙樹森老早就說過他們是有一天過一天，積蓄一向就沒有，屍首讓她停在案裏却也不對的。我還記得清楚，那天啞吧皮匠走在前，趙樹森走在後，他父子倆就沿門挨戶的在街坊上化募棺材錢了。他們跨進我家裏的時候，趙樹森一眼就看見我臉，他臉上有些羞慚又有些悲戚的樣子。但他在我家裏的人面前推着不認識我。

啞吧皮匠趕上一步來對着大家比手勢，先指一指天然後把頭歪斜著，一隻浮腫的眼睛閉下去，表現他媽媽已經死了。然而在這時趙樹森却趕上來說話；

「太太！我的嫫嫫死掉了，停在家裏三天沒有裝，飯

都沒有吃的那有錢買棺材，請老爺太太們施恩賞點積福錢，積福在少爺小姐頭上……」

趙樹森那一雙淚汪汪的眼睛望着我的母親們。在等着施捨，直到爲了他們的意，趙樹森才道謝一聲，皮匠拱拱手，拖着遲緩的步子出大門去。

就這樣用一口棺材把老太婆裝起來，抬出北門外面的亂墳地裏面去了。每天晚上少了一個嘮嘮叨叨唸誦心經的人，一張八仙桌上多添了一個厚紙做的靈牌頭。

爸爸的生意莫名其妙的冷淡，祖母又不先不後的死掉，自己是小學堂畢業了，雖然沒有攷試但名義上總是這樣的。進師範學堂就算是趙樹森的一個夢吧，醒醒的夢吧。有多少日子扯不見趙樹森了，到他家門口去喊也沒有應聲，門是那麽靜靜的關着。半舊的門神老爺一樣的大睜着眼睛。陽光懶懶的照過破壞得如像狗咬過的土牆上。屋子背後的那顆大槐樹上，烏鴉正時飛時息地咕噪着。

半個月以後的一天，大概是星期日吧，我正走在街上的時候。忽然有人在連聲的叫我，回過頭去就使人嚇得一

跳。是趙樹森呀！他變了樣子了，穿着一身新的灰布的匠八衣服，軍帽，皮帶，什麼都齊全。他把帽子脫下來，頭却已經光光的了。

「怎麼？你是幹什麼玩意？」我愕然的問，拉住他的一支手。

「我只好去吃糧了！」他低聲的說。

「在那個隊伍？」我問。

「靖衛第七團。」

「駐紮在那裏？」

「北較場。」

「幹點什麼事呢？」

「一等兵！」他苦笑了一個。

我要請他上館裏裏邊吃頓晚飯，可是他終於不肯，問他理由，只是說回營盤過了時間要打屁股的。執拗不過只好就地分手了，臨走他還說；

「我放假就來看你的。」

我點點頭，但以後終沒有見到他了。

四川和靖國聯軍又發生戰事了，要開軍隊往四川那邊

去。省城那些日子可鬧得熱烘烘的。開武亭唐聯帥才發了聲號令，大隊大隊的人馬就開拔向大板橋那條大路去了。街上拖大炮的車子整夜在隆隆的轆過去，這時候北較場的軍隊開得光光的。靖衛第七團當然也是走了。

趙樹森走後，從此就杳無音信，靖衛第七團凱旋回來時也不見回家，去看看他的爸爸了。每一次啞吧皮匠碰見我的時候總是急忙把担子放下來喚住了我，呶呶呀呀的一陣。他用手掌平平的伸出來又指一指天邊（是說他的兒子出征去了，）一雙手做成握槍瞄準的姿勢，（表示是去打戰去的，）把兩個手掌擠攏來招在眼睛上愧幾愧又擺了一擺頭。（表示沒有信回家來，）隨着他指指我問我有沒有接到他兒子的信。我只擺一擺頭，那時，他却愁慘着臉孔也不呶呶呀呀的了。

啞吧皮匠在掛念他的獨兒子呀！

文彬街口這天正午擁擠着很多的人，警察守望所那兒更多，街坊們談東論西的在互相談論着，當我跑進人叢中去看的時候。

警察站在雀籠般的守望所門口正在神態自若的問，下面站着的是啞吧皮匠，兩個大和尚。一個天天挑水的小沙彌。啞吧皮匠的那件四季不換的單衣服被扯破了幾大個窟窿，他呆呆的站在那兒話也不說一句。小沙彌的額頭上流着殷紅的血，用一塊布在按着，大和尚却在那兒破口大嚷：

「他租我們寺上的房子住了這麼多年，以前都還好，大家清清爽爽的。可是近一兩年可就不行了，房租成六七個月的差欠着。難道叫菩薩的香火斷了不成。今天使小沙彌去討討。就該有錢錢交結，沒有錢話交結，他却用鐵槌子打起人來了……」

「你們把他家裏的東西拋出門去。是不是？」警察冷冷的問。

「沒有的事，他是啞吧怎麼說得清？」大和尚擺着受着七點看火戒的光腦袋不承認。

「街坊上也有人說的。」警察說，「那麼到底你是要租錢還是要處罰他一下？」

「兩樣都要，」和尚答。

大家旁邊站着的街坊們都哈哈笑了。

啞吧皮匠還是一絲聲氣不出，眼皮一上一下的。警察才問了一些時便提着啞吧皮匠平常用來敲鞋底的小鐵槌和着啞吧鞋匠一道走了。街上的小孩子們一羣的跟在後面叫着：

「好，啞吧坐牢去，應該！」

街上的人就些散了。和尚還一路罵着回地藏寺去。

是一個秋天的黃昏。

翠湖上籠罩着濃厚的晚霧。楊柳已經衰了，荷葉也殘了。地上堆滿了枯黃的樹葉子。我走去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襤褸的人。他只要從喉管裏呼呀呀的哼出來我就認得出是啞吧鞋匠了。他臉仍是那麼長長的，生滿了荆棘般的鬍子，雙眼沒神的睜着。

他沒有挑着他從前的擔子了。到我面來像碰到故人般的打了一陣手勢，拍拍肚子，伸開手掌來，我放了幾角錢在手掌心裏。他肚子餓，他要錢呵。大鞋店裏那裏要啞吧做工呢？

從這一次，以後就永遠沒有看見囉吧皮匠了，他們從前住的高石級破房子以後根本就連影子都不見。在那塊地

基上另外蓋起一座新的小洋房來，說是地藏寺裏的和尚已經把牠賣給宋廳長了，

★ 文 藝 月 報

創刊號要目

極論者及其他
 新文學的創造
 夜之谷
 秋雨
 湖雨
 遊公園的人
 窗下綺語
 秋思
 閒居
 把希望放到將來去

葉欽文
 戴平英
 穆時英
 施鵬有
 葉靈鳳
 張一癩
 杜衡
 羅洪

短 管 創 作

牧場(羅曼羅蘭)
 保爾也夫先生(中篇連載)
 鄉下醫生
 「紗籠」的夢
 下弦月
 寂寞的兵站
 行車記
 床(涅維諾夫著)
 從學院看到文學

洪啓華
 林希雋
 魏金枝
 汪雲涓
 楊蔭深
 丘東平
 黑嬰
 張鐵明
 黎錦明

文 藝 談 話 詩 葉

小文章家
 文人與無賴
 「文人相輕」
 「多讀傑作學習技妙」
 「象養文與官僚文人」
 路上之少女
 夏步
 警告
 王女

侍藻
 楊藻
 蘇重
 鄭重
 申去疾
 錢白菊
 侯汝華
 傅尚泉
 王篤一
 心倩

編輯者文藝月報社

通迅處

上海福州路三三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轉

出版兼發行者 文藝月報社

編輯室談話

編者

本刊從這一期起改爲十六開本的大本子，這是值得一提的事。自從出了四期以來，我們時常感到稿件的擁擠和篇幅的不能分配，所以早有把它擴充之議，但本來是打算出了六期成爲一卷之後再改的，後來覺得革新的事最好是儘可能快的執行，而且雜誌每卷的期數也未必有一定的成法，非六期不可，故特將本刊改爲每四期成一卷，而把這期的革新號稱爲爲二卷一期，希望讀者諸君不要誤會還有一卷照期式六期的存在。

編制方面大體是沒有什麼改動，但有一點是可注意的，即所擴充的篇幅差不多完全用在創作方面。這是因爲我們覺得，無論說什麼廢話，事實上總不如着着實實寫幾篇創作來得有意義些。再一層，我們以前大體不能容納太多

的篇幅稍長的作品，而現在，這一層困難可也解決了。

關於每一篇作品的內容，我們覺得以前作的點名式的介紹是沒有多大的意義，而打算完全由讀者自己去咀嚼。不過我們卻想煩讀者能按期發表一點感想，寄交我們，可以儘量發表在『讀者園地』欄上，有時候，這是可以成爲作者和編者的極好的借鏡的。

這一期，我們認爲可以稱爲創作專號。而且小說散文詩歌各篇作品，都還內容充實。只可惜顧詩靈先生的劇本臘鴨已經校對好了，却因爲意阿戰爭的影響，紙張的價格飛漲，超過了預算，臨時將牠抽起，留在下期，便缺少了劇本這一種。

本期又刊登幾個新名字的作家的作品。如馬子華，程

兆翔，王慈，黛南，雪莉，葉蔭，朱英誕，吳奔星，林克拓，吳宮屏，奔水等。我們很感謝新進作家的熱烈參加此一開拓工作。從此以後，我們希望每期至少總要刊登一位新名字的新進作家的作品。

女作家在中外文壇上，總是寥寥若晨星，這自然不能否認的，可是我們不相信中國新作家中，女作家會比男作家的創作弱一點，我們星火這園地亦很歡迎女作家來共同

努力，希望多產生幾個丁玲來。本期黛南與雪莉的散文，與尹麗的詩，我們認為她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在這裏附帶地敬祝她們努力。

下期創作，已決定的有：陳鐵光的勾踐，顧詩靈的臘鴨（劇本），劉貝汶的修姑，張一樸的孩兒們，李象賢的梁天賜等篇，都是力作。

本刊徵稿規約

- 一 本刊內容大概分(1)文藝短論(即「論言」欄)(2)創作小說(3)詩歌，散文，小品(4)劇本(5)論文(6)翻譯，介紹諸欄，除第六項暫時不徵外稿外，其餘各欄均歡迎投稿。來稿最好在稿端註明性質。
- 二 投寄稿件請即在稿末填註姓名及通訊處，切勿另紙繕寫，以免遺失。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三 投寄稿件均請自留底本，倘非附有郵票，如不登載，恕不寄還。
- 四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著作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得有編選入本社刊行書籍之優先權。
- 五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希先聲明。
- 六 投寄稿件，請貼足郵資。如有欠資等情，以致退回，本社不負責任。
- 七 來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橫浜橋八一〇號星火文藝社編輯部。

本刊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	一百元	六十元	不登
優等	封面內及底封面內	八十元	五十元	不登
頭等	正文前後	七十元	四十五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彩色或色紙者，價目另議。長期刊登，折扣從豐。

本刊執有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字審查證第一九八三號

星火

文藝月刊 第二卷 第一期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及發行者

星火文藝社

總經理處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本刊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	二角	內	在	八角
年預定半	六	一元	在	在	四角八分
年預定全	十二	二元	在	在	九角六分
郵費					一元

本刊登每月一日出版，歡迎直接預定，郵票代洋十足，通用但以一分为限，零售郵票十五分即寄一册。

本叢書編選委員

周作人 胡適之 鄭振鐸
 沈啓元 盧冀野 葉聖陶
 林語堂 郁達夫 吳瞿安
 汪辟疆 俞平伯 朱自清
 周越然 龍榆生 曹禮吾
 豐子愷 錢南揚 劉大杰
 廢名 阿英 施蟄存
 主編：施蟄存

中國文學。浩如煙海。即傳統的所認為文學者。已有四庫之富。而又益之以近世文學觀念擴張。詞曲小說。都已不再視為小道。於是中國文學典籍益夥矣。中國文學典籍既豐富。而學者所得而習之者。仍不過最常見之數十百種。蓋藏書家則珍其秘笈。不欲示人。出版家輒好影印。定價既昂。寒士無力購致。以此之故。中國舊文學之研究與欣賞。遂成爲一部分特殊階級之特權矣。本叢書除校印罕有流傳及遭清代燬禁之中國文學名著外。並有輯印市上已有流傳之文學巨著之志。如元人雜劇全集。及宋六十一名家詞等。爲好詞曲者所必備。倘購全帙。所費不貲。故重爲編印。斷句精校。俾學者以二三元之廉價得之。

本叢書之編印校點。全聘專門學者任之。主其事者如盧冀野阿英劉大杰施蟄存諸先生。均親事編校工作。採用善本。力求珍罕。搜集借抄。所費不貲。編校時八閱月。共計一千餘萬言。印成二萬餘頁。而預約售價之低廉。出君意料之外。蓋銷售二千部以上。僅足抵初版之造本。預約者平均每部僅費三角。是否便宜。凡稍具買書經驗之讀者。略一計算。便了於然。初不待出版者之訴述也。現因應各地讀者之函請。續售預約一月。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底止。決不再展。訂購從速。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續預約
 五十種 賣一月

爲圖讀書人節省買書錢
 爲圖書館減少採集費

全輯凡五十部
 共一千餘萬言
 印成二萬餘頁
 分訂七十厚冊
 自九月十四日起
 每星期六出版
 續賣預約一月
 十月卅一截止

預約辦法：

一次繳：普及本十七元
 一次繳：特印本廿四元
 分次繳：普及本每月三元
 六個月內付清
 分次繳：特印本每月四元
 六個月內付清
 郵費：本埠一律自取
 外埠一元五角
 另製書箱一隻精緻美觀
 實售洋三元惟不便郵寄

- 第一部 袁小修日記 十三卷
袁中道著 河英校點
 沈尹默署 施蟄存跋
- 第二部 柳亭詩話 三十卷
宋長白著 郁達夫署簽
 辛味白校點
- 第三部 宋六十一名家詞 甲集
毛子晉輯 盧冀野署簽
 施蟄存校點
- 第四部 拍案驚奇 三十六卷
凌濛初著 張靜廬校點

以上四部已經出版

預約時即可取書 另印書目樣本歡迎索閱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
 廣州支店：永漢路

每冊大洋二角